

#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 百卷文库

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工作者协会 编

春城少儿故事报

卷

8

ABC

X

1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ABC

÷

同心出版社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  
编委会

主任：沈映正  
常务副主任：温愉新  
副主任：孙寿山 崔烈钧 李仁晓 赵镇琬  
          韩锡润 江国锋 王怀侗 齐颖  
委员：沈映正 温愉新 孙寿山 崔烈钧  
          李仁晓 赵镇琬 韩锡润 江国锋  
          王怀侗 马光复 车彦 徐达  
          聪聪 周以谟 任新国 陶继新

《春城少儿故事报》卷编委会

主编：李光琦  
编委：郭万福 张喆 李光琦 窦明立  
          李永坤 张学群 李绍铭 康复昆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

(56)

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 编

《春城少儿故事报》卷

同心出版社

## 本卷主编的话

《春城少儿故事报》是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以小说故事、童话、散文为主，注重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月报。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的红土高原，素有“动、植物王国”美誉。报纸诞生在省会昆明，滇池和“睡美人”更使它增添了童话色彩。

创刊7年来，我们坚持为孩子们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受到中小学师生欢迎和各方面的肯定和鼓励。老一辈儿童文学家冰心为我们题写报名；陈伯吹、樊发稼、洪汛涛、束沛德为之题词；宗介华来信称：“它的诞生，应该成为全国千百万小读者的福音。”

报纸本着为小读者创造美的意境、美的形象要求，与云南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壤相融汇。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同时，注重为小读者提供丰富的社会思考，给他们以精神鼓励。力求做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藉以开阔视野，丰富儿童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

报纸从少儿心理特点、思维能力的需要出发，用最大篇幅发表五彩缤纷的少儿小说和故事；通过生动有趣的情节表现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反映他们勤奋学习、团结友爱、舍己救人的品德，反映学校、家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生活。通过少儿文学形象的塑造，使小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健康成长。

报纸还以较多篇幅发表具有边疆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各类作品，把丰富的想象力与富于传奇色彩的民俗、民风、民情融为一体，散发着红土高原的泥土气息。在题材和内容上，形成了报纸的风格和自己的优势。尤其是隐寓着当代人格意识、知识性强、震撼人心的动物小说；具有浓厚幻想色彩和富于哲理的民族民间童话；还有少数民族小作者所写的自身真切、质朴的感受，及充满校园气息的作品；进一步展示了报纸的魅力。

报纸还针对孩子们爱科学、爱动脑、富于幻想的特点，编发了科幻小说，在满足孩子们身心愉悦的同时，悄悄启动着他们科学思维的翅膀。

此外，我们还辟出各种栏目，诸如“童年的故事”“连环画故事”“知识宫”“古代故事赏析”“儿童文学园地”“异想天开”“小信使”等等，力求版面多姿多彩，生动活泼，以适应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们的需要。

衷心希望这本集子能带领广大读者到云南进行一次心驰神往的遨游。希望小读者喜欢它。

由于篇幅和编辑水平因素，疏漏不当之处，请鉴谅。

## 序

余心言

中国的少年儿童报刊，正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正式出版的已经超过200家。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有面对中学生的，有面对小学高年級的、低年級的，还有面向学龄前幼儿的；有的以图为主，有的以文字为主；从内容看，有综合类、科普类、文艺类、艺术教育类、学习类；还有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

在广大少儿报刊编辑以及少年儿童文学工作者、美术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少儿报刊源源不断地为广大少年儿童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健康成长。少年儿童报刊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报纸和刊物都是定期出版的。它的长处是能够及时向读者提供新鲜的信息，满足读者的需求。缸点是不便保存和检索。虽然现在已经有了计算机手段。但似乎还没有哪一家报刊已经做到全文输入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的使用也还远未普及。许多优秀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了，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是事过境迁，也就成了明日黄花，后来的读者想找也找不到了，许多读者还根本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作品。而少年儿童又是人生的成长阶段，每年都有上千万的新读者进入这支队伍，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老读者离开这支队伍。新的读者需要新的知识、新的读物；他们也有许多需求同他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是类似的。报刊又不可能老是炒冷饭，大量刊登过去的作品。这是一个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使一些作者辛勤劳动的精神产品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新一代小读者的需求，这是一个值得花气力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看协会的组织下，各家少儿报刊编辑部共同努力，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好办法。我翻阅了已经编好的几本书稿，感到内容是相兰精彩的。一册在手，不同的读者就可以饱览自己喜爱的报刊中多年积累的精华。

这一套文集出版的另一方面功效是，便于各少年儿童报刊回顾总结自己的经验，互相交流，共同进行规律性的探讨，促进整个少年儿童报刊事业向新的高峰迈进。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今天的雏鹰将要在新的天空中搏击。他们有理由要求获得更精美的精神营养。我相信，我们的少年儿童报刊百花园明天必将更加光彩夺目。

1997年1月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

## 动物小说

## 再被狐狸骗一次

沈石溪

我从上海下放到西双版纳当知青的第三天，就被狐狸骗了一次。

那天，我到勐混镇赶集，买了只7斤重的大阉鸡，准备晚上熬鸡汤喝。黄昏，我独自提着鸡，拐过一道弯，突然看见前面十几步远的一块乱石滩上有一只狐狸正在垂死挣扎；它口吐白沫，绒毛恣张，肩肿抽搐，似乎中了毒；见到我，它惊慌地站起来想逃命，但刚站起来又虚弱地摔倒了；直挺挺栽倒在地，咕咚一声响，后脑勺重重砸在鹅卵石上；它四仰八叉躺在地上，眉眼间那块蝴蝶状白斑痛苦地扭曲着，绝望地望着我。我看得很清楚，那是只成年公狐，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前去擒捉的冲动。那张珍贵的狐皮实在让人眼馋。

我将手中的大阉鸡搁在身旁一棵野芭蕉树下。阉鸡用细麻绳绑着腿和翅膀，跑不动飞不掉的。然后，我解下裤带缩成圈，朝那只还在苟延残喘的狐狸走去。我走到乱石滩，举起裤带圈刚要往狐狸的脖颈套去。突然，狐狸“活”过来了，一挺腰，麻利地翻起身，一溜烟从我的眼皮下窜出去。这简直是惊尸还魂，我吓了一跳。就在这时，背后传来鸡恐惧的啼叫。我赶紧扭头望去，一只肚皮上吊着几只乳房的黑耳朵母狐狸，正在野芭蕉树下咬我的大阉鸡；大阉鸡被捆得结结实实，丧失了任何反抗和逃跑的能力。我弯腰想拣块石头扔过去，但已经晚了，母狐狸叼住鸡脖子，大踏步朝干涸的古河道对岸奔跑而去。而那只诈死的公狐狸兜了个圈，在对岸与偷鸡的母狐胜利会合。它们快跑进树林时，公狐还转身朝我挤了挤眼，那条红白相间很别致的尾巴怪模怪样地朝我甩摇了两下，也不知是在道歉还是在致谢。

我傻了眼，啼笑皆非。我想捡狐狸的便宜，却不料被狐狸捡了便宜！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寨子，把路上的遭遇告诉了村长，村长哈哈大笑说：“这鬼狐狸，看你脸蛋白净，穿着文雅，晓得你是刚从城里来的学生娃，才敢玩声东击西的把戏来骗你的。”

数月后的一天早晨，我到古河道去砍柴，在一棵砍倒的大树前，我闻到一股狐骚臭。我用柴刀拨开蒿草，突然，一只狐狸嗖地一声从树根下一个幽深的洞里窜出来，吱溜从我脚前逃过去；红白相间的大尾巴，眉眼间有块蝴蝶状白斑，不就是用诈死的手段骗走了我的大阉鸡的公狐狸吗？

这家伙逃到离我二十几米远的地方，突然像被藤蔓绊住了脚一样，重重跌了一跤，像只皮球似地打了好几个滚，面朝着我，狐嘴歪咧，咝咝抽着冷气，好像腰疼得受不了了；那模样，仿佛只要我提着柴刀走过去，很容易也很轻松地就能剁下它的脑袋。

我一眼就看穿了它的故伎重演，我想，公狐狸又在用同样的方式对我行骗，目的很明显，是要骗我离开树根下的洞。这洞肯定就是狐狸的巢穴，母狐狸十有八九还呆在洞里；但我手里没提着大阉鸡，也没其它吃的东西，它们究竟要骗我什么，我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它们绝对是配合默契地想再骗我一次。

我冷笑一声，非但不去追公狐狸，还朝树洞逼近了两步，举起雪亮的柴刀，守候在洞口，只要母狐狸一伸出脑袋，我就眼疾手快地一刀砍下去。一只阉鸡换一张狐皮，赚多了。

背后的公狐狸又悲哀地叫起来，嘴角吐出一团团白沫，还歪歪扭扭地朝



我靠近了好几米。我仍然不理它。过了一会，公狐狸大概明白它的拙劣的骗术骗不了我，挺直了弯曲的腰，也不再痛苦地转圈，蹲在地上，怔怔地望着我，眼光悲哀，呦——呦——尖尖的狐嘴里发出凄厉的嚣叫，显得忧心如焚。

焦急吧，失望吧，那是你自找的。你以为脸皮白净的城里来的学生娃就那么奸吗？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小瞧像我这样的知识青年！

突然，公狐狸声嘶力竭地嚎了一声，纵身一跃，向一棵小树撞去；它扑跃的姿势和平常不一样，四只爪子紧紧地勾在肚子上，头部暴露在前；咚地一声，它的半张脸撞在小树的树干上，一只耳朵豁开了，右脸从眼皮到下巴被粗糙的树皮擦得血肉模糊；它站起来，又一口咬住自己的前腿弯，猛烈抖动身体，嗤地一声，前腿内侧和胸脯上被它活活撕下一块巴掌大的皮来，皮没有完全咬下来，垂挂在它的胸前，晃来荡去，殷红的血从伤口漫出来，把那块皮浸染得赤红，像面迎风招展的小红旗，那副样子既滑稽又可怕。这只公狐狸，准是疯了。我想，我的视线被它疯狂的行为吸引住了，忽视了树洞里的动静；只听见嗖地一声，一条红色的影子趁我不备从树洞里窜出来；我惊醒过来，一刀砍下去，自然是砍了个空；我懊恼地望去，果然是那只母狐狸，嘴里叼着一回粉红色的东西，急急忙忙在向土丘背后的灌木丛奔逃；嗨，公狐狸跟我玩了个苦肉计。我又上当了！

母狐狸窜上土丘顶，停顿了一下，把那团粉红色的东西轻轻吐在地上，这时我才看清原来是只小狐狸；小家伙大概还没满月，身上只长了一层稀薄的绒毛，像只泡在雾里的小太阳。

哦，树洞里藏着一窝小狐狸呢！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我趴在地上，将耳朵伸进洞口仔细听，里头果然有唧唧唧的吵闹声；我不知道树洞里究竟有几只小狐狸，狐狸一胎最少生3只，最多可生7只，通常一般生四、五只；小家伙们本来是钻在母狐狸温暖的怀抱里的，母狐狸突然离去，它们感觉到了恐惧与寒冷，所以在用尖细的嗓子不停地叫唤，向它们的母亲讨取安全和温暖。

在我将耳朵伸进树洞的当儿，公狐狸呦 呦 呦 叫得又急又狠，拼命蹦跳着，不断地用爪子撕脸上和胸脯上的伤口，弄得满身都是血，连眉眼间那块白斑都给染红了，那张脸活像京剧里的刀马旦。

我明白，公狐狸是要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它身上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堵得慌，有点不忍心再继续趴在树洞口，就站了起来。公狐狸这才稍稍安静了些。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这时，土丘背后的灌木丛里，传来母狐狸呦儿——呦儿——的嚣叫声，那叫声尖厉高亢，沉郁有力，含有某种命令的意味。我看见，公狐狸支楞起耳朵，凝神谛听着，抬起脸来，目光沉重，庄严地望望天上的白云和太阳。突然，它举起一只前腿，将膝盖塞进自己的嘴里，用力咬下去；我虽然隔着十几米，也清晰地听到骨头被牙齿咬碎的咔嚓咔嚓声，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有害的噪音，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不一会那条前腿便咬脱了骹，血肉还相连着，那截小腿在空中晃荡，就像丝连着一块藕。它好像还怕我不相信它会把自己的腿咬断似的，再次叼住那截已经折断了的小腿，用力撕扯，它的身体因为用力过猛而笨拙地旋转着，转了两圈后，那截小腿终于被它像抓零件似的拆下来了，露出白森森的腿骨，血喷射性地溢出来，把它面前一片青草都淋湿了。它用一种期待的渴望的恳求的眼光望着我，一瘸一拐地往后逃却，似乎在跟我说：瞧，我真的受了重伤，我真的逃不快了，我真的很容易

就会被你捉住的，来追我吧，快来追我吧！

我心里很明白，公狐狸所做的一切，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骗术，它用残忍的自戕骗我离开树洞，好让母狐狸一只一只把小狐狸转移到安全的灌木丛去。但面对这种骗术，我虽然能识别，却无力抗拒。我觉得我站立的树洞前变得像只滚烫的油锅，变得像只令人窒息的蒸笼，我是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

公狐狸痛苦地哀叫着，挣扎着，顽强地朝与树洞背离的方向奔逃，我跟在它的后面，再没有回头去看树洞。不用看我也知道，此时此刻，母狐狸正紧张地转移它们的小宝贝……

终于，灌木丛中传来母狐狸悠悠的叫声，声调平缓，犹如寄出一封报平安的信。公狐狸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它调整了一下姿势，昂起头挺起腰，似乎要结束这场引诱我追击的游戏，刹那间“活”过来，飞也似的窜进灌木丛与母狐狸和小狐狸们团聚。我也希望公狐狸能狡黠地朝我眨眨眼睛，摇甩那条红白相间的大尾巴，然后一溜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它只做了个要蹿跳的样子，突然栽倒在地，再也没能爬起来。它的血流得太多了。

## 保姆蟒

沈石溪

儿子生在边远蛮荒的曼广弄寨子，寨子后面是夏洛山，寨子前面是布朗山，都是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寨子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大人上山干活了，比兔子还大的山老鼠从梁上翻下来，把睡在摇篮里的婴儿的鼻子和耳朵给咬掉了；一头母熊推开村长家的竹篱笆，一巴掌掴死了看家的狗，把村长刚满周岁的小孙子抱走了，村长在老林子里找了5年，才在一个臭气熏天的熊窝里把小孙子找回来，6岁的孩子了，不会说话，不会直立行走，只会像熊那样 嘤 嘤 叫，只会四脚趴在地上像野兽似的爬行，成了一个地道的熊孩……

我那时迷上了打猎，有时钻进深山老林追逐鹿群或象群，几天几夜都不回家；妻子挑水、种菜、洗衣服什么的，只好把还吃奶的儿子独自反锁在家里。我们住的是到处有窟窿的破陋的茅草房，毒蛇、蝎子、野狗、山猫很容易钻进来，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找个保姆来带孩子，但我那时候收入微薄，养家糊口尚且不易，哪还有闲钱去请保姆。我和妻子都是下放来的知青，也不可能让远在上海的亲人万里迢迢跑到边睡来替我们照看小孩。

就在我犯愁之际，寨子里一位名叫召彰的中年猎人说可以帮我找一个不用管饭也不要开工资的保姆。除非七仙女下凡，田螺姑娘再世，哪里去找这等便宜的事？我直摇头。召彰见我不相信，就说：“你们等着，我立马把保姆给你们带来。”

一袋烟的工夫，我家门前那通往箐沟的荒草掩映的小路上便传来悠扬的笛声。又不是送新娘来，用得着音乐伴奏吗？我正纳闷，召彰已吹着笛子跨进门来。我注意看他的身后，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影。他朝我狡黠地眨眨眼，一甩脑袋，金竹笛里飞出一串高亢的颤音，就像云雀鸣叫着飞上云彩，随着那串颤音，他身后倏地蹿立起一个“保姆”来。

我魂飞魄散，一股热热的液体顺着大腿流下来，把地都汪湿了一块，不好意思，我吓得尿裤子了。

妻子像只母鸡似的张开手臂，把儿子罩在自己的身体底下。

召彰用笛声给我们带来的保姆，是一条大蟒蛇！

“快……快把蟒蛇弄走。召彰，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弄条蛇来害我们！”妻子嗔怒道。

“我敢用猎手的名义担保，它是一个最尽心尽职的保姆，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它帮着带大的。哦，假如它伤着你们小宝贝一根毫毛，我用我的两个儿子来赔你们。”召彰很认真他说。

“这……我一看到蛇就恶心，饭也吃不下。”

“先让它试10天吧，不适合，再退给我。”召彰说着，把蟒蛇引到摇篮前，嘴里喃喃有词。在蟒蛇的头顶轻轻拍了三下。蟒蛇立刻像个卫兵似的仁立在摇篮边。

这时，我才看清，这是一条罕见的大蟒蛇，粗如龙竹，长约6米，淡褐色的身体上环绕着一圈圈一条条不规则的深褐色的斑纹，这些斑纹越近尾巴颜色越深，是典型的西双版纳黑尾蟒；在下腹部，还有两条长约三四寸的退化了的后肢；一张国字型的小方脸，一条棱形黑纹从鼻洞贯穿额顶伸向脊背；

两只玻璃球似的蓝眼睛像井水似的清澈温柔，微微启开的大嘴里，吐出一条叉形的信子，红得像片枫叶。整个形象并不给人一种凶恶的感觉，倒有几分温顺和慈祥。

或许，可以试 10 天的，我和妻子勉强答应下来。

10 天下来，我算是服召彰了。我敢说，天底下再没有比这条蟒蛇更称职的保姆了。假如保姆这个行当也可评职称的话，这条蟒蛇绝对是一级保姆，就像一级教授或一级作家一样。它不分昼夜忠诚地守候在我儿子的摇篮边，夏天蚊子奇多，我们虽然给摇篮搭了个小蚊帐，但儿子睡觉不老实，抡胳膊蹬腿的，不是把蚊帐蹬开一个缺口，让蚊子趁虚而入，就是胳膊或腿贴在蚊帐上，让尖嘴蚊子穿透蚊帐叮咬，以前几乎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发现儿子嫩得像水豆腐似的身子隆起几只红色丘疱，让我心疼得恨不能自己立刻变成只大壁虎，把天底下所有的蚊子统统消灭光；但自从这条蟒蛇来了后，可恶的蚊子再也无法接近我儿子了，那条叉形的信子，像一台最灵敏的雷达跟踪仪，又像是效率极高的捕蚊器，摇篮周围只要一有飞蚊的嗡嗡声，它就会闪电般地朝空中蹿去，那只倒霉的蚊子就从世界上消失了。过去只要一下雨，免不了会有竹叶青或龟壳花蛇溜进我家来躲雨，有一次我上床睡觉，脚伸进被窝，怎么凉飕飕滑腻腻的像踩在一条冰冻鱼上，掀开被子一看，是一条剧毒眼镜蛇，盘踞在我的脚跟……这条蟒蛇住进我家的第二天，老天爷就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我亲眼看见有好几条花里胡哨的毒蛇蹿到我家的房檐下。在墙洞外探头探脑，但一感觉到蟒蛇的存在，立刻就返身仓皇逃走了。至于老鼠，过去大白天都敢在我家的房梁上打架，一入夜背光的墙角就会传来吱吱的鼠叫声，但自打我们请了保姆蟒，嘿，老鼠自觉搬家了，请也请不回来。

第 8 天黄昏，我到一位猎人朋友家去贺新房了，妻子在家逗儿子玩，突然，寨子里有个女人要生小孩，叫我妻子去帮忙，她就把儿子放进摇篮，交给了保姆蟒。晚上我回家推开门，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血腥味，点亮马灯一看，差一点魂都吓掉了，只看见保姆蟒长长的身体裹住一匹红豺，蛇头高昂着，嘶嘶有声；被它裹住的那匹豺双眼圆睁着，像要从眼眶里滚出来，豺嘴大张着，嘴洞里含着大口血沫；我用手指碰碰豺眼，毫无反应，豺已被活活勒死了。我急忙奔到摇篮边，可爱的儿子睡得正香，大概梦见了什么好吃的，红扑扑粉嘟嘟的小脸蛋上漾着一对小酒窝。我这才放心，将马灯举到死豺头上仔细看，绛红色的豺毛乱得像被秋风扫荡过的树叶，豺牙稀稀疏疏，脱落了好几颗，哦，原来是匹上了年纪的老豺。不难想象，这匹老豺年老体衰，追不上兔子，也咬不破牛犊的皮，实在饿极了，便挺而走险，从森林里溜到村寨来偷食婴儿；老豺既残忍又狡猾，估计早就躲在附近的草丛里窥探了我家的情况，见两个大人都出门走了，就用爪子刨了个墙洞钻进来；老豺刚进到屋内，保姆蟒就一口咬住豺脖子，并立刻把老豺紧紧缠住；老豺又撕又咬，但无济于事。

等妻子回来了，我俩哄劝了半天，保姆蟒才松开身体，早已僵硬了的老豺咕咚摔下地来。我们仔细查看了一下，保姆蟒脖子和背上被豺爪撕开了好几条大口子，漫流出浓浓的血，靠近尾巴的地方还被咬走一块蛇肉。妻子感动得热泪盈眶，平时她一向节俭，这时也毫不犹豫地到鸡笼捉了一只大公鸡，犒劳保姆蟒。

10 天的试用期很快结束了，还有什么说的，保姆蟒理所当然地成了我家的正式成员。请蟒蛇当保姆还有一个很实惠的好处，不用喂食，肚子饿了它

会从我家厨房的小窗口翻出去到篱沟自己觅食。又忠诚又可靠又不用破费，这样的保姆，你打着灯笼也难找哇。

一转眼，儿子开始学走路了，不用我们费心，保姆蟒自觉担当起教儿子学走路的角色。它弓起脖子，高度正好在儿子的小手摸得到的地方，像个活动扶手，随着儿子的行走速度，慢慢朝前蠕动；儿子走累了，随时可以伏在保姆蟒脖子上休息，这时候，保姆蟒便一动不动，像一条结实的栏杆。小孩子学走路，免不了会跌倒，每当儿子踉踉跄跄要倒时，它就会吱溜贴着地面蹿过去，蛇头很巧妙地往上一耸，扶稳儿子；即使儿子摔倒了，它也像层柔软的毯子，垫在儿子的身体底下，不让儿子摔疼。

嘿，整个就是一架设计精良的学走路的机器。

光阴荏苒，儿子一点点长大，没想到，我们和保姆蟒之间渐渐产生了矛盾。儿子3岁多了，理应与同龄小伙伴扎堆玩耍，但这么大一条蟒蛇守在儿子身边，小孩子见了都躲得远远的，儿子就显得冷清孤单；好不容易有几个胆子特大的小孩跑来与儿子玩踢皮球，保姆蟒守在一边，只要皮球不在儿子脚下，它就会朝着其他小孩张开那张可以吞食鹿子的大嘴，吐出鲜红的蛇信子，进行恫吓，孩子们心惊胆颤，扔下皮球就逃，儿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踢赢了球赛。这样的事重复了几次以后，谁也没有兴趣再来找我儿子玩了。

渐渐的，妻子也开始对保姆蟒生出许多不满来。3岁左右是小孩最可爱最好玩的年龄阶段，对父母充满了依恋。她要在他粉嫩的小脸上亲个够。每逢这个时候，保姆蟒就会竖起脖子，波浪似的摇晃蛇头，表现得异常痛苦。

“去去，快走开，我亲我自己的儿子，你痛苦个屁呀！”妻子暂停亲吻，朝保姆蟒挥手跺脚进行驱赶，但平时十分听话的保姆蟒这时候却桀骜不驯，嘴里呼呼吐着粗气，不但不离去，还在地上扭曲打滚，直到儿子离开了妻子的怀抱，它才会安静下来。“它嫉妒我和儿子亲热，”妻子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它的目光阴沉沉的，完全是童话里巫婆的眼睛。”身边有一双充满妒意的眼光盯着，母子间的亲昵无疑会大打折扣。

很快，我也对保姆蟒反感起来。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儿子吃了好几块巧克力，临睡前，我让他刷牙，不知道为什么，儿子对刷牙一点儿不感兴趣，我叫了几次，他都装着没听见。白天我上山打一头岩羊，追了整整一天，流了好几身臭汗，还把一葫芦火药都用完了，也没能把那头岩羊猎到，肚子里憋了一股窝囊气没处发泄。这时算找到出气筒了，撩起一巴掌，重重打在儿子屁股上，大声吼道：“小赤佬，你敢不听老子的话！”小儿无赖，躺在地上哭闹打滚。我更是火上加油，冲上去就想在儿子已经有5条手指印的屁股蛋上来个锦上添花，我凶神恶煞地举着巴掌刚赶到儿子面前，保姆蟒冷不防从儿子身后蹿出来，瞪着眼，弓着脖子，拦住了我。妈的，我教训我自己的儿子，关你保姆什么屁事嘛？我一怒之下，喝了声：滚！飞起一脚朝蛇腹踢去，不幸的是，平时看起来行动很迟缓的保姆蟒，这时候却表现得十分灵活，身体朝左一闪，我踢了空；蛇脖子像弓似的一弹，那只方方的蛇头就像一柄流星锤，击中我的胸口，我四仰八叉跌倒在地。我的模样一定很狼狈也很好笑，像只被翻转的甲鱼。板着脸的妻子忍不住噗哧笑出声来；儿子也破涕为笑，拍着小手叫：“打爸爸！打爸爸！”

保姆打主人，岂不是犯上作乱！我以后在儿子面前还有什么父亲的威信？我恼羞成怒，恨不得立刻掐断保姆蟒的脖子。我气急败坏地爬起来，还没站稳，保姆蟒的流星锤又咚地一声把我揉倒在地；不让我站起来，我就趴在地

上不起来了，看你的流星锤还能奈何我！我匍匐前进，想迂回到墙角去拿扫把收拾保姆蟒。还没爬到墙角，可恶的保姆蟒唰地一声蹿过来，蛇头一勾，先把我的双臂连同身体一起缠住，然后蛇尾一撩，将我的双腿也绕住了。我还是第一次被大蛇缠住，那滋味和被绳子五花大绑不大一样，皮肉并不觉得疼，只是胸口被勒得发闷，有一种缺氧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整个骨架似乎也要被勒散了。我大声叫唤咒骂，保姆蟒就是不松劲。渐渐的，我像患了急性肠胃炎，忍不住要上吐下泄了。妻子看我脸上像涂了层石灰似的发白，吓坏了，喝令儿子把保姆蟒拉开。小儿淘气，嚷嚷道：“爸爸不打我，我就叫蟒蟒松开。”我无计可施，只好缴械投降：“爸爸不打你了，爸爸错了……”儿子面露胜利的微笑，跑上来摸摸保姆蟒的头，保姆蟒立刻柔顺地松开了身体……

就在我动脑筋想把保姆蟒辞退的时候，我的知青生涯结束了，全家调到西双版纳州的首府——允景洪去工作。城市不比山野村寨，家里养一条大蟒蛇，邻居吓破胆不说，警察不来找麻烦才怪呢。再说，城里有幼儿园，儿子也不需要保姆了。正好趁此机会把已惹得我和妻子十分反感的保姆蟒甩脱。那天，我们打整好行李，等保姆蟒从我们厨房的窗口滑进箐沟去觅食时，逃也似的坐上寨子里的马车，扬长而去。

两个月后，我在街上遇见到允景洪来购买农药的召彰，他告诉我说，我们走后，保姆蟒咬着我儿子穿旧的一件汗衫，待在我们废弃的那间茅草房里，喂它什么它都不吃。召彰用笛声想把它引走，它也不走，半个月后，它活活饿死了，死的时候嘴里还咬着我儿子那件小汗衫……

## 给大象拔刺

沈石溪

那年月，时兴赤脚医生。所谓的赤脚医生，就是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挑一些有文化的青年，到医院培训三、五个月，发给一个药箱，边劳动边行医，为农民治一些简单的病。我就曾经是一名边疆农村的赤脚医生。

那天清晨，我背着药箱到橡胶林去巡诊，走到流沙河的大湾塘，突然，从树背后伸出一根长长的柱子，横在我面前，就像公路上放下一根交通杆一样，拦住了我的去路。林中昏暗，我以为是根枯枝倒下了，伸手想去拨拉，手指刚触摸到便吓得魂飞魄散——热乎乎软绵绵干沙沙，就像摸着一条刚刚在砂砾上打过滚儿的蟒蛇。妈呀——我失声尖叫。随着叫声，大树后面闪出一个庞然大物，原来是一头深灰色的大公象，撅着一对白森森的象牙，别说我了，就是百兽之王的老虎，见到大公象也要夹着尾巴逃路的，我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我刚逃出五、六米远，突然嗖地一声，一根沉重而又柔软的东西扫中了我的脚，我摔了个嘴啃泥。仰头一望，原来树背后又闪出一头成年母象，给了我一个扫荡鼻。

一公一母两头大象像两座小山似地站在我面前。我想，它们中无论是谁，只要抬起一只脚来在我背上踩一下，我的五脏六腑就会被挤牙膏似地从口腔挤出来的。反正是必死无疑了，我也懒得再爬起来，闭起眼睛等死吧。

它们并没踏我一脚，公象弯起鼻尖，勾住我的衣领，像起重机似的把我从地上吊了起来。莫非是要让我做活靶子，练练它那刺刀似的象牙？唉，事到如今，我也没法挑剔怎么个死法了，它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它们让我站稳了，没用象牙捅我透心凉，而是用鼻子顶着我的背，推着我往密林深处走。

我晕头转向，像俘虏似地被它们押着走了大半个小时，来到一棵独木成林的老榕树下。象鼻猛地一推，我跌倒在地。嘿，在我面前两尺远的树下，躺着一头小象。

这是一头半岁左右的幼象，只有半公尺多高，体色瓦灰，比牛犊大不了多少，鼻子短得就像拉长的猪嘴。它咧着嘴，鼻子有气无力地甩打着，右前腿血汪汪的，不断在抽搐，哼哼唧唧地呻吟着。母象用那根万能的鼻子在小象的头顶抚摸着，看起来是在进行安慰。公象则用鼻子卷起我的手腕，使劲往小象那儿拖拽。我明白了，这是一家子象，小象的右前腿受了伤，公象和母象爱子心切，便到路上劫持个人来替小象看病。

好聪明的象啊，好像查过档案似的，知道我是赤脚医生。

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来。我想，既然它们捉我来是为了替小象看病，只要看完了，大概就会放我回去的。我不敢怠慢，立刻跪在地上给小象检查伤口。是一根一寸长的铁钉扎进了小象的足垫，看样子已经有好几天了，整只脚肿得发亮，伤口已发炎溃烂，散发着一股腥臭。我的医术堪称世界最差，平时只会给人擦擦红汞碘酒什么的，从未给谁动过手术；但此时此刻，我就是只鸭子也得飞上树，我没有金刚钻也得揽这份瓷器活。我要是谦虚推辞，公象就会送我上西天。我从药箱里取出镊子、钳子、酒精、棉花等东西，壮着胆开始干起来。首先当然是要消毒，我抬起小象的脚，将小半瓶酒精泼进伤口。没想到小象也像小孩子似地怕疼，它哇地一声，像杀猪似地嚎叫起来。立刻，我的脖子被公象的长鼻子勒住了，就像上绞刑似地

把我往上提。欧——欧——大公象双眼喷着毒焰，低沉地吼叫着。显然，它不满意我把小象给弄疼了。

还讲理不讲理啦？我又没有麻药，动手术哪有不疼的！怕疼就别叫我治，要我治就别怕疼！可我没法和大象讲理；对牛弹琴，对象讲理，那是徒劳的。我双手揪住象鼻子，想扳松“绞索”，但公象力大无穷，长鼻越勒越紧，我脚尖点着地，已快喘不过气来了。唉，这死得也太冤枉了。

就在这时，母象走过来，用它的长鼻搭在公象的鼻子上，摩挲了几下，嘴里还呀呀啊啊地叫着，估计是在劝慰公象不要发火，让我继续治疗，到最后实在治不好再问罪处死也不迟。公象哼地打了个响鼻，松开了“绞索”。

我用尖嘴钳伸进小象的伤口，还没开始拔钉子呢，小象又喊爹哭娘起来，我害怕蛮不讲理的公象再次给我上绞刑，赶快将半瓶去痛片塞进小象嘴里。遗憾的是，这么大剂量的去痛片对小象作用却不大，我钳住钉子往外拔时，它又脑袋乱摇疼得要死要活了。大公象虎视眈眈地盯着我，长鼻高高翘起，悬在我的头顶，白晃晃的象牙从背后瞄准我的心窝，随时准备把我吊起来捅个透心凉。我冷汗森森，脊梁发麻，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叫小象停止呻吟，逼急了，我冲着小象破口大骂：“混帐东西，叫你个魂，我好心好意替你治疗，你它妈的还想让你可恶的爹杀了我呀！”没想到，我这一怒，一叫喊，竟然把小象给镇住了，泪汪汪的双眼惊愕地望着我，停止了叫唤。我趁机把钉子给拔了出来。下一步要清洗伤口，它又快疼哭啦，我再次恶狠狠地大声唾骂：“闭起你的臭嘴，你再敢叫一声，我就把钉子戳到你的喉咙里去！”小象倒是被我吓住了，骇然将涌到舌尖的呻吟咽了回去。可母象不干了，嫌我脾气太粗暴，看不得小象受半点委屈，宽宽的嘴巴对准我的耳朵，欧——大吼了一声。我脑袋像撞了墙似的嗡嗡响，眼冒金星，耳膜发胀；那叫声，比十支摇滚乐队更厉害。

我不敢再骂小象，又不敢再让它呻吟，便只有跟它一起哭。它疼得要叫唤时，我也扯起喉咙拼命喊疼；它身体哆嗦时，我也在地上颤抖打滚；它痛苦得乱甩鼻子时，我也像中了枪子似地揪住胸口摇摇晃晃。

公象和母象大概觉得我和它们的小宝贝双双痛苦，这样挺公平，也有可能觉得我又哭又闹样子挺滑稽，它们安静下来，不再干涉我的治疗。

我终于把小象的伤口清洗干净，撒了消炎粉，又用厚厚的纱布包扎起来。

过了一会儿，小象站了起来，一瘸一拐的勉强能行走了，公象和母象这才扔下我，拥着小象进了树林。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又从那条路上过，突然，咚地一声，一只比冬瓜还大的野蜂窝掉在我面前，里头蓄满了金黄的蜂蜜，我抬头一看，哦，是曾经绑架过我的那家子象，站在路边的草丛里，朝我友好地扑扇耳朵挥舞鼻子。显然，这只野蜂窝，是它们付我的医疗费。小象还欢快地奔到我面前，柔软的鼻子伸到我的鼻子上来；人和人表示亲热，是彼此伸出手来握手；象和象表示亲热，是鼻尖和鼻尖勾拉在一起握鼻；可惜我的鼻子只有一寸高，没法和它相握鼻。



##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沈石溪

太阳鸟是热带雨林里一种小巧玲珑的鸟，从喙尖到尾尖，不足 10 厘米长，叫声清雅，羽色艳丽，赤橙黄绿青蓝紫，像是用七彩阳光编织成的。每当林子里灌满阳光的时候，太阳鸟便飞到烂漫的山花丛中，翅膀以每秒 80 多次的频率拍扇着，身体像直升飞机似的“停泊”在空中，长长的细如针尖的喙刺进花蕊，吮吸花蜜。

曼广弄寨后面有条清亮的小溪，溪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野芒果树，就像是太阳鸟王国的所在地，上面住满了太阳鸟。几乎每一根横枝上，相隔数寸远，就有一只用草丝和粘土为材料做成的结构很精巧的鸟巢。早晨它们集队外出觅食时，天空就像出现了一道瑰丽的长虹；黄昏它们栖落在枝桠间啄起晶莹的溪水梳理羽毛时，树冠就像一座彩色的帐篷。

那天下午，我栽完秧到溪边洗澡，正是太阳鸟孵卵的季节，野芒果树上鸟声啾啾，雄鸟飞进飞出地忙着给孵在窝里的雌鸟喂食。

我刚洗好头，突然听见野芒果树上传来鸟儿惊慌的鸣叫，抬头一看，差点魂都吓掉了，一条眼镜王蛇正爬楼梯似地顺着枝桠爬上树冠。眼镜王蛇可以说是森林里的大魔头，体长足足有 6 米，颈背部长着一对白色黑心的眼镜状斑纹，体大力强，在草上爬起来疾走如飞，只要迎面碰到有生命的东西，它就会毫不迟疑地主动攻击，别说鸟儿兔子这样的弱小动物了，就是老虎豹子见到了，也会退避三舍。人若被眼镜王蛇咬一口，一小时内必死无疑。

我赶紧躲在一丛巨蕉下面，在蕉叶上剜个洞，偷偷窥视。

眼镜王蛇爬到高高的树桠，蛇尾缠在枝杈间，后半部身体下坠，前半部身体竖起，鲜红的蛇信子探进一只只鸟窝，自上而下，吸食鸟蛋；椭圆形的晶莹剔透的小鸟蛋就像被一股强大的吸力所牵引，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咕噜咕噜向上滚动，顺着细长的蛇信子滚进蛇嘴去，那份潇洒，就仿佛人在用麦管吸食酸奶。

所有正在孵卵的太阳鸟都涌出巢来，在外觅食的雄鸟也从四面八方飞拢来，越聚越多，成千上万，把一大块阳光都遮断了。有的擦着树冠飞过来掠过去，有的停泊在半空怒视着正在行凶的眼镜王蛇，叽叽呀呀惊慌地哀叫着。

唉，可怜的小鸟，这一茬蛋算是白生了，我想，这么娇嫩的生命，是无法跟眼镜王蛇对抗的；它们最多只能凭借会飞行的优势，在安全的距离外，徒劳地谩骂，毫无价值地抗议而已。唉，弱肉强食的大自然是从不同情弱者的。

眼镜王蛇仍美滋滋地吸食着鸟蛋，对这么一大群太阳鸟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轻蔑神态，鸟多算什么，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不一会儿，左边树冠上的鸟巢都被扫荡光了，贪婪的蛇头又转向右边的树冠。

就在这时，一只尾巴叉开像穿了一件燕尾服的太阳鸟，本来飞在与眼镜王蛇平行的半空中的，突然它升高了，唰——长鸣一声，一敛翅膀，朝蛇头俯冲下去。它的本意肯定是要用针尖似的细细的嘴去啄蛇眼的，可它飞到离蛇头还有一米远时，眼镜王蛇突然张开了嘴，好大的嘴，可以毫不费劲地一口吞下一只椰子，黑古隆咚的嘴腔里，似乎还有强大的磁力，叉尾太阳鸟翅膀一偏，身不由己地一头撞进蛇嘴里去。

我不知道那只叉尾太阳鸟怎么敢以卵击石，也许它天生就是只勇敢的太阳鸟，也许这是一只雌鸟，正好看到眼镜王蛇的信子探进它的巢，出于一种母性护巢的本能，为了自己辛辛苦苦产下的几枚蛋免遭荼毒，企图与眼镜王蛇以死相拼的。

救不了它的卵，反而把自己也给赔了进去，真是可悲，我想。

然而，众多的太阳鸟好像跟我想得不一样，叉尾鸟的行为成了一种榜样、一种表率、一种示范；在叉尾鸟被蛇嘴吞进去的一瞬间，一只又一只鸟儿升高俯冲，朝丑陋的蛇头扑去；自然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它们无例外地被吸进深渊似的蛇腹；眼镜王蛇大概生平第一次享受这样的自动进餐，高兴得摇头晃脑，蛇信子舞得异常热烈兴奋，好像在说，来吧，多多益善，我肚子正好空着呢！

在一种特定的氛围里，英雄行为和牺牲精神也会传染蔓延的，几乎所有的太阳鸟，都飞聚到眼镜王蛇的正面来，争先恐后地升高，两三只一排连续不断地朝蛇头俯冲扑击，洞张的蛇嘴和天空之间，好像拉起了一根扯不断的彩带……

我没数究竟有多少只太阳鸟填进了蛇腹，也许有几百只，也许有上千只，渐渐的，眼镜王蛇瘪瘪的肚皮隆了起来，就像缺碘的病人脖子上鼓起了一只巨大的瘤；它大概吃得太多也有点倒胃口了，或者说肚子太胀不愿再吃了，闭起了嘴巴。说时迟、那时快，两只太阳鸟扑到它脸上，尖针似的细长的嘴啄中了玻璃球似的蛇眼。我看见眼镜王蛇浑身颤动了一下，颈肋倏地扩张，颈部像鸟翼似的膨扁开来，这表明它被刺疼了，激怒了，唰地一抖脖子，一口咬住胆敢啄它眼珠子的那两只太阳鸟，示威似地朝鸟群摇晃。

太阳鸟并没被吓倒，反而加强了攻击，三五只一批下雨一样地扑向蛇头。它们好像晓得蛇眼是眼镜王蛇身上唯一的薄弱环节，专门朝两只蛇眼吸啄。不一会儿，眼镜王蛇眼窝里便涌出汪汪的血，它终于有点抵挡不住鸟群奋不顾身的攻击了。阖拢颈肋，收起了嚣张的气焰，蛇头一低，顺着树干想溜下树去，一大群太阳鸟蜂涌而上，盯住蛇头猛啄。眼镜王蛇的身体一阵阵抽搐，好像患了羊痫疯，蛇尾一松，从高高的树冠上摔了下来，咚的一声，摔得半死不活。密匝匝的鸟群轰地跟着降到低空，许多鸟儿扑到蛇身上，我看不到蛇了，只看到被鸟紧紧包裹起来的一团扭滚蹦达的东西。随着眼镜王蛇挣扎翻滚，一层层的鸟被压死了，又有更多的鸟前仆后继地俯冲下去……

终于，狠毒凶猛的连老虎豹子见了都要退避三舍的眼镜王蛇像条烂草绳似的瘫软下来。

地上，铺了一层死去的太阳鸟，落英缤纷，就像下了一场花雨。

哦，美丽的太阳鸟，娇嫩的小生命，勇敢的小精灵。

## 狐狸也睡一窝儿

(彝族) 普飞

这是个有月亮的晚上，山寨的孩子们在场子上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一只想吃鸡的狐狸从山野里溜进寨子来，静静地躲在场子外面。

孩子们玩累了，要回家睡觉了。

一个孩子提议：“今晚睡一窝儿。”

睡一窝儿是山寨孩子们的一种友谊活动。爷爷那一代人还是孩子的时候睡过一窝儿。爸爸那一代人还是孩子的时候睡过一窝儿。现在这一代孩子也已经睡过几次一窝儿。今晚又要睡一窝儿。

一个男孩说：“今晚我家有空出的两张床，就到我家睡吧！”

狐狸悄悄地跟了来，趁孩子们又围着家里的火塘闲谈时，悄悄溜进了这男孩的家。

孩子们谈了一会儿，便关上大门睡觉。这家里真的有两张空床。男孩们睡一张床，女孩们睡另一张床。这么多孩子，像大人直着睡是睡不下的，他们半屈着腿横睡，被窝横盖在大家身上。

火塘没人添柴，火渐渐熄了，房里没有了亮光。躲在黑暗里的狐狸溜了出来，爬上了一张床。它悄悄地挤进两个孩子之间，想等个恰当的时刻下手吃“鸡”。

在漆黑的夜里，孩子们觉得更挤了。

女孩们叫道：“你们谁跑到我们床上来了，怎么这样拥挤啊？”

男孩们回答：“没有呀！你们好好地摸一摸看，会不会有男孩。”

狐狸怕女孩们摸到它的尾巴，用一只手把尾巴紧紧地按在腰后。

在漆黑的床上，女孩们左右摸了摸，也没有发现什么。

可是女孩们还是叫：“太挤了！太挤了！”

狐狸怕女孩们又要摸，为了不让她们察觉它，便悄悄溜下女孩们的床，爬到男孩们的床上。

这可轮到男孩们叫：“这回是你们有人跑到我们床上来了！不然我们怎么会这样拥挤呢！”女孩们叫道：“我们没有去！”“你们可摸得出有一个女的吗？”

狐狸害怕男孩们摸它，便溜下床蹲在床底下，才蹲一会儿，狐狸的臭气便一阵阵从床底下传出来。

男孩们叫道：“太臭了！是谁放屁啊？”

男孩们互相声明：“我没有放！”“我没有放！”终于有个男孩说：“臭气是从床底下传上来的，你们谁屙屎不出门，屙在了床底下？”

孩子们又谁都不承认自己屙了屎。

一个男孩说：“床下到底有没有屎，快点起火把看看！”狐狸害怕孩子们真的扒开火塘点起火来，急忙从床下钻出，拼命从大门的两扇门板缝儿之间挤出去了。孩子们听到门板的响声，齐声叫起来：“听，是什么声音！”……

## 散文

## 洱海月

吴然

水波颤颤的，浮荡着一个亮汪汪的光团。水波晃动，光团忽儿拉长，忽儿变扁，忽儿浑圆，忽儿摇碎成无数亮亮的薄片，一抖一跳的闪眼。

这是洱海月，嫩汪汪、水灵灵的洱海月。

在离开故乡，离开妈妈和妹妹的最初那些日子里，我常常背着父亲，一个人来到洱海边或西洱河边，看着水中的月亮，发呆，痴想。

我的故乡在滇东北的乌蒙山区。地苦山寒，乌蒙山的月亮很瘦，亮蓝亮蓝的，带着霜冻落在脸上，身子骨都会打哆嗦。妈妈总是很晚才从地里回来。我和妹妹，站在晒场的高埂子上，看见山梁丫口出现了个黑影，黑影的边缘被山月镀了一道清白的亮边，那就是妈妈。她背着一背刺柴，顶着月色从山梁上下来了。我拉住妹妹的小手，怕她呼叫奔跑时跌跤……故乡的月，楚楚的叫人心酸，又有一种浓浓的化解不开的柔情。

洱海月，不也就是故乡月吗？

这洱海可真大。在我的故乡，有山，有河，有龙潭，也有水塘，就是没有这样大的海子。天上的云彩，苍山十九峰，苍山脚下的三塔和蛇骨塔，都映入它的水波，都荡漾在它的怀里。苍山十八溪的水跳跃相溅，也都流向洱海。洱海的水永远是清清的、蓝蓝的。白天，白帆点点。傍晚，片片归帆慢慢停靠湖湾，泊在我常去的那个叫波罗的小渔村。风帆降下了。桅杆、绳索、锚链、卷起的帆、滴水的竹篙、黑的鱼鹰、高挽裤腿和衣袖的渔民、整条的船……映在水里，变成光怪陆离的曲线、影团。人们从船上卸下一箩箩的弓鱼、鲫鱼，抬下渔网渔具，沙滩上奔跑着孩子和狗。叫喊、说笑，碰响铁瓢、水桶的声音……这暮色苍茫中的温暖与快乐呵！随后却是岑寂。炊烟唤走了人们，沙滩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四顾茫然，痴痴地静待月出。

洱海的月亮，它什么时候出现没有个准，有早有迟，有亏有圆。人们喜欢满圆的月亮，而月亮的东升也着实动人。不论日出还是月亮东升，最先照亮的都是苍山的雪峰。日出织满天空的彩霞，映照得洱海亮彩腾跃，热烈壮丽。月亮东升的素淡与明净，则正恰合我那时的心境。天色暗下去，暗下去，听得见水的喧哗，看不清水的色调。海东浓黑的村寨，跳闪着桔黄的灯光，红亮的火光。群山朦胧一片，没有轮廓。山与天相连的某一处是淡淡的银白，是被粉碎的光的微微的闪射。随着银白和碎光的扩展，现出一些幽蓝的山脊。当碎光合成大块的银白在清亮中略显微黄，仿佛有一抹透明的云絮飘然而过，大而圆的、桔黄桔黄的月亮升起来了！洱海和我一样，都静候这刹那的辉煌。它带着被月光照亮的喜悦，轻柔地波动摇晃。惊飞的水鸟，低飞着啄食波浪上的月光。我和月亮也好像只是一水之隔。闪闪浮摇的光带，从海东伸延到我面前，顺着这光的路，似乎就可以走进月宫里去。多么迷人，多么美妙的情景！我不禁掏出口琴，声音颤颤地吹了起来。

我吹口琴是刚学的，吹得不好。只是这呜呜的声音颤悠悠的，似乎能代替我说出千言万语，似乎还能和水中的月光融化在一起。我就吹着，吹着，月亮也就静静地听着，听着，并披给我温凉的光的衣裳。要不是身后突然响起的狗吠吓我一跳，我可能还要吹下去。转身看见不远处一个渔家小姑娘正在喝斥那吠月的黑狗。我不知道小姑娘是什么时候来的，她静静听我吹口琴怕也有一阵子了。她拍拍黑狗，朝我走过来，说：“你吹得真好听！”我说我还在学。我看不清她的脸貌，但我知道她是笑着和我说话。我也知道，在

白天，我肯定是见过这个小姑娘的。她的问话证实了这一点。她问我是不是喜欢洱海，总来看月亮。“为哪样喜欢？”她眼睛亮亮地看着我。我能说什么呢？在一个比我小的小姑娘面前，我能说我想妈妈想妹妹吗？而在妈妈身边蹦蹦跳跳的小姑娘，她能理解一个远离妈妈的山村少年的心境吗？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转过身，看着洱海，看着洱海月。

但是，小姑娘对我的注意和关切，毕竟使我感动。白天我再见着她的时候，我们一个看着一个笑了笑，早就认识了似的。她叫柳云，一身白族装束：白的头帕和黑的发辫用红毛线相互绕缠在头上，紫红背心配月白色领褂，怪好看的。她七八岁吧，也没有上学，白天就跟父母出海捕鱼，太阳晒、海风吹，脸黑红黑红的。我和柳云一家都熟了以后，有时星期天我也跟船去捕鱼。坐在船上，波飞浪翻，才更感到了洱海的气魄，洱海的宽广。偶尔回来得晚，清风徐徐，湖月照影，又是另一番景象。渔船装满月光，装满成一条月亮船。柳云坐在船板上，给我讲“望夫云”的故事，讲“玉白菜”的故事。月亮忽儿被云团抱了去，忽儿又撕裂云团钻出来。洱海一阵亮一阵暗，把柳云讲的故事弄得神秘秘。我想，假如我不上学了，我就来洱海当个渔民吧，我会学会驾船，学会捕鱼。

可是不久，我考取了一所寄宿中学，到洱海边来的机会反倒少了。也许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妈妈和妹妹的思念，也不那么幼稚，那么缠绵了。星期天，我又来找柳云，帮她晒鱼虾渔网，帮她洗船仓船板。和她用一根长竹竿抬渔网下船的时候，我把水淋水淌的渔网往我这头拉，她转回头挤着眼睛朝我做个傻傻的笑脸，那样子多像我远方的妹妹！再见到柳云时她拘束起来，大约是读高中的时候。柳云呢，递一把我爱吃的炒蚕豆给我，脸也会红。我们都长大了。

我离开大理那年，正在搞“四清”运动。我没有考上大学。现在看来人生之路还是很宽的，但那时我把高考不第看得太重了。妈妈和妹妹在那个贫寒的小山村正盼着我的好消息，我却伤了她们的心。我体会到了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滋味。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当工人。我也不想把我的落第和远行直接告诉柳云。但那天晚上我还是去了洱海边。月光自然还是那样好。在我远离妈妈的那些最初的日子里，在我没有考上大学而伤心流泪的时日，只有柔柔的月光不会的痛我的伤口，深深地给我以安慰。呵，月光下停靠岸边的那片橈桅林立的渔船，哪一只是柳云家的呢？那站在船头的身影，是柳云吗？洱海轻轻地摇动，一闪一跳的月光，有的仿佛在水底沉积了多年，今夜又花瓣似的一片片、一朵朵漂浮上来，闪闪地撩拨我的思绪。我掏出久违了的口琴，声音颤颤地吹起来。我不知道柳云是否听到这口琴声，至今也不知道。因为后来我给柳云写信，却怎么也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她不识字，哦！

然而洱海月，你该记得我的口琴声吧？

## 爸爸，我想说

云南教育学院附中高二（3）班马淑媛

有句话，我藏在心里已4年了，好几次，对着爸爸，我欲言又止。不知是何原因，我始终没勇气说出口，也不知如何说出口。然而今天，我不再有顾忌，我要对着爸爸，把心里的这句话说出来。但亲爱的朋友，在话未出口之前，请先听听我和爸爸的故事。

爸爸和我之间，曾是十分融洽、十分亲密的。那时的爸爸，在我眼里很宽厚，很慈祥。生活中，他乐观、风趣，屋里房外常常有他爽朗的笑声。而我，则是他眼里的乖女儿。然而，作为家里排行最小的我，仗着爸爸的宠爱，也时常会耍点小脾气。不如意时就赌气不吃饭，而每当这时，爸爸便笑嘻嘻地过来哄，还想着法儿讲笑话逗我高兴，可我往往倔得像头小牛，听不进去。没法，爸爸只好站起身，故意伸个懒腰，然后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带着挑逗的口气说：“那我们可要自己吃啰！”他坐定后，又故意敲着碗筷，提高嗓门说：“吃！我们把饭菜吃个干净，看她还吃什么！”说完，还故意“咕咕叽叽”地吃出声，叫你心急。可当你气消，为应付“咕咕”叫的肚子到处找吃的时候，爸爸突然哈哈大笑，从高高的碗柜上取出食物。原来他早给你留了好吃的。

爸爸在我眼中也很勤快。由于家庭贫困，他半工半农地整天忙碌着。一大早，他要起来劈柴，编箩筐或者去割草喂牲口，然后又匆忙赶去上班。下班了，他扒上几口饭，又得赶到地里去锄草或上山砍柴。生活的拮据使童年的我很少有零花钱，可又整天吵着要吃这吃那，于是，爸爸劳动回来，身上常带着点杨梅、草莓、花生、黄瓜、甘蔗之类。他知道小孩子吃甘蔗费力，每次都亲自削好，分好节装在碗里，然后说：“这可比城里卖的那些糖还甜，快吃吧！”当我津津有味地吃着这些东西时，辛劳了一天的爸爸便在一旁露出满意的笑容，而我自己则沉浸在幸福之中。

爸爸没上过学，学问不多，但他肚里的故事却不少。恰好我又是故事迷，所以爸爸常常给我讲故事。在我的记忆中，爸爸从不给我讲什么“大灰狼”、“小白兔”、“大老虎”之类的故事，他讲的都是古人勤奋学习以及聪明人、善良人的故事，有时也讲一些别出心裁的笑话，逗得我笑个不停。爸爸讲的故事，我永远听不够。我总缠着爸爸一个接一个地往下讲，直到我朦胧睡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人长大了，对某个人的看法也会改变。总之，我认为生活在幸福中的孩子一般都有“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通病。当我长大有了些见识，就对爸爸产生了偏见。我觉得他越来越啰嗦了，而且喝了酒后还常常发牢骚。我开始羡慕别人的父亲，开始抱怨自己的命运。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滴酒不沾的父亲；为什么别人的父亲出手大方，而自己的父亲却斤斤计较；为什么别人的父亲给自己的孩子买这买那，而我就连身上穿的衣裤也是由妈妈改小的姐姐们的旧夜裳，破裤头；为什么别人的爸爸不是部长，就是主任，而自己的爸爸工作几十年，奖状一大堆，却仍得不到一官半职。在众多问号中，爸爸在我眼里的形象不再高大，反而有些衰老矮小了。我开始觉得父亲无能，庸庸碌碌，大半生无所作为。于是，我慢慢觉得父亲不顺眼，并且羞于和他一起走路，羞于告诉别人他是我爸爸。他讲的故事，我不再觉得新鲜；他讲的笑话，我不再感兴趣，以致于后来故意跟他顶嘴，或者

在众多客人面前粗声粗气地跟他争论。终于有一天，爸爸气不过我的骄横，挥手打了我一巴掌，并气愤地说了两句话：“你认为我不配做你的父亲，你就去找一个更好的行了。”我捂着有生以来第一次被爸爸打的脸，哭了。我下决心苦读，要离开家到别处求学。这样一直到我考上了省城中学，但是，爸爸却病倒了。

在我离家那天，我只草草地安慰了父亲几句，并叫他不用去送我。然而，我刚上车，爸爸却来了。我永远难忘那一刻：爸爸站在冷冷的、薄薄的晨雾中，隔着车窗，我仿佛感到他在微微颤抖。也许是离别唤醒了我内心深处对爸爸的最原始的感情吧，我只叫了一声“爸”便冲下车，奔向爸爸……许久，许久，我才注意到爸爸脸色苍白，面容瘦削，最令人心酸的是，他嘴上竟带着一丝欣慰的微笑。车，就要启动了，望着车窗外进入暮年的爸爸，以前的事突然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眼前。一时间，后悔、自责、歉疚一齐涌上心头，刚想对爸爸说点什么，车却启动了。只见爸爸费劲地抬了一下手，然后又无力地放下了。我转过身来，不觉已泪流满面……我带着满腹的遗憾走了，身后留下的是一双充满慈爱与期盼的眼睛！

来到省城，开始了一种单调的、艰苦的学生生活，我感到自己真的长大了，我摆脱了俗气的泥沼，也走出了攀比虚荣的圈子。我开始用一种通情达理的方式去体会爸爸的苦心。我知道了自己之所以没有新衣新裤、零花钱，那是因为爸爸独自一人撑持着这个家，他得一分分地算，一角角地积累。工作几十年，他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视功名利禄为过眼烟云，因为他相信“一种品质比一种成就更加辉煌”。

几年了，我终于理解并接受了爸爸，并且，经过诸多的风风雨雨，爸爸在我眼里重显了他的伟大！

如今，我已 17 岁，可远方还不时捎来爸爸关心、惦记以及鼓励的话语。我不禁感慨，17 年，多少世事已更改，多少人情已淡泊，惟有爸爸的爱始终如一，丝毫未改。父爱是多么深厚、多么伟大啊！故事到这里，我终于可以说出那句酝酿了四载，咀嚼了四载的话——

爸爸，我感谢您，并深深地敬爱您！



## 童年的故事

（白族）晓雪

第一句汉语

我5岁上学，上学前只会讲白族话。

白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所以白族孩子进学校，往往是汉语和汉字一起学的。

我母亲不识字，汉语倒能讲几句。她怕我在上课时小便急了，会尿在裤裆里，所以开学前一天，反复对我说，要是大小便急了，就站起来向老师敬个礼说一句：“老师，我去解手。”第二天早晨，第一次背上书包跟着表姐她们去学校时，母亲送我到门口，又叮嘱了一句：昨天教你的那句汉语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

开学的第一天，听校长讲话，老师讲课。我已学会好几句汉语。放学时，我恭恭敬敬地走到老师面前，本来想说，“老师，我回去了，明天再来。”说出来的却还是那句话：

“老师，我去解手。”

这就是我学会并使用的第一句汉语。

拾贝壳

小时候，我没有到过城市，没有见过玩具店，当然也没有买过任何玩具。

我的主要玩具是贝壳，去洱海边捡贝壳是我最大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凡是外祖父或舅舅、叔叔他们要到洱海边去玩，我总是跟着去。大人们在沙滩上散步或坐在海边柳树下聊天，我就去捡贝壳，各种花纹的不同色彩的大大小的贝壳，直到把自己的裤兜的四个小口袋都装满了。大人一再催促，我才看着沙滩上那永远也捡不完的贝壳，依依不舍地离去。

我喜欢水，喜欢洱海，喜欢泡在海边清亮亮的浅水里洗澡，却始终没有学会游泳。所以当同学们、伙伴们到水较深的地方游泳时，我就在海边晒太阳、捡贝壳。

回到家，我就把自己挑捡回来的这些“艺术品”摆出来慢慢欣赏，或按大小不同依次排列，或按不同的色彩和形状排列，或把它们排成各种不同的图案（如苍山、三塔、风帆、房屋等等）。

我知道没有洱海，没有水，就没有这些贝壳。但我不知道水是怎样把这些贝壳“制造”出来的。为什么在同一片海水里，贝壳会有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形状？它们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又如何长大？我问老师，问外祖父，问许多长辈和同学们，都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

于是我想，如果贝壳会说话该有多好！它们一定会给我有趣的回答，会讲出许多各不相同而又奇妙无比、引人入胜的故事。

第一次领奖

童年时代，我有过许多种爱好，如斗蟋蟀、养鸽子、下象棋、采集蝴蝶标本等等。但兴趣常常变化，不论玩什么都只“热”一阵子。

只有两种爱好，维持的时间比较长，那就是绘画和书法。我临摹过《芥子园画谱》，画过山水花鸟，特别喜欢学郑板桥画竹子。写毛笔字是从描红开始的。但很快我就丢掉了描红本，自己找一些字帖来临摹着写。一开始就喜欢上颜真卿和钱南园。寒暑假期间，除完成学校规定的大小楷作业之外，还花很多时间临摹颜真卿、钱南园的字。看着自己的字有点像颜体，有那么

一点苍劲的“骨气”，我感到很愉快。于是对书法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外祖父的鼓励和支持下，我9岁上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练习用颜体大字写春联。

我10岁在喜洲中心小学读五年级时，学校里举行了一次书法比赛，三、四、五、六年级的同学全部参加。恰好主要负责办这次比赛的老师也喜欢颜体字，所以我的书法被评为全校第一名。

在全校师生参加的颁奖大会上，我第一个在掌声中上台领奖。没想到等我站到台上，老师却不马上颁奖，而是拿出我写的那张书法讲了好一会。我很不好意思，只有低着头在台上站着。这是我第一次领奖。奖品就是主办老师写的一副对联和一幅“中堂”。对联是：鲁公书力透纸背，道子画意在笔端。“中堂”的字是：要有天马行空之精神，才能有伟大艺术之产生。

这幅对联和“中堂”，我拿回家后就挂在我的小房里，一直挂到我离开家乡的时候。

## 神妙的生日烛光

(白族)张焰铎

喜爱生日蜡烛是因为喜爱生日烛光。

不同于日光、月光、星光、灯光、荧光的别具一格，别富情致的烛光。

白族不仅给人，还给新居，给太阳，给飞鸟办生日。不用生日蜡烛，但同样会让你看到神奇美妙的生日烛光。

白族把新居落成的日子作为新居的生日。就像给满周岁的孩子办生日一样，新居落成一周年也要给自己亲手盖起的新居办生日。过生日的新居要在堂屋门上横拉一条一丈二尺长的红布。那红布，是孩子满月的红鸡蛋，是新娘的红盖头，是马帮领头骡子的红流苏。像红盖头一样表示这新居好似新娘一样娇美；像红流苏一样表示满周岁的新居将如攀登崎岖山路的马帮领头骡子，倾尽全力和忠诚，与房主人同甘共苦，开始任重道远的一生。

晚上生日酒宴，新居受到更隆重的款待。

堂屋首席居中的贵宾位空着。那是留给过生日的新居的位置。两侧坐满村中的高寿老人，他们80岁、90岁。人们希望他们都是百岁寿星。因为大家都祈愿过生日的新居也要百年以上。酒宴开始，一位最年长的老者面对所有举杯的宾客，端起荡荡漾漾的碗中酒，不泼给天，不泼给地，全泼在身后新居墙上。石灰已经干透的土墙顷刻间把酒吸干，表示正在过生日的房子已经痛痛快快、高高兴兴接受了祝贺，一碗美酒一饮而尽。

跟着，堂屋里，院子里，那些赴生日喜宴的人们开始喝酒。他们也要像新居那样，喝个淋漓痛快，喝个干净利落。这时候，专门请来的歌手拨响龙头三弦，唱起了喜酒歌：

房喝酒，人喝酒

酒不醉人人醉酒

主人客人悠悠醉

房子醉悠悠.....

酒歌飘逸，酒香飘逸，房悠悠醉，人也醉悠悠，弥漫着生日的喜气。人们尽兴欢乐，如映融融暖暖、荡人心魄的生日烛光。

白族把太阳的生日定在农历冬月十九。

这一天的黎明时候，便烧红灶火，蒸又糯又香的生日米糕。太阳刚在山头露脸，家家户户已经在天井摆好桌子。生日米糕、生日糖果摆满一桌。然后对太阳鸣放祝贺生日的鞭炮，祝贺它又烈烈、亮亮地长了一岁。紧接着，把长长的唢呐指向太阳吹奏，又祝贺它永远没有长大，仍然像第一个生日的时候一样可爱，一样幼小。老奶奶们身缠两道交叉的红布，两边的手臂都扎着红布球。她们站成一个大圈，整齐地拍着手巴掌，踏跳着舞步，唱太阳歌。她们因为给太阳办生日成了太阳伙伴，也像唱歌跳舞的孩子一样可爱了起来。

她们唱：

孩子是幼小的

太阳是幼小的

谁像太阳一样具有童心

谁也是不老的.....

云南西部高原冬季的天空，蔚蓝如海，深邃如海。过生日的太阳生活在

这样的天空，就像孩子嬉游在蓝海里一样快活。明亮温馨洒满大地的阳光，是童年的笑，童心的笑，是孩子们生日里才会有的快活烛光。

飞鸟的生日是仲春百鸟齐聚的日子。

鹤庆县西山乡的白族人把清明节作为百鸟的生日。祝贺百鸟生日的活动聚集在大千山歌泉畔的黄郁坪举行。

春天的大千山，是一个旖旎多彩的世界，各色怒放的杜鹃花，像千匹彩绸万幅的锦缎，把整座大山装点得如彩云裹罩一般。白鹇、画眉、翠鸟、岩鸡、燕子、黄鹂、布谷……几百种色彩几千种声调的鸟雀，在花山花云间穿梭得一身花香，在歌泉喝足了水，全飞来黄郁坪。

清明节给飞鸟祝贺生日的西山人，穿白族盛装，成群结伙，吹着唢呐，唱着山歌，向歌泉畔的黄郁坪走来。在这儿，鸟歌，泉歌，人也歌。人们捎来炒荞粒、炒燕麦、松籽仁、橡子果、洋芋丝、萝卜丝，以及临时捕捉的昆虫，作为生日礼物给百鸟祝贺生日。人们聚齐后，由一位老人带领大家一齐唱起白族山歌，并各自从挂包里抓出带来的礼物，一边踏歌纵舞，一边把各类礼物抛撒在树丛中草坪上，让鸟雀一齐飞来抢吃食物。这时，鲜花盛开黄郁坪，人在花中舞，鸟在人中飞，成了鸟语花香，人歌鸟舞的生日喜宴。

人爱鸟。鸟爱人。人鸟又共爱着青山、歌泉、花地、草坪。爱心浓浓稠稠，爱意飞飞扬扬。纵使不见充满爱心爱意的生日蜡烛，却处处溢流充满爱心爱意的生日烛光。

白族古歌唱道：

尊重山，山有树

尊重水，水有鱼

尊重天空和云朵

有富足的阳光和雨水……

给新居、给太阳、给飞鸟办生日，白族人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尊重。

愿神奇美妙的生日烛光，滔滔不尽，溢满每一个人的心房。

### 三江好有妹妹吗？

刘绮

从小我就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不管是举着书包表演：“你看！我是一个小学生……”还是整齐划一的舞蹈“工作完毕，稻田里去，稻田里割麦去……”排练节目总要占用课外时间，肚子饿了，跳得累了，一切在所不惜。我们女孩子劲头就是大，而同班的男孩子则往往因为动作不规范，或者做鬼脸揪女生头发被取消了表演资格，但他们并不在乎，也不走开，在旁边找机会起哄，尤其王光总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天下课后，鲁青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爸爸带我看了一出话剧叫《三江好》，剧里面的那个游击队员真是了不起，看得我心里热乎乎的，都流眼泪了，散场的时候，把手都拍红了。”

鲁青的一番话，大大地吸引了我，“什么好戏，又是心里热乎乎，又是流眼泪，又是拍巴掌，快给我们讲讲。”

鲁青绘声绘色告诉我们，“三江好是一个游击队员的名字，他大模大样在日本鬼子捉拿他的告示下，和警长大谈抗日的道理，感动警长，自己巧妙地逃脱了追捕。总之，三江好非常了不起！”鲁青结束了叙述，又提出建议，“咱们也演《三江好》，谁愿意演《三江好》？”

这个主意可是大大的对胃口，我立刻应征了。大人都说我伶牙俐齿，是个当演员的材料，何况我还演过小小画家。

可小伙伴异口同声公推鲁青来演，鲁青虽说是女孩，但由于性格豪爽，为人正直，连男生都服她，而且理所当然，只有她看过《三江好》嘛！这样她也就成了当然的演员。

鲁青甩一甩剪得短短的“东洋头”，答应得挺痛快。“好，我演三江好，梅蕊，你来演警长。”

我这样漂亮的小姑娘，去演穿黑制服的坏警长。

见我低头不吭声，鲁青还想说服我，“警长不是坏蛋，也不是好人，”她选择着用词，有点着急地解释，“他是个变好的坏蛋。”

“变好的坏蛋我也不干。”

王光可就自告奋勇了，“我演，我演。”他随手用墨画了胡子，拿一根米达尺当枪，“三江好，看你往哪里跑？”大家笑起来，一致认可了。

鲁青有点为难，我是她的好朋友，又是最先响应她的号召，不安排角色说不过去，她灵机一动，“这样吧！你来演三江好的妹妹。”

鲁青指挥大家搭布景，把课桌拉开算是一座土坡，竖起两把课椅算是桥墩。她自己用围巾裹着头，化妆进入角色，而她还要当导演可就更累了，自己说完一句台词，马上又教王光该说什么，有时王光对不下去，她就作出很凶的样子，拿着当枪的米达尺穷比划。而我这个三江好的妹妹只是拉着她，说了一句：“哥，咱们回家吧！”就算完成任务了。

教室里渐渐黑下来，学校里静悄悄，我们还在排练，同学都是忠实的观众。

我始终不知道三江好究竟有没有妹妹，或者说三江好的妹妹出不出场，但我们自己排了一出抗日剧，心里很快乐！

## 碧罗雪山的岩羊

乔传藻

远远地，我们望见你了，碧罗雪山的腊甲小学！

你坐落在沾云带雾的山角岩尾上，大树和苍岩拥戴着你，小溪在林隙间偷觑着你。在你的土场下边，在云彩的返光辉映着的大山洼里，倚崖排列开一幢幢傣人居住的木楞房，披盖在屋脊上的杉木片浸透了高山湿雾，让阳光晒成了黑木耳的颜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腊甲小学啊，你雪白的墙壁，你宽敞的走廊，你洒满了阳光的玻璃窗，越发惹人注意了。

学校紧傍着森林。夜深人静时分，听得见走散了的岩羊在山林里呼唤伙伴的声音。学校的和老师，一个瘦瘦高高的纳西族小伙子，他去年才从丽江师范学校毕业。和老师对我们说，有一回，学校开运动会，傣族娃娃在沙坑边比赛跳远。晌午，射进峡谷的阳光火辣叮人，小学生走回了教室，忽然，一头毛色褐黄的岩羊，裹一身亮得烫人的阳光跑出了森林，它一定是藏在岩石的阴影里看熟了小学生的动作。岩羊来到沙坑边，兴冲冲地举起前蹄，也在往沙坑里蹦呢！小学生们扭头瞅见了它，哄笑声惊走了岩羊，它讪讪地退回到松林里，踩着哗哗流响的溪水走开了。

不过，这只想学田径的岩羊没有走出多远，岩角上有一堵黑黑苍苍的红松林。清晨，岩羊总喜欢站在岩端上，偏起脑袋向学校张望。它的尖角上蘸两点霞光，似两个的亮的琥珀。看得出来，这只岩羊对腊甲小学是很感兴趣的。它一定觉得奇怪，那些背花书包的男娃娃，那些戴珍珠帽的女孩子，是怎么走进“岩石”肚子里去的？他们进到里边，“岩石”竟然发出一种好听的声音，波、泼、摸、佛……听得岩羊也跟着点头了。

和老师对我们说，他每天早晨蹲在飘着青雾的小溪边洗濯时，习惯地要仰起头来朝岩石上张望。在森林小路上，只要是印有岩羊蹄印的地方，就不会有豹子和豺狗脚印。寨子里的娃娃来上学，总得穿过一片阴湿的竹林，林子里挤挤挨挨的树冠吞噬尽了蓝天泻下的阳光，一丝一寸都不让它漏下来，林荫间暗暗黝黝的，常有凶猛的野物在这里出没。和老师说，他只要有哪一天看不见岩羊的踪影，心里就不踏实，他不放心让一群欢蹦活跳的娃娃走进这片竹林，放了学，说什么他也要背上火药枪送学生一程。

听了和老师这番话，我们懂得了：碧罗雪山的岩羊啊，你是腊甲小学的好伙伴，你留在岩石青苔上的串串脚印，述说着安详，述说着宁静……

## “大使”夜访

张祖渠

我们回到了密林边的一座竹楼上。阿林是这座竹楼的女主人。

竹楼完全仿照傣族民居建筑，楼上有阳台，有厅堂和房间，还有简单的生活设施。紧挨着阿林卧室的两个房间，是为国内外的动物学家们到林中进行野象考察和研究而准备的。然而，大多数时间就阿林一人。她一住就是3年多，我被深深感动了。说起往事，我问阿林：“你住在这座竹楼上，不寂寞吗？”

阿林笑了笑，说：“热闹着哩！知道吗？我这是生活在‘野象王国’的‘领地’上呀！”

我凑趣地说：“你侵占了人家的‘国土’，不怕引起‘领土纠纷’吗？”

护林员立即搭腔道：“人家还派‘大使’来过哩！”

想不到我无意的这句玩笑话，竟然引出了阿林和野象打交道的一段趣事。

竹楼落成时，正逢热带雨林中的雨季。

阿林住进竹楼的第一个夜晚，虽然小河那边的公路旁有个保护站，住着几位护林员，心情难免还是有些紧张，担心有野象或其他动物的偷袭。入夜之后，竹楼周围不断响起树枝的折断声，还有野象的吼叫。她紧闭门窗，希望那些声响变得小些、轻些，可不知为什么，越是不想听见，声响越是刺耳，弄得她简直无法入睡，睁着眼睛熬到天明。

第二天夜晚，一夜大雨。风声、雨声、雷电声，淹没了村中的一切声响。阿林趁机睡了一个好觉。次日清晨，她刚走下楼梯，不由大吃一惊：“啊！昨夜有野象来过……”阿林仔细地凝视着竹楼周围那些杂乱的野象脚印，心想：它们是前来保护？侦察？还是在酝酿一场攻击？

野象连续几个夜晚的骚扰，护林员们也认为可能与竹楼的出现有关。有人说：“‘侵占’了人家的‘国土’嘛，岂能没有一点反应？”护林员们一再叮嘱阿林：“你千万别逗野象！它们的‘外交政策’也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阿林渐渐地习惯了野象的干扰。一天子夜时分，一阵断断续续的树枝折断声，在寂静的山林中显得格外清脆，一头雄性野象正冲着它们“国土”上的新建筑物走来。

“它来干什么呢？”出于职业的缘故，阿林侧耳细听。今夜的来访者较之过去那些野象的行为似乎“文明”多了，不知它为何光临。稍微迟疑了片刻，她决定作一番观察，便起身走出房间，“嗒”、“嗒”、“嗒”地把厅堂里的电灯全部开亮，既表示热情接待，又为自己壮胆，也便于看清来客如何动作。

那一方，来客却迟迟不肯露面。只听得树枝折断的声响由“叭”、“叭”的脆响，逐渐变成“稀里哗啦”的杂乱声。阿林心里明白，这是巨大的物体挤压灌木丛发出的特有声响。她循声搜寻对方的身影，来客仍藏在灯光所不及的密林之中。不过，阿林已闻到了植物新鲜的体汁味儿，混杂着泥土和野象特有的、类似野象粪便的气味。渐渐地气味儿越来越浓，声响越来越大，这个庞然大物正踩着山坡上松软的土地，一边撕咬着绿色植物，一边向竹楼走来。

“ 噢！ ” 野象喷着鼻子，终于走出了灌木丛。

“ 你好！大象。 ” 阿林立在阳台上，友好地与这位热带雨林中的大朋友见面了。

野象面对竹楼，愣愣地站住了。

“ 它在想什么呢？ ” 阿林在暗暗思忖，也许，建造这座竹楼惊动了“ 野象王国 ” 的居民们。它们纷纷表示愤慨和不满，导致前些日子的夜间“ 抗议 ”。那么，今晚光临的这一位，不闹不叫，盯住竹楼不动，它是前来进行“ 调查 ”？还是准备解决这宗“ 领土纠纷 ”？

野象不言不语地站了足有 5 分钟。大概是已经证实了在它们的“ 国土 ” 上，确确实实有一座竹楼，准备回去报告，于是慢慢地向右转过身来。刚要迈动脚步，突然又转过身来。

“ 啊，它还要干什么呢？ ” 阿林觉得有些蹊跷，急忙退进厅堂，心中在猜测着：莫非它想进行报复，向竹楼发起攻击，以表示对侵占它们“ 国土 ” 的“ 强烈抗议 ”？.....

想不到野象竟然朝着竹楼射出的灯光走来。光影下它扬了扬长长的鼻子，犹如一座雕像，背靠密林，面向竹楼，又不声不响地久久地站住不动了。

阿林从它的行为举动上，感觉它似乎并无恶意，决定主动与它接触，看它有何反应，于是壮着胆子走到阳台上，热情地招呼道：“ 大象，你好啊！ ”

野象仿佛听懂了似的，扬起了它那长长的鼻子。也许是在长时间的观察中它发现，竹楼和它的主人，对“ 野象王国 ” 的安全构不成威胁，彼此可以“ 互不侵犯，和平共处 ” 吧？它用鼻子一上一下地晃动着，似乎是回答，又像在致意，然后慢慢地转身向密林走去。

从此，竹楼周围再没有野象的“ 抗议示威 ”，一片安宁，当然它们也还会深夜来访，却是一批批“ 友好使者 ”，或“ 参观 ” 电灯奇特的光亮，或接受竹楼主人投放的食盐，那些迁徙者从此地经过时，常常留下几声亲切的呼唤。

阿林的这段经历，简直像个大森林童话。

然而，又的确是她的亲身经历。阿林感慨地说：“ 一想起这段经历，我真觉得，那头野象是‘ 野象王国 ’ 派来的‘ 大使 ’！ ”

野象世界是神秘的，它们中间的某些信号和现象，至今仍是动物学家们正在研究的课题，有的已经破译，有的至今还是个谜。



## 奶奶的烟斗

段金龙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离开了我。不！应该说是离开了奶奶。爷爷除了一个烟斗以外，什么也没留下，什么也没带走。不对，爷爷带走了奶奶的心。

从小我就是由奶奶带着，因为父母“总是忙”。整日的和奶奶在一起，坐在她“小小”的脚上，一面任凭它轻轻摇动，一面听她讲好听的故事。这也许就是我童年唯一的游戏了。

奶奶的针线活做得很好，要不怎会有那么多阿姨、大婶找奶奶做这做那呢？记得奶奶针线筐内放着一个十分好看的东西。奶奶每天起床总要拿起它呆呆地看，仔细擦拭。我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看奶奶。看着她“专注”的表情不由想笑，可还是没敢发出声来。

一天，我好奇地问奶奶：“这是什么呀？它很脏吗？”奶奶被逗乐了，笑着对我说：“这是你爷爷以前吸烟用的，叫烟斗。”我好奇极了：“奶奶，我长大了能给我吗？我也用它吸烟……”“你说什么？”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奶奶就生气地看着我。从没见过奶奶发那么大火，我吓坏了，一转身溜了出去……

这几天，奶奶总是闷闷不乐，也不讲故事给我听了，奶奶一定恨我了。而我也再不敢再提那个烟斗。今天奶奶有事一早出了门，这下终于找到了机会，我跑入房内偷偷拿起烟斗走到门前坐在小凳上玩。奇怪，奶奶怎么这么喜欢它呢？它有什么好？沉甸甸的，黑黑的，难看死了……突然我手一松，吓了一跳，是奶奶回来了吗？抬头一看，呀！糟了，是他，那个因为长得高大，时时欺负我们，抢我们东西的坏孩子。他手里拿着刚从我手里抢过的烟斗。看了看，想了想，顺手甩过了对面的高墙。“你……”我大叫一声，从小凳上跳起，站在他面前。他一怔然后冲我大叫一声：“你要干什么？想挨揍！”想起以前被他打的情景，我不由得害怕起来。妈呀！我哭了。他见吓住了我，得意地转身走了。没走几步却又回过头来，恶狠狠地说：“如果你敢把刚才的事告诉你奶奶，小心这个。”说着亮了亮拳头，这才满意地转身走开。

我被唬住了，奶奶回来该怎么办？我又想起上次奶奶生气的样子……

不行，我得把烟斗找回来，想到这，我跑到高墙旁，想要爬上去。可是墙太高了，我怎么爬得上去呢？对！那不是有个柴堆吗？我就往那爬吧！艰难地终于爬上了高墙，当我向下看时，头一晕，栽了下去……

模糊中我看见了一个人，对！是奶奶，她就在我的身旁。“奶奶！”我想高声地叫奶奶，要把心里的委屈向奶奶倾诉，我要扑入奶奶怀里，请求奶奶原谅，但却怎么也动弹不了。

这时，一双和蔼的手放在我脸上，几颗热热的东西落了下来。这是奶奶的手，奶奶的泪啊！奶奶原谅我了！

以后我还是和奶奶在一起生活，但失去了双手。而奶奶却少了很多：那只烟斗、笑声和生气。

今日我长大了，明白了人生，也明白了儿时奶奶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从前爷爷就是因为抽了过多的烟，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后悔当初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我的手，而是“那只烟斗”。哎！悔有什么用，烟斗是永不复存了，虽然我没有了双手，可奶奶呢！将在无休止的孤寂中度过。

今天，我尽自己儿时对那烟斗的所有印象，在心里刻上一只“童年的烟斗”，要在奶奶生日那天奉上。奶奶，您能收到吗？

想来，我今后的生活，将有一只“永远的烟斗”陪伴着我，这样，我孤独的生活或许不再寂默。

## 沉默是金

昆明师专附中高二(1)班 普言

天旋地转，眼冒金星，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老天，别用那么残忍的方法刺激我。直到此刻我才发觉时间并没有冲淡一切，我还是很在乎你，很注意你。从雯雯不经意的一句话中我得知了你的消息。你进了医院，医生说你腿里可能有癌细胞存在，为此，也许你再也不能碰你心爱的篮球。

我恨你，我好恨你，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你，希望你真的不得好死；但当厄运向你袭来的时候，我却为你落泪了，希望医生的诊断有误。天，我错了吗？

别人说难以解释的东西都可以用缘分来解释，或许我们的相识相交也能用缘分解释。我没有哥哥，心里却一直幻想有一个哥哥。当你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你和我幻想中的哥哥好相似，于是，我就悄悄把你当作哥哥。也许真是有缘，我们走得很近，不久就成了好友。

你从没有告诉过我，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你一直把我当作小妹妹，因为你像照顾妹妹一样处处照顾我，处处迁就我。我也没有告诉你，但是你也知道我把你当作哥哥，因为我像妹妹喜欢哥哥那样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时总是你无言，我亦无语，总觉得千言万语都不如尽在不言中的好，因为彼此已经有了默契，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喜欢一首歌《沉默是金》吧！你酷爱篮球，篮球就好像是你的全部。我不喜欢打篮球，也不会打，可是却喜欢看你在场上打，我在场下看，而每次赢一个球，我们总是相视一笑，我最喜欢看你沉默的眼神和微笑，好帅！我报名在夜校补习英语，第一次上完课回家真是害怕，因为回家的路没有路灯行人又少。才走了一小段路，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那样熟悉，我知道，是你。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尽管很黑，我还是看清了你沉默的眼神和微笑。呵，默契时，沉默是金！

快乐时，时光总是飞快流逝，转眼我们都长大了一岁。忽然有一天，你不再用沉默的眼神和微笑对我。你告诉我说我只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小孩子，你也不喜欢每天只对一个篮圈投篮，你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那么多话。不知道是因为你说的话还是因为你在你面前第一次抽了烟，我对你有了恐惧感，我不再去幻想哥哥了。虽然这样，但我还是希望几天以后你会用那沉默的眼神和微笑来哄我。可事与愿违，我们疏远了，而你不但没有微笑对我，居然一星期都没有跟我讲一句话。出于自尊，我不愿先跟你接触，心里恨着你，整整两年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甚至蛮横地不许别人在我面前提起你……

我依旧喜欢那首歌：《沉默是金》——“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让你怎说安守我本份，始终相信沉默是金。”离毕业的日子不远了，好几次我都好想你让你在同学录上写几句话，可这念头都被冷冷的面孔挡了回来。默契时，沉默是金！现在这种无聊的沉默是什么呢？我只知道“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整整两年，这无聊的沉默已经在你我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我们相隔好远。

雯雯问我你我之间沉默的原因，我说我不知道，不清楚，也不明白！雯雯告诉了我。是的，我真的不知道班主任曾经找过你谈话，我也知道他误会了我们；我只知道你不再用沉默的眼神和微笑对我，你不再迁就我！“是错

永不对，真永是真！”我们到底谁错了呢？你没错，难道是我？谁来告诉我？

怎么天会对你这样不公平？我后悔自己的诅咒，我愿意从今天，不，现在为你祈祷，希望你平平安安重回赛场打球，能够让我们再相视一笑……

此刻，我希望当我带着一束粉的黄的康乃馨去看你的时候，能够看见你沉默的眼神和微笑。我还是以为：默契时，沉默是金！

小说

## 草 阉

吴 天

阿草是姐姐，10岁；阿根是弟弟，8岁；小伙伴们蹦蹦跳跳去上学，姐弟俩还得整天放牛、割草、拾烧柴……阿妈患了重病，长期卧床不起，姐弟俩相依为命，成了阿爸的左右翅膀，驮着全家的重负，艰难飞行。

牛儿静静吃草时，小学校那朗朗的读书声便随草浪滚滚而来，像山歌一样漫开，惹得满山野草欢舞，兴高采烈。阿草一动不动仰在草丛中，痴痴迷迷听，任草叶间挂着的露水珠一颗一颗滴下，打湿她的眉睫，打湿她的梦幻。阿根骑在牛背上，耳像雷达一样转动，望着山下小学校前飘扬的红旗，双目怔怔，一脸羡慕。太阳无语，只用金灿灿的阳光，熨暖姐弟俩的心扉。山风实在于心不忍，赶紧调转方向，将读书声吹向姐弟俩听不到的地方去了。

“姐，想读书么？”阿根快快地问。很久很久，草丛中才飞出一个字：“想。”阿草抖落眉睫挑着的露水珠，问：“阿根，你呢？”很久很久，牛背上才飘落一个字：“想。”

姐弟俩的心愿，太阳知道，山风知道，小学校的老师也知道。老师一连几次“登门拜访”，终于攻破了阿爸的层层防线，为阿草阿根铺开了一条通往学校的希望之路。可是，阿爸说他不能失去双翅，还得留下一边“翅膀”，哪怕助一臂之力也好。留下谁呢？阿爸想了3天，说：“手心手背都是肉，难哪！这样吧，拈草：拈到长的去读书，拈到短的去放牛。别怪我，全凭命！”

阿草不作声，点了点头。阿根也不作声，点了点头。阿爸转身出去，掐了两根草茎捏在手中，捏紧，只露出齐齐的两根草头。阿爸将拳头伸到姐弟俩中间，目光躲闪，左眼直眨，说：“从小到大。阿根小，先抽。”阿草说：“行，阿根你先抽。”

阿根的小手快速伸出，直向左边的草头，却一顿，迟迟疑疑地停住了。阿爸一愣，催促：“阿根，抽呀！”阿根不看阿爸，只看姐姐。姐姐可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姐呀！阿妈有病，姐姐就用稚嫩的肩头，担起了阿妈的全部责任，吃苦在先，重活抢着干……姐姐就像是自己的小阿妈呀！

阿根缩回了小手：“姐，你先抽。”

阿爸的拳头微微震颤，像是捏了两根针，扎手，只有阿根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先，阿爸悄悄对阿根说：“注意我的眼睛，我眨哪一只眼，你就抽哪边的草。”阿根一下懵了，问为什么。阿爸只说：“你是男娃……”就突然住口，不再多说一个字。阿根明白了，阿爸有偏心，只想让男娃去读书。不行，得让姐姐先抽，这样才公平。姐姐的命运应该由她自己决定，而不是由阿爸随意摆布。

阿草什么也不知道，望着那齐齐的草头，她内心很矛盾。她真希望抽到那根长的草茎，那是“读书”啊！红领巾、小黑板、写字、唱歌……不正是自己梦想的么？可是，阿根就得独自去放牛、去割草、去拾烧柴……你算什么姐姐？阿根毕竟小两岁呀！阿草望了望阿爸，看见阿爸眸子中并排站着两个小人。阿爸也一定很难很难吧？

阿爸低了头：“抽吧，阿草。”

阿草好奇怪：“从小到大……”

阿根抢着说：“不！从大到小。姐，你先抽！”阿根态度很坚决。阿草犹犹豫豫伸出了小手，伸向左边，又移向右边，她发现草头涌出浓浓的绿汁，像是流出的泪滴，叫人不忍下手。阿根的目光紧紧追着姐姐的小手，心儿怦

怦乱跳，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安稳，说不出都有些什么滋味。普普通通的草茎决定前程，两种选择，两种命运，怎能不揪心呢？蓦然，阿草昂起头：“爸，我和阿根都去读书，行么？”

“这——？”阿爸叹了一口气，闷闷说，“牛要人放，草要人割，烧柴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读书读不饱肚子。我只有一双手，一个背脊……阿草，穷人的娃娃早当家，你不帮我，谁帮我？难哪！”

阿草咬了咬嘴唇，缓缓缩回小手：“那就让……阿根去读书。草，不抽了。”阿根也跟着叫嚷：“我也不抽。让姐姐去读书！爸，我也是男子汉，我能帮你，我有力气……”

“抽！阿草先抽！”阿爸突然高声咆哮，像一头野牛。阿草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惊惶惶伸出小手，揪住了右边的草头……阿根冷不防将姐姐推开，瞬间变得蛮不讲理，恶狠狠地说：“不行，从小到大，我小，我先抽！”

阿草大吃一惊，不明白弟弟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凶狠。阿爸也变了脸色：“阿根，你……”阿根已快速伸出小手，闪电般抽走了右边的草茎。阿爸和阿根心里都清楚，抽走的是“放牛”，

留给阿草抽的当然就是“读书”。阿爸一脸复杂，看不出是忧是喜，是愁是乐。阿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用眼神告诉阿爸——这才是站着冲尿的小男子汉！

“姐，你的，拿出来比啊！”阿根大大咧咧，将草茎放到阿爸伸平的掌心。阿草抽走左边的草茎后，一直用双手蒙着，磨磨蹭蹭不肯“亮相”。她盯着阿爸掌心中的那根草茎，像在思考一道严肃的命题。阿爸粗糙的手掌汗津津的，像是托不住小小的草茎，手臂瑟瑟，草茎也跟着瑟瑟。他绽开苦笑，说：“比吧。阿草，你运气好，肯定……”

阿草这才将草茎放到阿爸的手心，动作很慢，小心翼翼，像是怕压沉了阿爸的大手。一瞬间，阿爸还没“肯定”出什么，嘴巴大张，着了魔似的僵住了。阿根也瞪直了双眼，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突变的奇迹：姐姐放到掌心的那根草茎明显短出许多，是“放牛”！怎么回事？不对呀，刚才一直盯着不放，那明明是左边的长草茎，是“读书”啊！转眼之间怎么变啦？

“我运气不好，放牛的命。”阿草淡淡一笑，很平静，“阿根，明天你就可以去读书，好好学，晚上回家当小老师，教我。”

“姐……不对，不对不对！”阿根小鼻子一酸，说出了草茎背后藏着的秘密。他的手掌依然平伸着，托着两根草茎，像托着两座大山，沉甸甸，仍咬紧牙关托着，托着……阿爸满脸羞愧，内疚的目光盯住了阿草往身后缩的小手：“阿草，你……手，伸开那只手。”

阿草怯怯后退，阿爸走上前，抓起她的手腕，掰开紧捏的

小拳头：短短一截草茎！阿爸全明白了。阿草抽出草茎后，迟迟不肯“亮相”，是在跟阿根放到阿爸手心中的草茎暗暗对比，用目光丈量；确认她抽到的是长草茎，便不动声色将长草茎掐断了一截，长草茎就变得比短草茎还要短；这样，“读书”就奇迹般地变成了“放牛”，……多么懂事的女儿啊！

“偏心偏心我偏心！阿草，阿爸混蛋，对不起你！”阿爸不敢看阿草，似乎阿草是一面明镜，一看就会将阿爸照得丑陋不堪。阿草双眼湿湿的，眸子像是两颗硕大的露水珠，晶亮晶亮：“爸……女娃也是娃。你说的，每一棵草上都有露水珠，长不成大树，也要长，好好长……”

“别说了，阿草。”阿爸将草茎放入口里，嚼，狠狠嚼，走到屋外，望

着小学校上空飘扬的红旗，一字一顿说，“明天就去读书，你俩都去，天塌下来，我一人承担！”

“爸——！”阿草、阿根追到屋外。

“只要你俩长成大树，苦死累活，我也心甘情愿。”阿爸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好叫人敬佩、感动。阿草想说什么，突然听到朗朗的读书声随风传来，山歌一样漫开，就看见满山的野草欢腾起舞，惹得太阳笑落金灿灿的阳光……尽管看不见，她还是能想象到：绿茵茵的草叶间，挂着无数颗露水珠，挂着无数个小小的、金光闪闪的太阳！



## 教室里的“包厢”

昆明 26 中初三（2）班杨玉清

知道什么是教室里的“包厢”吗？就是设在初二某班讲台旁，孤零零地横放着的那套桌椅。那可是给班上的“第一”——果应专用的。这个果应，老师家访频繁，家长软硬兼施，可他呢，本着“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原则”，害得班上的纪律分没少得“良”。这回，老师不再信他的老一套——“检查”、“保证”。铁了心把他调到了这“包厢”里。这是有两点好处，其一，便于老师监督；其二，保障班上的纪律分。“包厢”是个风趣的老师给取的外号。于是，果应以前的外号“果汁应子”反倒没人喊了，这“包厢”二字便成了果应的代名词。

有这么一天，“包厢”里莫名其妙地添了位奇怪的女孩。剪了个现在挺流行的“儿子头”，牛仔装，旅游鞋。不像一般女孩那样文文静静的，一双大眼睛里透出一股野味儿。果应心中思量着：到咱“包厢”里来的，恐怕没好的；教室里不少位子空着，干嘛非到这座儿来。哼，绣花枕头一包草！“嘻嘻。”想到这，果应笑出了声。那女孩友好很大方地转过头对他笑笑，说：“我叫文静。”果应虽然不大爱和女生啰嗦，但只要有说话的伴儿总是好事。可她连动都不动一下，果应想逗她说话都没机会，心想她恐怕是留级留怕了，假正经罢了。自己也只好听起课，不再做小动作了。

星期五放学，郝老师宣布：“明天是公开教学，大家要踊跃发言，谁都要举手。不过要记住，会回答的举右手。”之后老师又将刘鹤等几个同学叫到办公室去。老师刚出教室，果应说开了：“哼，什么到办公室，还不是把明天课上的答案告诉他们。这算什么？我就看不惯，弄虚作假。”“看不惯？”这时，文静发话了：“那你和老师去说，在这儿说死也没用的，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敢做，是个胆小鬼？”“什么，我是胆小鬼？这样吧，和老师说没用，干脆我们来个‘君子协定’怎么样？”“君子协定？”文静一听来劲了。“对，我俩明天上公开课不会回答的问题就不举手，怎么样？”“好主意。”于是两人拉了勾。

果应做梦也没想到，文静居然会和自己实践了那个“君子协定”。他摸摸头，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文静，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件事他俩没被批评，而且竟奇迹般地过去了。果应和文静成了朋友，彼此常愿说说心里话。有一次上地理课，赵老师那 1 米 5 的个头几乎被全部淹没在高的讲台背后，再加上眼睛不好，教室里便“天下大乱”了。看杂书的，画画的，作别种作业的，比比皆是。赵老师费力地指着讲台上的地球仪大声说：“同学们看，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水。”果应看教室里乱着，老毛病又犯了，怪声怪气地说：“大概是昨天窗户没关严，让雨淋成这样的。”周围同学都捂着嘴笑了起来。文静严肃地对他说：“你认为你很聪明吗？其实你是干了一件傻事，知道吗？”这丫头可真不好惹，果应撇撇嘴，再不敢说怪话了。

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同学们惊奇地发现果应不再像以前那样调皮了，可文静却接连两天都没来上学。“最新消息，大新闻。”班里的“小喇叭”冲进教室，嚷开了。“知道吗？电视台要拍一部叫‘包厢’的片子，女主人公为了演好体现校园生活的片子，到我们班体验生活很久了。你们猜她是谁？就是那个怪怪的文静呀！”“什么，你骗人！”果应压根不信。“骗你是小狗。”果应糊涂了，难道同桌文静会是什么女主人公？难道自己受骗了不成？

怪不得每次问她从哪来，她总是笑而不答！怪不是她总爱拿笔来记点什么，说是好素材。怪不得上次的“君子协定”没被批评……

两天后，他收到文静寄来的一张贺卡。那是一张自制的精美的贺卡，写了一首叫“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小诗，还祝愿果应早日回到同学们中间呢！果应哭了，不知是为了失去一位好同桌，还是为自己坐“包厢”感到伤心……

不久，“包厢”消失了。那个初二有名的“包厢”同学也似乎销声匿迹了。倒是有一位叫果应的凭着好口才，捧走了年级辩论会的第一。对了，各位可得注意电视台什么时候播放那部叫“包厢”的片子。

## 多彩的雪天

王曼玲

已经是画了第三张了，莉莉觉得还是不行。

她又一次跑到屋外痴痴地看着天，雪已经渐渐大了，原来的小白球已变成了一片一片毛绒绒的雪花儿，像从天上飘下来的蒲公英一样。天空灰茫茫一片。她努力睁大眼睛，可无论她怎么睁，总也看不到天空中的那一丝红色，她不明白美术老师为什么说下雪的天空中有一点红色，她找不到。

莉莉转身回到屋里，拉住姥姥的手：

“你看看哪有红颜色？”

姥姥看了看天，半晌才说：“是没有红颜色。”又匆匆回屋去了。

莉莉很不满，因此她更想念妈妈，她知道妈妈会告诉她雪天的红色在哪儿。她有些后悔为什么生妈妈的气。

莉莉住在姥姥家，离妈妈很远。妈妈在部队保密机关工作，附近没有学校，莉莉便和姥姥住在城里，每半个月妈妈回来一次。每次见到妈妈，莉莉就不想让妈妈走。按理说现在学校放假了，该回到妈妈身边去，可莉莉正在生妈妈的气呢。因为，妈妈给她找了个新爸爸，就因为有个新爸爸，妈妈已经两个月没来看她了。莉莉并不是不喜欢有个新爸爸，从她记事起就不知道爸爸是什么样，她羡慕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她早就想有个自己的爸爸啦。可她没想到新爸爸竟会让她两个月见不到妈妈。每个月和妈妈的两次见面是莉莉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她不允许别人夺去她的这一特权。就这样，她寒假也不到妈妈那去，尽管她心里可想去了，她想妈妈，想妈妈部队里的叔叔阿姨，还想魏阿姨家的华华，但她是真生妈妈气了。姥姥说，妈妈和新爸爸春节要回来。眼看春节就到了，莉莉心里可高兴啦，不过她对有个新爸爸又有些说不出的紧张。莉莉想：不管怎么样，她要送给妈妈一张画，作为过春节的礼物，她知道这是妈妈最高兴的事。

她又一次提起了笔，生硬地在灰灰的天空上画上了一笔朱红。啊呀，糟糕透了，那道红色竟是那么的刺眼，气得她摔下了笔。

一直温顺地躺在沙发里的小猫吓了一跳，一溜烟跑了。

莉莉想：完了，看来给妈妈的春节礼物“吹灯”了。

春节到了，妈妈和新爸爸回来了。见到新爸爸，莉莉才知道原来见过他，是妈妈部队的，那时管他叫叔叔，现在莉莉不知道叫爸爸还是叫叔叔。转身扭头跑了，妈妈和姥姥都没叫住她。

过了一会儿，新爸爸来找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画。莉莉认出那是她扔掉的画，心想：他拣来干什么？

“莉莉，你给妈妈的礼物怎么不拿去呢！”

莉莉一把抢过新爸爸手里的画，心里忿忿道：还来讽刺我，我讨厌你。

画在莉莉的手里展开了，天哪，刚才还刺眼无比的画，现在竟是这样的光彩夺目，天空再不是那孤独的灰白色，也不是仅有那一抹朱红。灰色的天空中隐隐看到一丝红、一丝蓝、一丝紫、一丝桔黄，多彩的雪天。

莉莉转身跑出屋外，又痴痴地看着天空，是的，雪天是多彩的，雪天是美丽的。

她举着画，兴奋地叫唤着：

“妈妈——”

## 老师，您好

张 洁

听见同学叫我“茶壶王”，心里便诅咒班主任陈老师。

那天，陈老师给我们上地理课。听着听着，我的心不由飞到滇池边了。昨晚，我和铁旦捕了十多斤鱼，今天让他去卖，中午去望海楼餐厅雅座。忽然，听见有人叫我。等我回过神来，老师正盯着我。

“杨高，中国有哪四大湖？”

我站起来，不假思索地答道：“铜茶壶、铁茶壶、锑茶壶、瓷茶壶。”

“哗”一声，同学们笑得前俯后仰。我摸摸脑袋，忙更正说：“如今还生产一种塑料壶……”

陈老师又好气又好笑，说：“茶壶有两只耳朵，你刚才没听我讲？”

下课铃把我从窘境解脱出来。陈老师刚走，教室里便喧哗起来：茶壶王，茶壶王……

我回头瞪了他们一眼，便急急走出教室。

铁旦在望海楼门口哭丧着脸。我走近才发现，他身边站着两个戴红袖套的市管员。我刚想避开，就被市管员拦住，问：“这鱼是从滇池捕的？”

我一个劲摇头。我想，只要来个一问三不知，市管员就会以学生无知不予追究了。

“杨高，你在这里干什么？”陈老师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市管员听说是我的老师，便把一切告诉了她。

陈老师严肃地说：“我昨天上午念了通知，还组织你们学习讨论……”

市管员一听：“十来岁的娃娃，扯白说谎。”

这时，陈老师和市管员嘀咕了几句，市管员便对我们说：“考虑到你们是学生，罚款10元。”

听见罚款，我不由打了个冷颤。我身无分文，便盯着铁旦，铁旦也把衣袋翻了个底朝天。

市管员见铁旦翻口袋的窘态，笑了：“只好请你们蹲拘留所了。”

一听说拘留，铁旦“哇”一声哭了起来。我吓得脸色苍白，刚想求情，只见陈老师掏出10元钱，交给市管员说：“他们是我的学生，我带回去教育。”

我们趁老师不注意，悄悄溜走了。

过了两天，铁旦拿出10元钱递给我：“把这钱还老师。”

“还她！”我心里顿时冒火，“莫说10元，100元也补偿不了我的精神损失。”

“精神损失？”铁旦睁大眼睛。

“不是她，同学们怎会叫我茶壶王……”

“你家有那么多茶壶？”铁旦不解地问。

“我家又不开茶馆。”我没好气地说，“这是我的绰号。”

“怎么会叫你茶壶王？”铁旦笑了。

我当然不能把事情的真实告诉他，那多丢人现眼。我把对陈老师的成见告诉他说：“见了她就头疼，我不上学了，跟你去卖菜。”

“你爸会同意吗？”铁旦问。

“不能让我爸知道。”

刚进家门，忽然听见陈老师的声音，她正和爸爸嘀咕着。肯定是告状来

了，我撒腿便往外婆家跑。

在外婆家痛痛快快地玩了两天，借口要了 10 元钱，才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

爸爸没说什么。我知道，这是大难临头的预兆，便偷偷吃了两颗跌打丸，身上涂满止痛水。

吃过晚饭，爸爸把我叫进屋里便问：“这两天没上学？”

我提心吊胆，一声不吭。

爸爸说：“陈老师来过几次，她批评我对你的学习漠不关心。打你上学起，我从没问过你的学习，每晚不是搓麻将就是打扑克，这是爸爸的不对……”

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爸爸说的，不知他肚里卖的什么药，抬头瞅他一眼。爸爸的态度很和蔼。心想：“莫非陈老师不是来告状的……”

“陈老师说得对，时间糊里糊涂混过去多可惜，从今晚起，我每晚和你在一起学习，你不懂的问我，我不懂的，我俩一起去问陈老师。”

爸爸第一次和我说贴心话，我也推心置腹地告诉他：“我原打算不上学了，去卖菜。”

爸爸感到吃惊，但没动气，他心平气和地说：“爸爸读书时，家境穷困，上午读书，下午出工，晚上做作业，人就像机器从早到晚转个不停。现在生活富裕了，爸爸希望你安心学习。”

我低下了头，他又说：“我小时上学比你困难多了，在陈老师的帮助下，还被评为三好生。”

“你也是陈老师的学生？”我惊异地问。

爸爸点了点头，“过去是，现在还是。如果不是她，我每晚还是玩扑克，搓麻将，白白消磨一生。”

“爸爸，我恨过陈老师。”我把茶壶王的事讲给爸爸听。爸爸噗哧笑了起来，说：“只要认识到错误，就是进步。”

是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到学校等陈老师。上课时间到了，手上的 10 元钱捏出了汗，却不见陈老师。

后来听说陈老师住院了。放学后，我没有回家，到山上摘了一束映山红，就往医院跑。

陈老师周围挤满了同学。她一见我就笑着说：“杨高，我知道你会来。”

我把映山红献给陈老师，接着掏出那沾满汗水的 10 元钱。陈老师愣了一下，忽然笑了：“这钱该罚我，俗话说，学生之错，是师之过。”

我鼻子一酸，泪水在眼里打转，忙离开病房，买了几斤苹果送到病房里。陈老师把苹果分给了同学，说：“这是杨高请客。”她自己也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笑着说：“甜，真甜。”

我知道，这是陈老师在鼓励我，我一头扑进陈老师怀里，嗫嚅着说：“老师，我……我错怪了您……”

陈老师抚摸着我的头，笑了。

## “严监生”轶事

昆明十四中 吴春梅

我们班主任姓“严”，大家认为他太小气了，就把《儒林外史》中的那个老吝啬鬼——“严监生”做了他的别名。并非我们这帮学生刻薄，你见到他只怕也要啧啧称奇。90年代大家生活都提高了，可这位老先生的打扮……

瞧，他来了，趿拉着一双塑料鞋底的布鞋，撑着件空落落的中山装；低着头，一边走，一边津津有味地吸着一支不带过滤嘴的便宜货；对你训话时总是紧张地扶着那副玻璃瓶底似的眼镜，生怕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

“严监生”的行为更惊人。同学扔的半块橡皮、半支铅笔，他居然都捡起来吹吹灰塞到自己口袋里。

我们暗地里纳闷，这一两年教师才加了工资，“严监生”收入再怎么少也能拿六百多块，还这么寒酸？直到一位同学透露：每月一发工资就见他往邮局跑，大家才恍然想起他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他这点钱供个大学生，也真够呛的。

他对自己这样抠门，我们管不着，可气的是他老来管我们。起草作文，写了两行不顺手是常事。“唰”一撕，一揉，一扔，多潇洒！可是让“严监生”撞上了，就“潇洒”不起来了。冲你直嚷嚷：“可惜呵。许多孩子因为经济困难跨不进校门，你知道吗？你别撇嘴，我们班的王家宝不就是一个吗？好不容易跨进来，又不得不退出去。你……你就不脸红吗？”

又来了，我们一听头都大了，什么馊锅巴冷饭老抬着嚼。

那天真倒霉。我和“耗子”在大开粉笔战。不料，“严监生”正低着头走进教室，我吓得愣住了。“严监生”沉着脸走过来，指着掉在讲台下的粉笔头，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把它捡起来！”我没动。“男儿膝下有黄金”，我怎么能为一个小粉笔头屈膝呢？“你捡不捡？”他的脸更黑，嗓音也更阴沉了。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算了，大丈夫能屈能伸，犯不着和这个老古板较劲。接过粉笔头，“严监生”还不饶人：“下次再打，扣操行分！”

又不是他的粉笔，咸吃萝卜淡操心，存心整人。第二天上语文课时，“耗子”从背后塞给我一幅漫画，老监生数钱时，恨不得每个镍币都能掰做两半花的丑相。我大笔一挥注上：“严监生二世：多乎哉，不多也。”像极了，我看着那张图文并茂的纸，“严监生”的目光扫过来了。我忙把纸揉成一团，扔进抽屉里。

一天我和“耗子”去寄信，看见“严监生”正在填汇款单。“严老师，寄钱给儿子吧？”我斜着眼笑着说。老头被吓了一跳，一把捂住汇款单，支吾着说：“不，呃，是啊。”边说边折起小纸条走向另一张桌子。这个“严监生”真让人看不顺眼，寄钱给儿子还鬼鬼祟祟的，好像怕谁抢他。笑话，他那点钱只怕还不够我溜几次冰，打几局台球呢，谁稀罕。你不给我看，我偏看，我心里直嘀咕。

我和“耗子”会心一笑，走到老头身边。“严监生”见我们又来了，吓得把汇款单急忙往身后藏，冷不防被“耗子”伸出的“爪子”一把抢了过去。“严监生”的脸变了颜色。“耗子”得意地念起来：“收款人地址：小王村王——家——宝。”我和“耗子”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懵了。“严监生”在一旁尴尬地站着，我疑惑地问：“王家宝？！你汇给他？”他黑黄的脸上竟有些发红，叹了口气说：“还是瞒不了你们这些鬼精灵。这孩子和你们不

一样啊。成绩挺好，可是他妈病了，弟妹又多，没钱上学，只有回家扛锄头。他现在想一边种地一边多念点书，我只能尽我所能资助他买些书籍和学习用品。连同学们扔掉的铅笔、橡皮我都捡起来给他寄去啊。”我听完老师的话，好像挨了一耳光，脸“腾”的红了。想想我对老师的所做所为，想想我那些庸俗的论调，惭愧啊！

老师，原谅我们这群不懂事的学生吧。我掏出30元钱，“耗子”也凑了20，我们一起交给老师，“老师，把我们的这份心意也汇上吧！”老师的眼中闪着泪光，郑重地接过我们的钱。这一刻，在我们眼中的“严监生”已永远地消失了，站在眼前的是我们可敬可爱、省己待人的严老师。

## 酸辣饺

吴天

蛮子下了长途汽车，戴好墨镜、口罩，便匆匆直奔“老牌饺店”。他并不饿，只是馋酸辣饺，馋了整整一年，馋得夜夜惊梦。这一年来，他跟“大哥”东躲西藏，南北闯荡，无论走到哪儿，似乎总闻见酸辣饺那诱人的香味，钻心透肺哪！正是这股魂牵梦绕的味道，将这个16岁的流浪儿，鬼使神差引回了故乡。

一年来，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蛮子从小死了爸爸，只有妈妈，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后来，妈妈开了一家小店，成了大名鼎鼎的“饺老板”，誉满全城。妈妈太忙，常常忘了照顾儿子。蛮子是吃酸辣饺长大的，他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跟“大哥”整天东游西荡，鬼混。一年前，一个迷蒙蒙的夜晚，在一条黑漆漆的小巷里，“大哥”醉醺醺地堵住了那个“美人痣”，吓得她惊呼“救命”；当时蛮子也吓懵了，不知道“大哥”什么时候从自己身上抽走了跳刀，眼睁睁地看着“大哥”朝“美人痣”的大腿捅了一刀……就这样，蛮子稀里糊涂跟着“大哥”跑了。从“大哥”嘴里，蛮子知道“美人痣”是一个待业青年，而且还是个孤儿。蛮子几次想回家，“大哥”说：“回去找死？那把跳刀可是你的，正在公安手里，是罪证！”

可是，蛮子还是偷偷回来了。他只想闻一闻酸辣饺那浓浓的香味，看一看妈妈就走。小店到了，远远看见……不对！怎么改叫“新兴饺店”了？为什么把名字换了？还好，小店依然生意兴隆，顾客盈门。只是，透过墨镜看去，所有的景物都涂了一层黑色，模模糊糊。

人声嘈杂，大叫大嚷：

“饺老板，再来一碗！”

“两碗——我要两碗！”

饺老板？是喊妈妈！妈妈，儿子回来了，您会原谅我吗？您会为我煮一碗又麻又辣、又酸又烫的饺子吗？不，我要十碗！妈妈，您辛苦了，我这个混蛋儿子对不起您啊！蛮子的双眼在镜片后急切寻找，找到了……咦，妈妈没有这么秀美的黑发呀，没有这么娇小的背影呀，没有这么甜脆的声音呀！这是妈妈请来的小工吧？妈妈在哪儿？正在厨房里忙碌吧？

蛮子太想看到妈妈，不顾一切摘去墨镜，景物顿时清清楚楚，现出本色。啊，看见了，看见了，妈妈她在、在、在……店堂正中的墙上！镜框怎么披上了黑纱？啊，黑——纱！蛮子浑身一颤，魂魄鸟儿似的飞走，身子轻飘飘像一朵云，双脚木然，一步步挪动，挪向妈妈。瞧，妈妈笑着，笑容苦涩苦涩，双眼一眨不眨盯着店门，望眼欲穿……这是一双企盼儿子、死不瞑目的眼睛呀！

妈——妈！您不争气的儿子回来了，您看见了吗？妈妈，您是活活气死的，还是苦苦累死的？我回来了，您却走了，永远永远走了！

“让路，请让路。”那秀美的黑发一甩，娇小的背影一转，迎着蛮子走来。蛮子差一点失声惊叫：是她？“美人痣”！不会错，她下巴右边那颗十分显眼的黑痣就是“身份证”。她不认识我，可我永远记得她。哟，她的腿，走路一瘸一拐的……她怎么成了“饺老板”？

蛮子心里发虚，下意识缩了缩脖子，想赶快走开，躲到什么地方去痛痛



快快大哭一场。偏偏，他又瞥见了悬挂在侧墙上的大像框，框内是一张张彩色照片：妈妈在教“美人痣”揉面、剁肉馅、包饺子、配汤料……哟，多像亲亲热热的母女俩呀！真叫人嫉妒。妈妈这是在替儿子“赎罪”呀！妈妈在生命的最后，将全部母爱移给了这位无辜受害的大姐姐，其中不知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妈妈，您忘掉了儿子？

蛮子一个激灵，盯住了像框下角那张唯一的黑白照片：一个歪戴帽、斜叼烟的小子！这混蛋小子是谁？是……我！想起来了，这黑白照片是“大哥”给我照的，当时觉得好风光好神气，自以为顶天立地。可现在，它竟这么丑，不堪入目。为什么要挂这张丑照？是为了认出我？不对，赶快走吧！

蛮子想走，脚却不听使唤，牢牢生了根。因为，他看见黑白照片下，注有一行娟秀的小字：蛮子，如果你回来，就喊“十碗”。

十碗！为什么要喊“十碗”？十碗又麻又辣、又酸又烫的饺子吗？噢，有一次学校劳动回来，我一口气吃了十碗酸辣饺……这是妈妈临终前留下的嘱咐吧？喊不喊？喊，大声喊，让妈妈听见，让她知道，不争气的儿子回来了……不，不能喊，赶快走，一走了之！蛮子正犹豫不决，那个清脆的声音从锅台边传来：“对不起，没有了，要关门了。”

容不得多想，蛮子便被顾客推推搡搡挤到了店门口。他懊丧极了，走吧，这儿已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他深情地望了望妈妈的遗像，快快跨出一只脚……这时，一个顾客大声嚷道：“冰箱里还有生饺，百十个！哎，为什么不卖？”另一个老顾客立刻劝道：“这是姑娘天天都留下的，老规矩喽，谁不知道？听说那坏小子已经死了，她就是不信，每天留百十个生饺，唉，等着……喂狗！”

蛮子中了雷似的一颤，缩回脚，猛然亮开嗓门，喊声惊天动地：“十一碗！”

## 山道果林

淙淙

爷爷去世了，一封电报把我和爸爸带上了通往边地的汽车——爸爸的爸爸是个道班工人，早退休了，可他舍不得离开公路，直到在那儿永远闭上了眼睛。

泪花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车窗外的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的，只有爷爷慈祥的面庞老是在我脑海中闪现：白头发白胡子，嘴角上总挂着善意的微笑……

车子晃动着，白发白胡子晃动着，化作了天边的云朵。我抬头望天，阳光下的云层变幻着，变成了巨大的爷爷的头像，专注地望着我。噢，爷爷，我的亲爷爷，您在哪儿？

云彩飞向树丛。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排排绿树，多齐整。葱绿的树儿啊，小鸟唱着，虫子叫着，爷爷牵着我的手，穿行在林中，这是不久前的事儿，可如今树在，爷爷却……

汽车在弯弯的盘山道上，缓慢地爬坡。

“喏，”司机叔叔指着路边红白相间的护栏，“那是他栽的，后边的小树也是他种的……”

“这儿离他的道班还远，”爸爸的声音很低，“他怎么也在这儿种树？”

“唉，”司机叔叔叹息一声，“老人家就是闲不住嘛，退休了，不上班了，他就到处栽树，先是在自家原先的道班旁栽，栽着栽着就越栽越远了。”

“城里有住处，他不肯来。”爸爸的声音越来越伤感，“这么大年纪了……”

“别说城里，就是让他住到疗养院，他也会悄悄地溜了，老人家舍不得他那些果树呢……”

爷爷种的果树，有桃、梨、杏，结得好多好大，挂满枝头。去年我去看他时，在林子里窜了半天，又吃又带，惬意极了。可爷爷却不吃。当我把一大个红心离核桃掰开递给他时，爷爷笑了：“你吃，你吃，爷爷前些年早吃够了。”“不吃，您种这么多果树干吗呀？”

“哎，傻孩子，留给过路的司机吃嘛。你瞧，这路上，前不靠村后不挨店的，口渴起来怎么办呀？”

爷爷说完，爽朗笑开了。

我耳边还响着他那甜甜的笑声，可抬起头来，只见司机叔叔和爸爸眼里都闪着泪花。

“叔叔，你认识我爷爷？”我问司机叔叔。

“哎，这一带跑车的，哪个不认识他？”司机叔叔说着，望了一眼伸延着的公路，“他管的路只有一公里，可前边路上的坑坑洼洼，路边的杂草，他见了就铲，为着我们看得清路，他清扫过多少路上的落叶啊！”

叶儿，叶儿，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片绿荫。那是爷爷栽的树林。几天前还是一丛丛艳红的花，不久就变成了一簇簇鲜嫩的绿叶了。以后，黄的、白的、紫的，五彩缤纷的色彩漫溢在山麓里。爷爷是个大画家，大地上，装点着他动人的画……

一群道班上的伯伯，臂上挂着黑纱，走上前来，拉住爸爸和我的手，默默地向前走。

在一个路边的小山坡上，耸立着一座新坟，坟前有一棵枝叶茂盛的松树。

坟的四周，开满鲜花，有黄的、白的、紫的，星星点点，团团地围着那刚翻过的泥土。

“爷爷！”我一头跪下，泪水成串地淌下来。

爸爸也跪下了。

伯伯们一个个低下了头。他们中不时传出抽泣声。

一时间，静极了。

一位伯伯拉起了我，走到那棵松树前，他伸出手帮我擦去泪水：“别哭了，爷爷活着哪。他没走。喏，这不是！”说着，伯伯抬起手，指了指眼前的松树。

我迷茫地望着他。

伯伯见我不解，说：“你爷爷生前说过，他死了，要变成一棵护路的树，守望着这片林子，守望着他的道班——这不就是他么？”

我抬起被泪花模糊的眼睛，对着松树，问道：“爷爷，这是真的么？”

一阵山风吹过，松树点了点头。

多绿，多茂盛的一棵松树啊，正正地对着蜿蜒的公路，对着来来往往的卡车……

一辆卡车驶过这儿，司机按响了喇叭。不多一会，又一辆卡车来了，喇叭又响了。在这寂静的山谷里，显得格外清脆、响亮——噢，这是过路的司机叔叔在向爷爷问候呢。

我忽然想起了爸爸给爷爷买的四个喇叭的录音机，想起了爸爸在昆明为爷爷准备好的房间，那里有新床、电视机、盆景……它们已经等了爷爷两年多了，现在还在等呢……

“爷爷！”我又叫了一声，泪水掉在松树下的泥土上。我弯下腰去，抓了一把红色的泥上，找一张纸包好，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里。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觉着自己长大了许多，明白了许多以往不明白的事情，一个意念在我心中诞生了——

长大了，我也要当个道班工人。

## 一个女孩的童话

(白族) 杨丽明

我挣扎了很久，终于从母亲温暖的体内挣扎出来了。

怎么？我降生的小屋如此寒酸！屋顶蜘蛛网纵横交错，墙壁石灰裂痕斑斑，窗户玻璃残缺不全，而自己竟躲在一张皱皱巴巴，一点不顺眼的床上。此刻，母亲的眼里泪光闪闪，而那位坐在桌旁的黑汉，也许就是父亲吧。瞧他，一脸怒气，紧握的拳头捶了捶桌子，而且说了句让我心凉的话：“哼，又是一个女孩！”

女孩怎么啦？女孩不好吗？我一点也不明白，立在床旁的两个小姑娘是不是我的姐姐？瞧她们脸上带着微笑，她们就是我的姐姐，我的亲人。

“站着发什么呆？还不干活去？就是因为你们，家里才这么穷！超生、罚款，都让你们给赔穷了。”父亲朝姐姐们吼道。

唯一欢迎我来到世上的微笑消失了。

我不相信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委屈、难过，“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母亲毕竟是母亲，她虽然嫌弃我，却还是每天都让我吮吸甜甜的乳汁，有时还在我脸上亲两下，然后哼一段梦幻般的曲子。但这种时候不多，母亲和父亲一大早就要到很远的地方担豆腐卖，父亲帮助母亲提完豆腐，便提上一袋木匠工具到大街上兜揽生意。我被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姐姐们带着，常常跌得鼻青脸肿。后来，母亲不忍心再将我丢在家里，就经常背着我出门了。

我很喜欢伏在母亲温暖的脊背上，随母亲的劳作而颠簸。我好奇地望着母亲和人讨价还价，看母亲称豆腐，望着母亲将豆腐装进买主的袋里，然后满意地数钱。有时不顺，母亲还和人拌嘴，甚至吵得很凶；有时生意清淡，大半桶豆腐只好挑回家。母亲很辛苦，她没有时间和精力打扮自己，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可是在我眼里母亲的头发又黑又亮。有时，我在睡梦里，梦见自己长大了，为母亲梳理蓬乱的头发。可是，我仍然害怕父亲，他十天半月难找到一件活计。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父亲离家好久回来，带回食品、用物和钱。这时，家里就有了笑声；这时，父亲总是满身尘土，疲惫不堪地坐下，长长地叹口气。哦，等我长大，我一定要为父亲洗尽衣服上的灰尘。

终于，我能走、能跑、能跳了……妈妈告诉我，我已经满3岁了。

有一天，爸爸妈妈吵了起来，妈妈直抹眼泪，爸爸大声嚷道：“我拼死拼活干为了什么？腰都累弯了，还连个传宗接代的人都没有。”

“我们的日子够苦了，三个孩子，四位老人全靠我们养活，你还不嫌累吗？”

“不行，我自有办法。”

他们吵了很久，直到我进入梦乡，还依稀听到妈妈的哭声。

第二天我醒来时，母亲早已为我炒了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饭，父亲摆弄着他做的木娃娃逗我玩。他们脸上布满了笑，就像昨晚没有吵过架一样。这时，母亲抱起我，在我脸上狠劲地亲了亲：“乖孩子，和爸爸出去玩会儿。”

父亲带着我出门了。

这个世界真美，街上有许多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他们住的也像我家一样破烂吗？不，我不再想这些伤心事了，这会父亲正带我到动物园去玩呢，我第一次看见了老虎、狮子、大象、孔雀、马鹿……在这个世界里，生命是

多么神奇，多么可爱。只一会，太阳就要落山了，我拉着爸爸的手多么想回家啊。

“爸爸，我想回家。”

“是的，这就回家。”父亲小声说，低头看了我好一会儿。于是，我们走入了灯火辉煌、熙熙攘攘的夜市。

突然，我发现自己走在一大群陌生人中间，爸爸不见了。“爸爸！爸爸！”我在人群中抓住了一个个拥有父亲似的宽厚背影的男人，又一个个失望地放了手。

“爸爸！爸爸！”我边擦眼泪边拼命地喊。繁华的夜城突然变得那么陌生，那么生冷，我想念爸爸、妈妈、姐姐，想念那个破旧的家。

“爸爸、爸爸！”我两腮泪水淋淋，伸着两只小手，企盼父亲突然紧紧把我抱在胸前。

夜深了，大群大群的人不见了，路灯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又明又亮，空荡荡的，很怕人。我缩在冰凉的屋檐下，梦见在家里洗冷水澡。太阳又一次升起来了，我听到和昨天一样嘈杂的声音，望着屋檐外蓝蓝的天空，泪水又打湿了面颊。爸爸、妈妈、姐姐，我做错了什么呀？！

两位警察叔叔过来盘问了我好半天，我哭着乞求他们带我回家，可我又说不清家住哪儿。警察叔叔摇了摇头道：“跟我们走吧，可怜的孩子。”

我住进了派出所，不再害怕了，但半个月过去，仍然没有家的音讯。

真的，我真的没有家了。有个叔叔告诉我，说我是被遗弃的女孩。他们将我送进民政局。我哭了很久、很久……

一天，叔叔带我见了两个人，他们穿得很讲究，男的戴眼镜，女的披着长发。那女的用一只洁白的手抬起我的下巴仔细地瞧了瞧：“长得真不错，只是太脏了。”

他们和民政局的叔叔嘀咕了一阵后，转过身对我说道：“丫头，做我们的孩子吧？”

“不，我有爸爸、妈妈。”

“他们不要你了。我们要你，我们会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待你的，叫我们一声爸爸妈妈，好吗？”

半晌，我才哽咽着嗓子喊道：“爸爸！妈妈！”可是，他们不是我熟悉和盼望的爸爸、妈妈呀。

就这样，我随新认的父母到了漂亮的新家。母亲给我洗了舒服的热水澡，换了崭新的衣服。她将我拉到穿衣镜旁：“来，瞧瞧，我们的孩子漂不漂亮？”

“以后，我们就喊你珍珍，因为你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珍宝。”母亲蹲下身，搂住我，亲昵地吻我的脸蛋。

母亲身上散发出一股清香。她的头发也像我原来的母亲一样又黑又亮，只是不乱，很整齐地披到腰间，像一片黑绸布。“去让爸爸也亲亲。”

我原来的父亲可没有亲过我，我有些怯怯地看着现在的父亲。他镜片后的眼睛笑咪咪的，他用长着胡茬的嘴亲了亲我，然后将我高高举起，飞快地转了几圈：“我们有个女儿珍珍啦！有个宝贝女儿珍珍啦！”

我飞起来了，我的心也飞起来了，我也有好爸爸、好妈妈啦！有好爸爸、好妈妈啦！

瞬间，我成了父母的小太阳。

母亲说等联系到幼儿园就送我进去。说那里很好玩，有很多小朋友，每

天唱歌、跳舞、写字、听故事，是个神秘的地方。也许是高兴过头了吧，我感到身体不太舒服，这下可急坏了爸妈，他们立即送我到医院检查。“不幸得很，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至多……”医生看着我止住了话。

我不明白先天性心脏病是一种什么病。只见爸爸沉默不语，妈妈脸色煞白。噢，因为我有病，他们生气了。

父亲抱起我，母亲拎着她那个精巧的手提包，我们默默地回到了家里。我很难过，拉住父母的手说：“爸爸、妈妈，别听医生瞎讲，我没有病。”

爸爸抚摸着我的头发：“是医生瞎说，珍珍没有病，珍珍结实得很。”

“呵，太好了！”我搂住爸爸的脖子，“太好了！”

不久，爸爸、妈妈将我带到一扇高高的大门下。

“是幼儿园吗？”

妈妈点点头。里面果然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孩子，我要和他们一块唱歌、跳舞，听老师讲故事。

“珍珍，爸爸、妈妈过几天就来接你。”

妈妈哭了，也许是我的病惹她生气了，爸爸挽着她的手跨出了园门。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没有喊叫。我是多么害怕他们再也不来……

## “牯子山官”之死

（白族）李必雨

小玛干家那头大水牛，有个怪里怪气的绰号：“牯子山官。”玛干却只称它“大牯子”。

也难怪它的诨名会这么恶暴！瞧它那双鸽蛋大的眼珠，老狠狠地盯着人。它那腰身，那肚子，简直比我们格瓦山脚那株千年树王的主干还粗。那四只脚，分明就是四根柱子。它的两只角要是长在鼻梁上，活脱脱就是头双角犀。它好斗成性，见到别的牯子，头一低，就囊囊囊奔过去。我们这座山上，没有哪寨的牛能抵上它三回合。一天傍晚，好大一只豹子进寨来拖猪。它一见，不声不响冲上去，甩头就是一角。那豹子只好放下小猪，呲着牙呜呜叫着反扑过来。禁不住“牯子山官”左一角、右一角，豹子腿上流着血，灰溜溜地逃跑了。

“牯子山官”还有个坏脾气：爱吃嫩谷苗。不论谷地的防牛沟挖得多深多宽，树栅子扎得多高多厚，它一飞身就跃了过去。撵它它不理，用弹弓打它它不怕，自得其乐地只顾吃。这山上的旱谷地几乎块块它都窜进去过。守地人恨极了，动了长刀。它尾巴断了一截，屁股上、后腿上常添加左一条右一条的刀口子。据说它本来是国境线那边一个山官家的护群牯牛，就是因为吃嫩苗儿上了瘾，外国山民又不敢砍它，没法了，只得付了两头牛的钱从山官那里买下，转手远远地卖到我们这边来。

3年了，为“牯子山官”不知赔了多少青苗钱！阿爹着着实心，说：“干脆卖了它！”

它恶是恶，可偏偏是爷爷和玛干的宝贝。说起来它也不是毫无长处：犁田耙田，它又老实又卖力。爷爷常夸它抵得上一台拖拉机。玛干却说：“拖拉机开得上这样陡的山坡？进得了这样窄的梯田？拖拉机能斗架引得我们这样喜欢？”它对玛干和爷爷也特别亲呢。哪一次斗架受伤，哪一次被人家砍了，都是爷爷和玛干去采了草药，细心给它敷治。这样的时侯，它总是把脸挨着玛干的胳膊轻轻柔柔地擦。爷爷和玛干呢，在收获季节里，宁愿违反景颇人新米饭先给狗吃的古规，捏了新米饭团，先喂“牯子山官”。爷爷和玛干怎舍得卖掉它？

玛干说：“阿爹，不能卖。卖给别人，它照样要吃人家的青苗。我们不是害了买主？”

阿爹皱着眉想了想，一咬牙：“那就宰了！”

爷爷翘起了胡子：“你敢！卖了甘蔗，日子才松动些，你就大手大脚！宰？好阔气！”

“那，玛干天天去放牛，省得它再惹祸。”

“我去放。”爷爷瞪了阿爹一眼。

玛干急忙接口：“我一放学就去接替爷爷。”

幸而没把它宰掉。它救了玛干一命。

一个星期天，玛干牵着它到格努坪子去放牧，顺手带了本《水浒传》到了草坡，玛干坐下来，读得入迷，竟忘了看住“牯子山官”。当发现它不在旁边时，太阳已经当顶！玛干急得心乱跳，抄起弹弓，就往它爱去的地方找。山梁子那些谷地边、阳坡、篱子里，哪处没跑到？直到黄昏时候，才在帮篾岩子边拉住了它的鼻绳。玛干真恨不得也砍它几刀！

正要往回走，一阵冷风过处，齐腰高的茅草丛里，窜出一只老虎！它紧跑几步，突然腾身而起，向玛干扑来。玛干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往旁边跑。大牯子瞪圆了眼，一低头，向老虎冲去。老虎刚落地，一扭身闪开，扑向大牯子。牯子顺势一角，挑中了它。老虎咕噜噜翻了个滚，痛得“噢”的一声大叫。没等它站定，大牯子又冲上去。老虎避让不及，后面又是岩子，竟被顶得贴在岩子上。

玛干一身都软了，冷汗仍从腋窝直往下流。老虎狠命地挣，刨得草根泥土乱飞；大牯子前脚跪着，后腿绷得笔直，头紧紧顶着老虎肋部，一动不动。玛干想了想，忙往山上跑。

到了家，天都黑定了。玛干喘着粗气跑上竹楼，叫道：“爷爷，阿爹，快，老虎！”

阿爹倏地跳起，顺手摘下壁上挂着的铜炮枪，眼睛瞪得溜溜圆：“在哪里？”

爷爷也摘下他那支铜炮枪，抄起弹药包。

“在帮篾岩子。大牯子顶住了它。”

阿爹绷紧的脸渐渐放松，挂上枪：“老虎咬死它更好！”爷爷看看天色，也坐下了。

玛干急得要哭：“快去救救它！”

爷爷摇摇头：“去不得，天都黑了，没法瞄准开枪。野物多，万一再遇上一只老虎怎么办。”

第二天天刚亮，爷爷和阿爹拎着铜炮枪，玛干提着长刀，到了帮篾岩子边。“牯子山官”仍顶着老虎，但口边全是白沫，后腿把草地蹬起了两个深坑。见到玛干他们，眼睛眨了眨。

老虎呢，尾巴还在甩，但已经有气无力。

玛干心急意乱地问：“爷爷，还救得活不？”

爷爷道：“还能救，它两个都没法动。打死一个，才救得下另一个。”他扳开机头，举平了枪。玛干忙按住爷爷的手，要过枪来：“爷爷，这一枪，我开！”

枪响了。大牯子腹部穿了个洞，鲜血汩汩流出。它倒下去，痛苦而又不解地盯着玛干。玛干丢下枪，扑在大牯子身上，号啕痛哭起来。爷爷，像是变成了一尊石像。

小朋友，请想想，玛干为什么不打老虎，却向他心爱的“牯子山官”开了枪？



## “鬼剃头”

李绍铭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的老师跟着我的父亲，从镇里出发，爬上陡坡，向高耸入云的雷打树村前进。父亲赶着毛驴，毛驴驮着老师的行李。他们谁也不说话，只有毛驴坚硬的小蹄子敲打着崎岖的石头路面。

老师是镇里人，从来没有到过插在天空里的雷打树村。镇里的人们，大多没有到过我们村子，他们只是站在镇里的街面上，抬起脑袋，把下巴和脖子拉扯成一百八十度，举起手，指着山顶的云雾说：喏，那就是雷打树。

有人说：偶尔到雷打树村去一趟是很好的，那里紧紧地挨着天空，紧靠着太阳，天空比山下的蓝，太阳和月亮比镇里的大，连续做几次深呼吸，就可以把你的肺和血液都清洗干净。但谁也不愿意在那儿呆上3天。因为那儿一年四季都在打雷，特别是夏季最厉害，一片亮光、一声炸响过后，你都可以在被雷打过的树身上，找到一块“雷楔子”，有手掌那么宽大，形状像一把斧头。一下雨山洪就会顺着大路冲下去，越冲越凶猛，把通向镇里的路都冲成了一条大槽子。槽子两边高不可攀，槽子里石块遍布，牲畜经常遭殃，有时还会害人。所以每年，我父亲都要赶着我家的毛驴，下山接一个新老师来，但是，每一位老师都呆不满一年，每一个学期都呆不满两个月，他们总是找各种借口跑下山去。那年8月份，破天荒第一次有老师自告奋勇，要到雷打树干上三五年，他是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出来的小伙子。还没等我父亲赶上毛驴去接，他便自个儿顺着山路上来，爬到山腰遇上了暴雨，被洪水冲走了。从此更没有人来雷打树村小学了。别的学校要放寒假了，我们却连暑假都没有结束。9月份过去了，10月份过去了，11月份又过去了20天，还没有老师站在球场上，吹响铁哨子。教室的土墙上长出的草，都已经黄了，枯了。教室门前自生自灭的青苔都已变成了冬天的灰尘。

终于盼来了老师。头天晚上，父亲对我说：就看明天接的这一个了，你不能老是读一年级。真的，我从6岁开始进学校，今年满9岁了，还是一年级。父亲说：这叫“一年级万岁”。

你知道，我不想要“一年级万岁”。

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父亲就赶着毛驴摸黑下山了。接到老师后，他们中午从镇里出发，走了六七个小时，黄昏才到家。安放好行李，父亲按惯例把老师请到我家吃晚饭，母亲不仅煮了腊肉，还杀了鸡，准备得很丰盛。父亲指着我说，对老师说：“他已读了3年一年级了，李老师，以后就靠你了。”

老师“嗯”了一声后，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就再也没有说话了。他好像在想家，边吃着鸡肉边想着心事。

老师回学校以后，父亲用无奈的口气说：“可能又是一个来看风景的。”母亲说，他像个刚离家的孩子，不像一个老师。

第二天清早，我们的暑假，一直拖到这个寒冷的冬天清晨结束了。昨天，我家的小毛驴，还给我们驮来了新课本。

老师很瘦，穿着大衣，披着围巾，脸色很白，戴着两块有酒瓶底厚的玻璃眼镜；课堂上他昂着头，垂着眼帘，声音忽高忽低，课本在他手里轻轻抖动，腿也在轻轻发抖。后来他才告诉我，那是他的第一堂课，很紧张。

一个月过去了，有点奇怪，这个老师怎么还一次都没有离开学校。除了上课，他几乎一天不说一句话，整天闷在学校里。自己煮饭吃，天黑了就睡，

好像越来越瘦了。我们有一条规矩，每天值日生负责从家里带菜来，放到老师的伙房里，即使有人忘了带，他也不说什么。给老师送菜，是我父亲定的，他是村长嘛。

放寒假了，老师才第一次下山，又是雷打树村的村长送他下山。寒假结束，村长赶着毛驴居然把李老师接来了，还驮了几张地图来贴在教室墙上，另外还有一些标语和画页，把教室打扮得漂漂亮亮，连村里的老人都会时不时转到学校里来，东瞧瞧西看看，咧着嘴笑。看着这一切，老师仍然不随便说句话，永远是一副想妈妈的样子。我们都有点怕他。他好像不喜欢我们。

雷电无休无止地击打学校球场边上的水冬瓜树，这棵老树满是“雷楔子”。我们离雷公太近了，它一阴下脸就拿我们的树发脾气。它每发一次脾气，我们的老师就像矮了一截。但他并不往山下跑。他始终住在学校里。

奇怪的是，有一天，在课堂上他把我叫起来，让我带同学们读书，我完成了任务。于是他就教我查字典，准备下一篇课文，不懂的地方问他，第二天上课由我领读。几天以后，老师干脆不下楼来，叫我带同学们读课文。为了不出丑，我得花很多时间去准备新课文，我的自学能力大大提高了，连我父亲都感到吃惊，他经常会翻开一篇新课文让我读，我读完以后他就惊奇地问：老师教过了吗？我自豪地告诉他，我是“二先生”，老师是“大先生”。

这样一来，我成了真正的“老师”了。哨子总是在楼上按时吹响，遇到我出差错的地方，他就在楼上大声纠正，如果谁捣蛋，他就在楼上点谁的名。我们看不见他，但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他肯定从楼板缝里监视着我们。

这样一来，我们更加怕他了。

我们天天上课，却3天见不到老师一面。

一天下午，按理下课时间还不到，老师在楼上命令我们立即解散，马上回家，说天又要打雷了，已经刮起了大风。

别人都走了，我因为得准备第二天的课文，所以在教室里等着老师下楼。他刚刚出现在楼梯口，一阵大风刮来，把他的绿军帽吹落了（平时他并不戴帽子呀），差点让我惊叫起来。只见老师的头发一片一片地掉了，裸露着惨白的头皮。我全身一阵发麻，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头发。他弯腰拾帽子的时候，才发现了我。他的脸红了一下，说：“你怎么没走？”他见我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就悄悄对我说：“你回去问问你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千万别告诉别的人。”

我飞一般奔跑回家里找到了父亲。

父亲平淡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是‘鬼剃头’。”于是父亲把老师请到我家来住了。

老师搬到我家以后，开始参加我们的活动，比如挖土豆，割青稞，挑肥，开始是星期天，后来是每天放学后都去参加劳动，晚上听别人讲笑话，备课，批改作业。我领读课文的机会大大减少了，而且，我们朗读时他再也不躲到楼上了。我们学校有14个学生，全是一年级，年龄从6岁到12岁不等，分别属于12户人家的孩子。老师就每周帮助6个同学的家里干活，休息一天，两周轮完一次。

自从离开学校那种单个人的生活以后，老师的头上又长出了细黑的毛发，而且长得比以前细密旺盛。他好像脱胎换骨了一样，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得可亲了，变得爱开玩笑了，甚至整天和大伙在一起干活、打球、跳绳。

他把我们从一年级直教到五年级，并且每年都招收新生，五个年级都在一个教室上课。有一天，他把我叫到跟前，用他已变得老茧密布的手掌罩在我的头顶上，说：我们得想办法攒点钱，盖一栋教室。于是我们在他的带领下，背着竹篮进山里捡核桃、摘茶籽、炼芳香油、种玉米，卖给村里和镇里。5年后，我们的钱已经足够盖一间瓦房了。于是村里的人出劳力，硬把我们的新学校盖起来了。父亲对我说，新学校的柱子是拿李老师的脊梁骨做的，老师终于把雷打树小学支撑起来了。父亲说：“想不到，那年冬天，我接来了真正的雷打树的老师。”

新学校盖起来的时候，老师24岁，但已经像一个30岁的人了，密密的头发偶尔会夹杂着几根灰发，好像是粉笔灰染上没洗去一样。但“鬼”再也没剃过他的头了。他的脸黑了些。当我考上初中，成为雷打树村第一个中学生的时侯，他把“鬼剃头”的秘密告诉了我。他说，其实并没有什么“鬼剃头”。那年，老师没有考上大学，恰恰遇上好朋友从师范学校毕业，分到雷打树村小学任教，中途被洪水卷走了。老师落第不说，又失去了好朋友，心里非常难过。这时，镇里管教育的领导对他说，如果他在雷打树小学呆上3年，就给他转为正式教师。他苦于没有工作，就答应了。他还曾立志，要在雷打树干一番事业。但环境实在让他受不了，他整天闷闷不乐，加上雷打树的一阵阵惊吓，终于患上了精神忧郁症，导致神经衰弱；夜里，耳边总响着奇怪的声音，像是山在嗡嗡地哼，越哼越厉害，甚至像火车汽笛似的叫。然后就发现头发脱落，真是又急又怕。后来经医生指点，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没有鬼给村里人剃头呢？因为他们热爱他们的家乡，心情愉快就没有“鬼”敢给他们剃头了。他说，是村里人，特别是我父亲，帮他避开了“鬼剃头”的烦恼。

现在，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了，要回雷打树小学向我的老师——雷打树小学的校长报到，学校已经有了三个老师。

## 老师“下海”

昆明师专附中 郝嘉佳

荷花村育人小学，有个老师年龄40出头。近几年眼看学生们一个个都跟着大人做生意去了，辍学的一天天增多，几个班合成一个班，于是，他灵机一动，“下海”干起了一家土杂店。

开张这天，刘老师一不张灯结彩，二不燃放鞭炮，只宣布了一条规矩：凡来本店购买土杂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可参加知识竞赛，得胜者按所购数量多少，加倍奖赏。

这可是稀罕事儿，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抢”起土杂来，眼看各种土杂都被买得差不多时，刘老师往店门口一站，拉开嗓子宣布：知识竞赛正式开始！

顿时，店门口鸦雀无声，只见刘老师双手抖出一副对联说：“只要谁能一口气把它念完就算赢！”

人们叽叽喳喳念开了。可念了一半就卡了壳，原来那对联上写着：“一案板面擀半案板面半案板面擀一案板面”两句绕口令，可难死了大家，有的连“擀”字都不识，老头子、老太太撇撇嘴，无法念，大姑娘小媳妇羞答答不敢上，几个大小伙子硬着头皮跳上台阶在众目睽睽之下败下阵来。

人们眼看有奖拿不到，于是纷纷走了。

刘老师见有人走，急忙用手一拦说：“大家别走，如果这次不对大伙的口味儿，我可以再出别的嘛！”

话音刚落，刚才败下阵来的一位小伙又上台阶，人们一看又有人应战，又来了劲，纷纷停步。

那小伙说话了：“咱是弄秤杆子的，文的不行，什么加减乘除来得快极了，你敢出点算术之类的吗？”

“好，好，我就出一道算术题。”刘老师一口气念出来，“六加三减九乘零是多少？给你一分钟。开始！”小伙子一阵心算就叫起来：“等于零嘛！”

刘老师微微一笑说：“谁还有别的答案？”大伙一听呆住了，你望我，我望你，不知怎么回答。

忽然一个尖尖的声音：“等于九！”刘老师一听笑了，哦！人群中站着个10来岁的小男孩。

“晓斌，是你！”刘老师惊喜地喊出来——原来刚才退出的一个中年汉子搬来了救兵。

晓斌又一口气念完了那两句对联，声音朗朗，口齿清楚，在众人的一片赞叹声中，刘老师给晓斌发了奖。

从此，刘老师门前的娃娃一天天多起来。竞赛内容不断更新：从农业知识到猜字谜，从猜字谜到背古诗……难度越来越大，使娃娃们觉得非上学不可，纷纷缠着家长让他们复学；大人见刘老师搞竞赛，没费劲就把土杂店办得红红火火，也觉得知识重要，又纷纷把子女送进学校。

眼看学生又一天天多起来，刘老师关了店铺依然回学校教书去了。

## 阿爸的下酒菜

刘绮

偏罗看见阿爸背着竹弩向村寨外走去，心里很奇怪，已经是各家准备饭时候了，阿爸这是要到哪里去呢？

偏罗 11 岁了，高高的额头，微卷的头发，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还总透着笑意。在学校，他常会拾到同学丢失的分币、扣子、铅笔什么的。在家里，阿妈缝衣针掉在地上，他也能找到。难怪大家都叫他“尖眼睛”。“尖眼睛”偏罗，紧跟在阿爸的身后。这里的树木长得茂密，鸟儿欢叫着飞来飞去。偏罗平时最喜欢看电视里“动物世界”的节目，也懂得保护生态平衡的意义。

这里的鸟儿，都是应当爱护的。

忽然阿爸紧走了几步，举起了竹弩，前方出现了一只白鹇，黑白相间的羽毛漂亮极了。偏罗明白了。现在要赶到阿爸跟前，已经来不及了，他灵机一动，大喊一声：“阿爸！”阿爸受了惊动，射出的弩偏离了目标，白鹇鸟飞走了。阿爸回身见到儿子，立即沉着脸，好像孕育着一场暴风雨。阿爸曾是慑尼人中有名的猎手，从来是箭不虚发。眼看到手的下酒菜被儿子惊飞了，他怎么不生气？“你来干什么？”话语严厉得像扔出一块石头。

“阿爸。”偏罗眯缝着细长的眼睛，透着一股笑意。

“你难道不知道，岩朋叔叔要来我们家做客？”阿爸的话语仍像石头。偏罗当然知道，岩朋大叔是阿爸的救命恩人！那一年阿爸下山赶街，得了“绞肠病”，痛得在地上打滚。岩朋大叔是医院的外科医生，立即为他做了切除盲肠手术。

“阿妈叫你回家呢！”

阿爸扫兴地看了看逐渐阴暗下来的树林，快快跟着儿子往回走。电灯把家里照得通明透亮，火塘闪着温馨的红光，竹蔑桌上很显眼地摆着鲜美的汤、牛肉干巴、凉拌蔬菜、鸡蛋炒木耳，贴着讲究商标的瓶酒代替了过去用瓦罐从供销社打来的包谷酒。满桌的山珍，散发出山野特有的清香。阿爸脸上阴转晴，他用大手抚摸着儿子微卷的头发。今晚的家宴，招待自己的老朋友也是像模像样的了。

## 白 鸽

昆明第八中学初二（4）班 尚娟娟

只要一看到真真长睫毛下忽闪忽闪的那双大眼睛，就知道她是一个聪明而漂亮的女孩。可她却终年坐在轮椅里，很少有机会走出狭小的空间，也从来没有和那些健康的小伙伴们玩耍过。她只能透过窗口去领略生活中的欢乐。

真真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春天，她醉心地关注长出新枝嫩芽的小树，倾听小鸟的歌声；夏天，她看着男孩女孩们在清澈的湖水里尽情地嬉戏，听他们不时爆发出叽叽喳喳的欢叫声；秋天，她看见大地一片金黄，听见了人们的歌声、笑声，似乎世界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冬天，她看见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健康的小伙伴们又在银装素裹的世界堆雪人、打雪仗……看着，听着这一切，真真眼湿了，她悄悄低下头，晶莹的泪珠情不自禁地从脸颊滚落下来。树上的鸟儿还在欢叫，小伙伴们天真的欢笑仍然从远处不时传来，真真摇着头：“不，不，我不愿听，我不愿看。”说着，她哭了……

一天，一只雪白的鸽子从远处扑扑地飞来，落到真真窗前，它用那乌黑仿佛又带乞求的眼睛看着真真。真真兴奋极了，差点儿从轮椅上摔下来。她急忙找来饼干、面包，小心翼翼地放在鸽子脚旁，又轻轻地缩回手。望着鸽子大胆而又津津有味地吃着，她欢悦地笑了。鸽子大概太饿了，吃了不少食物，恢复了精力，它嘴里“咕、咕”的叫声是向真真表示感激。

让真真想不到的是鸽子不愿走，它仿佛了解真真的处境，愿意陪伴她。而在鸽子陪伴真真的日子里，真真不仅喂它食物、喝水，还常常和它说话，唱歌给它听。真真变了，每天都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和优美的歌声。

一天夜里，真真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像她一样在轮椅上的小女孩寻找下到自己的鸽子，在伤心地哭着。真真安慰那小女孩说她知道鸽子在哪里，她保证让鸽子飞回那女孩的身边。

第二天醒来，真真给鸽子喂完食物后问它：“小白鸽，你的主人是不是一个像我一样坐在轮椅里的小女孩？”白鸽像听懂似的“咕、咕”点了点头。“我想让你回到她身边去，好吗？”真真问。鸽子跳到真真手臂上，看了真真一会儿，最后又像听懂似的“咕咕”点点头。旋即扑扑地飞向窗口。

窗外，天空是那样的蓝。白鸽在屋子上空盘旋着。真真噙住泪花，目送白鸽向远方飞去。

## 走出阴影

昆明十中高九七二班 张秋荻

他在5班，谁都知道那是全年级最糟糕的班。无论哪方面，运动会也好，歌咏比赛也好，反正学校的比赛，最好的成绩就是第4名（一共就5个班）。特别是考试成绩，进校至今，大考小考大概不会下几十次吧，5班总是在倒数一、二名之间晃荡。他的成绩在本班是数一数二的，但拿到其他班一比，就未免有点太那个了……

马上就要期末考了，这又让他想起了上学期期末考试结束的那一次。那次他考了班的第一名，按惯例，校长要在结业典礼上，对各班的前3名进行表彰。就在那天早上，开大会的时候，他原本是充满期待的，期待校长在广播中点到自己的名字，然后风光地走上领奖台。终于，校长点到了他的名字，他正准备走上领奖台，身后传来了3班几个女生的一段对话：“他是谁？”“5班的第一名。”“多少分？”“好像五百六十几吧！”“多少？五百几？我们班的第一名六百多呢！才五百几就当第一名，差远了。”“他们班本来就不好，能考上500，已经很不错了……”听到这些，他的火不打一处来，他记不得是怎样走上领奖台的，记不得校长说了些什么，也记不得怎样拿的奖状，他唯一刻骨铭心的就是那几个女生的对话，还有互相握手时，一班的那个第一名脸上的神情和他的动作——居高临下的、面带微笑的、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手，好像是施舍似的，极不情愿、充满轻蔑的眼光，他将永远记住一个弱者所受到的屈辱，永远。

于是，这学期以来，他憋足了劲儿，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咬着牙忍受了别人所不能忍受的。只为了洗清那段话，那个神情带来的耻辱——他认为是耻辱。他发誓要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们。表面上，他还是跟从前一样，可每当与其他班的人，特别是一班那个第一名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的心跳速度总要加快几倍，他虽然尽量使自己看起来自然些，可心里那说不出的滋味还是让他挺别扭的。

快要期末考了，他既期待而又害怕它的到来，因为虽然他已经准备得简直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了，所有要考的可能性超过百分之零点一的题目，他都弄得滚瓜烂熟了，但心却是一直悬着的，因为他的目的是沉重的——报复毕竟是沉重的，所以他的心里并不好受，他心中有一片阴影，挥之不去的阴影。

期末考并没有因为他的期待而提前，也没有因为他的恐惧而推后，它如期而至。所有卷子上的题他都做的得心应手，应付自如。成绩公布后，他大爆年级冷门——谁都无法想象年级第一居然会出在5班，他离满分只差四十分，一班还是去年那家伙得第一，这回却差了他三十多分。

“仇”是报了。5班的同学把他当作英雄，他使5班在年级上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谁也不敢再看不起5班了，毕竟5班出了个年级第一，5班的人扬了眉，吐了气。班主任的言行之间，无一不透露着对他的感激。按理说，他应该很开心，可他心里却总觉得差点儿什么，不大踏实。怪了。

又是结业典礼了，这次他可是昂首挺胸地走上去的——年级第1，当然光荣，在互相握手的时候，他也尽量摆出去年他的对手的那种神情——微微地笑着，抬高了眼睛，也是极其轻蔑的、居高临下的、非常不情愿的（虽然这一刻他是期待了一学期的）轻轻碰了一下那只手，可他心里却还是晦涩涩的，甚至有点儿泛酸，不大舒服。

下来后他想，也许根本不理那家伙的那只手会好些。唉！怎么就是没有那家伙去年的那股子做劲儿！

怪了，他并没有胜利者的那种欢欣和愉悦，反而有种快虚脱的感觉。因为他心里有片沉甸甸的阴影，背负着这阴影走过这一切，当然是沉重的。

他想：必须抛开这片阴影，不在意这一切，以一种新的姿态去面对，这样就会轻松许多吧。



## 最后的月魂兰

康复昆

淡淡的月光从茅草屋顶的缝隙中洒进来，照在傣族小姑娘娜花的身上。娜花伏在木桌上睡着了。在她身旁放着好几张她刚画好的画，这些画画的都是一丛兰草，草叶细细长长的，好像要从画纸上伸出去。当月光映照在画纸上的时候，这些月魂兰忽然显得异样的生动，一片片草叶好像要活起来似的。

娜花睡得很熟很甜。在睡梦中，她又和奶奶一起来到了那个幽谷里。是晚上，幽谷里一丛丛月魂兰散发着沁人的馨香，染着松脂香味的月光照在月魂兰细细的叶片上，月魂兰便在月光中舞蹈起来，好像一群美丽的仙女。奶奶笑了，娜花也笑了……

一阵阵喧闹喊叫声打破了山寨黎明前的寂静，娜花被吵醒了，她听见了寨子里响起脚步声、骡马的嘶鸣声和斧头互相撞击的叮当声，有人用小喇叭高声催促着：“快点走！快点走！”……娜花的心痛苦地跳着。近些天来，一批又一批的山外人涌进山寨，涌进高黎贡山，有的来砍红豆杉，有的来采挖松茸、兰草。一夜之间山里的什么东西都变成宝了。高黎贡山千年的古杉被砍倒，翠绿的山峦留下一道道伤痕。一些商人住进寨子坐地收购，晚上就喝酒打牌，静谧古朴的傣族山寨被搅得乱糟糟的。

娜花气恼地往地上啐了一口，揉揉眼睛站起身来，走下木楼开始了一天的劳动：把几只瘦瘦的山羊放出羊圈，将圈里的羊粪打扫干净，垫上土，然后点着火烧水，一会儿铁锅里的水便噗噜噗噜地响起来，娜花又拿起山竹扫帚扫院子。

“毕约大哥在家吗？毕约大哥在家吗？”院门外响起了一个公鸭嗓子的声音。一颗山核桃般又干又瘦的脑袋伸进柴门，手里的两瓶酒、一包东西举得高高的。

“不在！出去了！”娜花扬起竹扫帚将尘土往柴门外扫。她讨厌这个干瘦的外地商人，他几乎天天都要来找爸爸，纠缠着要想搬到木楼里住。

“小姑娘，开门让我进来，我找你爹呀！”来人还是举着手里的东西要想往柴门里挤。

“告诉你，我阿爹不在！”娜花不由得提高了声音讲话。这声音让木楼上的爸爸听见了，他咳了一声，抱着烟筒走下楼梯，训斥娜花：“娜花，咋个兴这样对客人讲话！还不赶紧拉门让伯伯进来！”娜花气恼地拉开柴门，故意将门撞得山响。她扭头走进柴房扯干草喂山羊，心里忿忿地想：“政府咋不来管管这些破坏森林的人？”她曾经悄悄地给县长写过一封信，希望县长来管一管，也许是山寨离县城太远了……

“娜花，赶紧上楼来！”娜花正想着，爸爸的叫声又响起来了。

“喊哪样？喂羊呢！”娜花不耐烦地答道。

“喂哪样羊？等下撵上山去啃草皮就得了，赶紧上来！”

娜花无奈地走上木楼，只见爸爸扬着她画的月魂兰，问她：“娜花，这画是你画的吗？”

“是的，咋啦？”她昂起头。

“画上这种兰草你见过？”

“没见过咋画得出来？阿爸，你喊我就为这事？”娜花扭头想走。可是

那个干瘦的商人走过来拦住她的路，脸上笑得像要淌下蜜来：“是呀是呀，我就说娜花小妹妹画得出这么好看的画来，肯定是见过这种月魂兰的了！娜花小妹妹，带伯伯去挖几株吧，伯伯给你三百块钱！够你交学费了，还可以买好多书，买新衣裳穿！”他说着便摸出了3张百元大钞，举在手里。

娜花望着这三百元钞票，犹豫了一下。她不想穿新衣裳，但是想上学，想买好多好多书，这学期的学费书费还是勉强凑齐了的，下学期能不能交上还难说，要是有了这三百块钱，那就……可是，一会儿她又想到了那一丛丛高黎贡山上唯一的月魂兰，它们是那么美丽可爱，在兰草丛里埋葬着爱兰花的奶奶，难道要用它们去换钱？不！娜花咬咬牙，不吭气。

爸爸看见了钱，激动得眼睛亮亮的，他走上前来，一把将三百元钞票抓在手里，攥得紧紧的：“娜花，死丫头，你快点说，画上的兰草长在哪点？”

娜花有些气愤，直统统地问爸爸：“阿爸，难道你连奶奶坟上的兰草也要卖钱？”不想这一问问漏了嘴，爸爸愣了一下，忽然高兴地说：“娜花，你说这种兰草在奶奶坟上？在溜索对面那个山箐里？好啦好啦，娜花，你下去吧！”

娜花头垂得低低地走下木楼，她在心里大骂着自己，现在她更想保住那一小片无人知晓的月魂兰了。她匆匆地又将山羊赶进圈去，便拔腿向奶奶坟地走去。她还没有想出保护月魂兰的办法，只想在爸爸他们之前赶快赶到月魂兰旁边。她沿着崎岖山路，钻过一片片高大繁茂的原始森林，太阳当顶的时候终于走到了陡峭的悬崖上。两边的悬崖对峙着，刀削斧劈般直立着，悬崖之间挂着古老的藤条溜索，娜花将两只脚伸进了溜索上的藤圈里，双手抱紧溜索，身体便离开了悬崖。湍急的小黑江在溜索下哗哗吼叫，震得人心里发冷，溜索在身下吱吱地叫着，娜花身体悬在溜索上，想：唉，溜索老了，老得和奶奶一样了……

娜花终于滑到了悬崖的这边，走到了这片长着一丛丛月魂兰的幽谷里。月魂兰静静地开放着，山谷里弥漫着醉人的幽香。兰花丛里一个浅浅的坟，奶奶就躺在这里。奶奶活着的时候，带着娜花来过这里。奶奶对娜花说，这片月魂兰是天下难找的珍品，一定要保住它们！奶奶要娜花守住这个秘密，连爸爸也不要告诉；奶奶说，你阿爸不爱兰花……

娜花站在兰草丛里，正想着，忽然看见对面悬崖上出现了人影，仔细一看，是爸爸领着瘦商人来了，她忙跑到崖边，朝对面喊：“阿爸，莫过来，溜索要断了！”

“溜索要断？莫要吓人！”阿爸说着就要上溜索。就在这时，不知什么原因，古老的溜索果真“嘣”的一声从中间断了，藤条飘飘地在山风中飞舞，藤圈也掉进了汹汹的江水里。

“娜花！娜花！你怎么过来呀？你怎么回家呀！”爸爸的声音变了调，他猛然间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娜花一会儿就隐没在幽谷里了。

两天以后，县教育局听到了小学生娜花失踪的消息。局里年轻的工作人员小孙和县少工委的小李星夜赶往山寨，在山寨人的帮助下，他俩划着一只小橡皮艇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渡过了湍急的小黑江，来到幽谷里。可是不见娜花，也不见那一丛丛月魂兰。他们发誓要找到娜花，可是走遍四周山峦密林，却没有见到娜花的身影。晚上，疲累已极的他俩坐在一块山石上休息，忽然看见远远的山林里荧光一片，仿佛有一片美丽的兰花在月光里开放，一个美丽少女正对着兰花歌唱。他俩兴奋极了，立刻向那山林奔去，可是到了

那里却什么也不见，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虚幻的梦境……

两天以后，疲惫不堪的小孙和小李又回到了山寨，他俩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要了一张娜花画的画走了。山寨里的人找遍了附近的深山密林，也没有找到娜花。可是，高黎贡山山里山外大大小小的市集上，确也没有见谁出卖过月魂兰。

## 妈妈不知心里事

张云舫

姐姐出嫁了。

忙乱了三天，没睡个囫囵觉，一觉醒来，天已麻麻亮。我一骨碌爬起来，背起书包刚要出门，被妈妈叫住。

“要迟到了。”我打开门便往外走。

妈妈追了出来，拦住我说：“不要上学了。”

“旷了三天课，再不去，学习该跟不上了。”我嚷着。

“你爸爸说，你姐姐出嫁，家里没个帮手，不让你继续上学了。”

“不，我要读书。”我拔脚便走。

妈妈边追边喊着：“梁凤，回来。”我佯装没听见，越走越快。赶到学校，已经上课。我推开教室门，忐忑不安地望着老师。老师见我满头大汗，便问：“梁凤，病了？”

“我姐姐出嫁，在家帮忙。”我低下头说。

“姐姐出嫁，哥哥娶媳妇，走亲串戚，耕田种地，”老师叹了口气，“到底什么时候能安下心来学习。”说着，老师示意我到座位上，继续讲课。

我却静不下心来听老师讲课。

中午，同学们围着吃午饭，我这才发觉我的饭没带来。“梁凤，怎么不吃饭？”

老师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关切地问。“我不想吃。”我搪塞着。

老师盯着我的脸，说：“你到办公室来。”

老师叫我坐下，便端了碗饭给我，说：“吃罢，吃了再说。”我鼻子一酸，眼泪吧嗒吧嗒掉了下来，索性放下碗筷，伏在桌上哭了。

等我哭够了，老师才说：“我知道你有心事。”

我把父母要我停学的事告诉他，央求说：“老师，我还想读书，请你帮我说说。”

老师说：“你家又不是供不起你上学。星期天我找你父母说去。”

心里的乱麻被解开了。下午，我静下心来听老师讲课。突然，有个身影在教室窗口闪了一下，我看出是爸爸。下课了，不见爸爸，我到办公室对老师说：

“我爸爸来了。”老师脸色铁青，沉默半晌才说：“我们谈过了。”

回到家里，天已擦黑。我问爸爸：“你上我们学校去啦？”“纸上谈兵。”

爸爸没好气地说，“一个教书匠，除了大道理，还能讲什么。”

“我上学的事……”

爸爸打断我的话说：“我帮你把学退了。”

“不！我还要上学。”我大声嚷着。

“要上学，自己挣钱去上。”哥哥叫了起来。

“捞豆腐、做家务、干农活，我虽然上学，家里的事也没少干。”

“像你这么大的姑娘，有几个还在上学？”哥哥一个劲地叫吼着，“一点也不懂事。”

“你懂事！”我冷冷一笑，“卖点豆腐，自以为挣了点钱，家里的事却漠不关心……”

想不到哥哥眼睛一红，打了我一巴掌。

我捂着被打得火辣辣的脸，冲进房里，蒙住被子哭了起来。

邻居李大爹和李大妈都过来了。听说为我上学的事，李大爹笑着说：“一个

丫头，读些书又不当饭吃。”

爸爸说：“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还不是手拿锄头把？莫非大学毕业就能把机械化、电气化化到我们山区。”

“是呀，”李大妈接口说，“我们祖祖辈辈没个识字的，照样耨田种地，生儿育女。”

我越听心里越气。在我们山村，女孩子读书这么难。像姐姐，看着人家的娃娃背着书包去上学，便到学校报了名，爸爸却不允许。老师费了多少口舌，也无济于事，只好叹气走了。我能上学，全靠姐姐。那时我已经8岁，成天放牛、放马、打猪草，姐姐尝尽不识字的苦楚，说服了爸爸。她兜揽了里里外外一切家务，让我安心去上学。

我决定去找姐姐求助。

姐夫很同情我，说：“跟爸爸说说，让她好歹读到小学毕业。”

姐姐摇了摇头，说：“爸爸的犟脾气，八头牯牛也拉不回头。”

我知道，作为已经出嫁的姐姐来说，除了同情我外，也无能为力。

离开姐姐，我无精打采地走着，仿佛失落了什么。

忽然，听见有人叫我，她见我纳闷地盯着她，便嫣然一笑：“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晋仙。”

“晋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记得刚入学那天，老师把晋仙领来和我同桌。她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土布衣服，脚上套一双绿色解放鞋，头上扎着一对小羊角辫，显得忸怩和胆怯。读到三年级，她突然停学，听说到城里当小保姆去了。

两年没见面，如今她浓妆艳抹，衣着华丽，那两只羊角辫，烫得像一蓬卷曲的马尾，脚上穿着一双白亮的高跟皮鞋。“你打扮得这么漂亮，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是吗？”她得意地说，“和城里那些姑娘相比，始终不及她们。”

“在我们山村，你算得是仙女了。”

听了我的夸奖，她洋洋得意。她已辞去小保姆，到一家公司的经理办公室当了勤杂员。

接着，她滔滔不绝地讲着城里的奇闻怪事。

我哪有心思听她高谈阔论，沉闷地跟她走着。她仿佛看出我的神情，便问：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伤心他说：“姐姐刚出嫁，父母就不让我继续上学。”“我当什么事。”

她轻蔑地笑了，“读哪样书？像我，如果读到现在，日子照样过得单调乏味……”

我觉得她的话不是滋味，便加快了脚步。

临到分手，她拉着我说：“梁凤，不要读书了。想到城里工作，你来找我。”

我淡淡一笑，摇了摇头，反身便走。

离开晋仙，我感到欣慰，我回头望了她一眼，见她正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我前面的路，虽然不平坦，但这是我的路。

我想什么时候千百年来世俗偏见才会改变。一路上，我疑惑不解，苦苦思索……

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想念学校、老师和我的同学。

## 雨中的图画

云南艺术学院附中 桂宇

夏小雨和谢辰是班里的一对好伙伴。一天，辰辰旁边调来了新同桌——黄曼。辰辰和黄曼非常处得来，加上她们两家住一条街，她们便形影不离。上课在一块儿，下课在一块儿，就连放学后也在一块儿，小雨看她们谈天说地，心里觉得委屈，总是撅起嘴巴，摆出一副不高兴的模样，可辰辰依然没有觉察到。有一回课间，辰辰和黄曼在小雨的前排打闹，碰了她的桌子，结果字写歪了。辰辰即刻对黄曼小声说：“碰着她的桌子了，别闹了。”可黄曼似乎不在意，继续拉扯她的手。辰辰望望在一旁撅着嘴的小雨，生硬地问：“刚才我把你的字碰歪了，是吗？”“早就碰歪了，只是不想说。”小雨愤愤地边答边擦歪字，辰辰只好拉着黄曼尴尬地走了。这样过了一星期，辰辰和小雨没说一句话。再过了一星期，她们仍没说一句话。

一个星期六下午，小雨背着画夹子到郊野公园写生。望着公园里迷人的景色，心头所有的不愉快都溜得一干二净。她来到清静、优美的湖中小岛，开始了最令她着迷的风景写生。在雪白的纸上画上天蓝、翠绿、水红……不一会画纸上出现了蓝天，长出了树丛，碧湖里还躺着洁白如玉的睡莲。突然空中飘起细雨，她还只顾低着头画呀画，一心想把这幅画尽快完成。当她抬头想再看看天的颜色画得对不对时，她却惊住了。你说怎么着？这天竟是鲜红色的！不可能吧？刚才还是蓝幽幽的，她使劲揉揉眼睛，不对，还是红的。她再仰头一看，是辰辰站在她背后为她撑着雨伞。“辰辰，怎么会是你？怎么下雨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她惊呼着，声音里夹着一份意外的喜悦。辰辰正朝她眯眯笑着。

原来，正巧辰辰也在附近采集标本，下雨了，她撑开小红伞匆匆回家。瞧见远处小岛上有人还在画画，便走过去看个究竟。当她看清是小雨时，小雨肩上已沾满了细小的雨珠子。刚想伸手替她遮雨又缩了回来，心想：“我们已经吵翻了，我帮她，她准会以为我在讨好她，还不是落得个好心不得好报。”又想：“淋湿了要生病啊！不行，还得帮她打伞。”想着想着，辰辰毅然用伞遮住小雨和她的画，而自己的整个背却露在伞外。

她们顶着小红伞走在雨里，小雨摸摸辰辰湿透的背，眼眸里深藏着歉意和不安。她连忙打开画夹，遮住两人的背。她们紧紧地依偎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嘴角上流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她们边走边唱，在雨中倾诉着友情：“我时常漫步在小雨中，在小雨中寻觅，小雨像一首友谊的小诗，常萦绕在我心底……”

辰辰把小雨送回家后，小雨发现自己的画被雨水破坏了，后天就得送画去少年宫参展，怎么办？她决定重新构思一幅。

少年宫开展那天，展览厅中，一大群同学、老师和记者围观着一幅画：两个女孩顶着小红伞，用一个大画夹遮着背，画夹湿了大半，她们并肩在雨中艰难地走着。大家用羡慕的眼光欣赏着，都为画面中两人的友谊所打动。这就是得了优秀作品奖的《雨中》。

颁奖大会上，小雨拉过辰辰的手，把奖品塞在她手里。

两双手紧紧地、长时间地握在一起。从此，小雨、辰辰、黄曼成了三个好朋友。每天总有一个人带三颗水果糖来，一人一颗。

## 手拉手

李永坤

刘凡在电视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手拉手活动主办单位将请 100 名山区贫困地区的孩子到城里来学习参观。活动期间，市区的家庭可自愿认领一个山区孩子到家里，与自家的同龄孩子生活一天。刘凡想，咱们家的亲戚中，做生意的、当官的、工厂里的干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在农村的。他多么渴望有一个乡下的亲戚。于是他把报纸递给在书房里看稿的爸爸。

爸爸没兴趣，一目十行地很快把报纸看完就还给了刘凡。刘凡站着不走，爸爸看出了他的心思，问：“你是不是也想去领一个来？”

刘凡激动地答道：“爸爸，我正想找个乡下的小伙伴！”

“算了！别没事找事做。”爸爸说。

刘凡像泄了气的皮球没精打采地离开了爸爸的书房。妈妈下班回来，从包里抽出一张晚报喊道：“刘凡，你来看！”刘凡见到标题和电视报上的一模一样。他把报纸还给妈妈说：“我早看到了，可爸爸不同意。”

妈妈边向厨房走去边说，别管他，反正我已报名认了一个，跟你同年生的。

刘凡高兴得连蹦带跳，差点把从书房出来的爸爸撞倒。爸爸有些生气，对着妈妈说，你怎么也不回来跟我商量一下就认领了？

妈妈洗着菜头也不回，答道：许多家报名都没认领到，我托了一个团委的熟人才办成，哪有时间和你商量？

爸爸无奈，回到客厅没趣地随手打开电视机。

星期六下午 3 点，少年宫操场上集聚着邀请来的 100 名农村孩子。经过了一周的参观、游览、学习，今天将被自愿来认领的家庭带回家去与自家的同龄孩子生活，过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刘凡家认须到的小伙伴叫田勇，个子稍比刘凡高，皮肤显得有些黑，身体结实。见了面，刘凡不知该说什么，于是递了一瓶矿泉水给田勇。田勇接过水，微笑着很有礼貌他说：“谢谢！”

走出少年宫，妈妈推着车与田勇并肩走着。妈妈问这问那，从田勇父母，问到亲戚及家庭收入。在刘凡听来，这些没完没了的问话与查户口一样。

回到家，爸爸正做晚饭。经妈妈介绍，田勇叫了一声叔叔。爸爸只是“噢、噢”点头应了两声。

晚饭时，一大桌菜，妈妈每样都往田勇碗里送。田勇也并不拘谨，主动帮刘凡的爸爸妈妈盛饭。爸爸妈妈很高兴，两眼不时对着刘凡挤眼睛，刘凡无所谓，很友好地对田勇说：“不用管，让他们自己来。”说完也瞪了爸爸妈妈一眼。

吃完晚饭，爸爸收拾洗碗，妈妈带着刘凡、田勇上街。来到一家百货店，妈妈看上一件外衣，准备给刘凡和田勇一人买一件，田勇说什么也不要，妈妈只好作罢。

刘凡要求看电影，妈妈很乐意，平时难得这么轻松。

第二天清晨，一家人带着田勇到公园去。水果、糕点装了满满的两大袋。

10 点左右，刘凡提出让爸爸妈妈先回家，自己带田勇玩。妈妈觉得这样也好，便于他俩随便交谈，增进相互了解，于是把相机等东西递给刘凡……

田勇虽对玩公园没多少兴趣，但短短几天城市生活确实让他大开眼界。

他羡慕城里的高层建筑及琳琅满目的商品，好奇双层公共车和满街牵狗女人，但不明白厨房怎能跟厕所在同一个阳台上。

午饭后，爸爸妈妈都有午睡的习惯，刘凡便把卧室及客厅的门都关上，然后拿出一张摇滚乐 CD 唱片放进组合音响欣赏起来。他问田勇喜不喜欢听，田勇高兴地点点头。

刘凡说：“城里的中学生都喜欢摇滚乐，可我爸爸说摇滚歌星都像些疯子似的，唱出的声音像野兽的嚎叫。妈妈也形容他们像在吵架。其实他们都不懂，那叫‘重金属’。只怪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所以才不会欣赏。”

听完音乐，刘凡带着田勇来到自己的房间。书柜、书桌、床头等地方放着各种玩具、闹钟，还有许多小工艺品。总之，能放东西的地方，没有一处闲着。

看到田勇好奇的目光，刘凡说，我爸我妈开会或出差带回的纪念品都归我。

当看到刘凡床下堆着半箱脏衣裤时，田勇问刘凡：你平时做不做家务？

刘凡舒了口气答道：“作业都做不完，哪有时间做家务。”随即踢踢装脏衣服的箱子说，衣服全都是我妈洗，我们家的洗衣机是“妈妈牌”的，说完两个小伙伴笑成一团。

当妈妈午休起床看到刘凡和田勇穿着拖鞋在阳台上晾衣服时，她惊呆了。刘凡傻笑着，裤子湿了许多。田勇很有礼貌地说：“阿姨，洗得不干净。”妈妈急忙走过来说：“不不不，很干净。”

爸爸从卧室出来，他掀开洗衣机盖，里面空空的，他又来到阳台，铁丝上挂得满满的，连平时刘凡妈妈最怕洗的白球鞋也白净净地斜竖在阳台上。

爸爸亲切地拍着田勇的肩头，感慨万分地看着刘凡，对妈妈说：“刘凡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小伙伴。”

晚饭后，刘凡学着田勇收洗碗筷。少年宫要求晚上 8 点前必须把田勇他们送回。两个小伙伴难分难舍地在同一个盆里“玩弄”着碗筷，半天也洗不好一个。

分别的时间到了，爸爸提着一大包东西和一套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一路上谁也没吱声。在少年富门口，刘凡控制不住，抱着田勇哭了起来。田勇也死死抱紧刘凡。

不远处，妈妈和爸爸的眼睛也湿了。



童话

## 九十九个阿爹

张祖渠 整理

世间的事，也真怪，有谁听说过，一个人竟有九十九个阿爹？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密林深处的寨子里，有一家兄弟三人，阿爹和阿妈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连姓名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兄弟三人只有靠乞讨和找些野菜、野果度日。

他们都长到十多岁了，很想自食其力，准备向普土司租块山坡地种庄稼。谁知普土司嫌他们年纪太小，怕种不出庄稼交不起租子，不愿把地租给他们耕种。兄弟三人无可奈何，只得靠找野菜过活。

有一天，他们在一条山箐里挖野菜，想不到竟挖出一只比人高的瓦坛子。三兄弟把坛子抬回家，却没有可以装的东西。傍晚，阿哥去找讨来的半碗米煮野菜当晚饭。可是，米不见了，小弟弟说，被他装进坛子里去了。阿哥埋怨地说：“那么一点点米，连坛子底都盖不过来，还想有存的！”说着，他揭开坛盖一看，“啊”的一声惊叫起来：“这米……米……”

两个弟弟跑过来一看，坛子里盛满了白花花的大米！他们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手伸进坛去，掏出来的真的是米。阿哥说：“这一定是只宝坛！”两个弟弟说：“这下我们就不会挨饿了。”阿哥想了一会儿，说：“我们不能做黑良心的人。我看还是拿些米去换点衣物，再换几件锄头家什，到山里去开荒种地过日子才是办法。”

谁知那个普土司的耳朵，真比兔子的还长，正当三兄弟准备上山开荒时，他带着一群土司兵找上门来。土司威胁说：“你们的胆子真大呀，竟敢把我家埋在山箐里的坛子也偷来了！”

阿哥连忙解释道：“土司老爷，我们不知道是你家埋的……”“算了，算了，不知不为过。”土司假装好人，“既然挖出来了，我就叫人抬回去吧！”

普土司骗到了这只神奇的坛子，高兴得手舞足蹈地说：“这下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了！”

这只坛子真神奇，不论你放什么进去，它都能生出什么来；数目不多不少，都是九十九。

普土司为炫耀自己的富有，特意请来亲友，当众夸口说：“我有一只宝坛，要什么就有什么；今天就是特意请大家来开开眼界的！”说着便往坛里放了一块金子。过了一会儿，他高声叫道：“大家看好了，我要从坛里取金子了！”说着，便从坛里取出一块金子来。

“啊？！真神！”众人发出了各种不同的赞叹声。

普土司神气十足地不断从坛里取出金子。人们喝着彩在数数：“90—91—92—”

当第99块金子从坛里取出来后，普土司已累得满头大汗了。不过，他还不肯歇手，嘴上在叨念着：“还有我放进去的那一块没拿出来呢！”可是，他怎样摸也摸不到。普土司把脑袋凑进坛口往里一看，只见坛底一片金黄耀眼，高兴得连连叫道：“这一块才大哟！”于是，他又把手伸了进去。谁知在他抓住金子使劲往上提时，反倒被金子一拽，“扑通”一声，掉进坛里去了。

“啊？！……”众人大惊失色，急忙奔了过来。这时，坛子里传来了普土司的呼救声：“快啊！快来救阿爹！”

土司的独生女儿急忙伸手进坛，拉出了普土司。她问：“阿爹，那块金子呢？”

不等普土司回答，坛子里又传来了呼救声：“快呀！快来救阿爹！”

“咦？”女儿看看坛前的普土司，又望望那只坛子，喃喃地说：“奇怪！阿爹不是已经救出来了吗？”

客人们惊得连大气也不敢出了。

这时，坛子里又传出了呼救声：“快啊！快来救救阿爹！”

“阿爹”只能有一个，哪来的又一个“阿爹”呢？不过，女儿听得出来，这呼救声的确是阿爹的声音。她想：救出来再看看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女儿从坛里救出来的第二个阿爹，同先救出来的，从穿着、模样到说话、走路，完全一模一样。这下，她感到真假难辨了。

“快啊！快来救救阿爹！”坛子里又传来了呼救声。“还有一个阿爹啊？……”女儿惊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可是，能不救吗？万一真的阿爹还在里面……

土司女儿指挥着家丁，救出了一个又一个“阿爹”。当第九十九个阿爹刚救出来时，坛子“砰”一声响，碎了。

面对九十九个阿爹，土司一家谁也说不清究竟哪一个是真的。

九十九个阿爹，一模一样。要吃饭，九十九个一齐要吃；要睡觉，九十九个一齐要睡。没办法，土司女儿只好给他们造了九十九座相同的土司府，每顿饭摆九十九桌同样的饭菜。同样的日子过了九十九天，土司府的钱财家产全都被他们花光了。

九十九个阿爹，过惯了奢侈的生活，哪里受得住啊！

一天，三兄弟正在那条鲁边开荒，只见来了九十九个衣衫褴褛的人。他们各人扯下一条葛藤，吊死在九十九棵弯腰树上。

## 挪向大海的小海螺

辛勤

经不住风暴的挑拨，大海咆哮起来。

一堵飞溅的浪涛把一只可怜的小海螺高高卷起，粗暴地抛到沙滩上。小海螺失去自控的能力，连续栽了七八个跟斗，才勉强站稳。幸好沙滩是柔软的，不然它就粉身碎骨了。

随着汹涌的浪涛，沙滩上不断增添浪渣和海藻。浪渣不怕摔打，在大海里呆腻了，借机到沙滩上逛逛，倒也新鲜。海藻当然不愿意离开大海。但是大海抛弃它，它也没有办法。幸好它善于自欺，一抛上沙滩就想：我决不是被抛弃，我是被出嫁。它这么一想就心安理得。它躺在沙滩上，相信很快有人来把它“娶”走。他们会精心地打扮它，然后称它为“海鲜”，就可以坐轮船乘火车，走遍五湖四海了。

在澎湃的浪声中，小海螺迷糊了一阵，渐渐清醒过来。它试着挣扎了一下，想挪动身子，但动不了。

“小可怜。”浪渣说，“摔得那么惨重。”

“真应该给它一点力量，”海藻说，“可惜我们自己也打不起精神。”

小海螺又试着挣扎了一下。行了，它能活动了。于是它在沙滩上慢慢划出了一条细线。

“咦哟，你要干吗？”浪渣惊叫起来，“那边是发怒的大海呀！”

“吓懵了，吓懵了，快叫住它。”海藻借着风力竖起一只手臂往脑后一指，“大陆在你后边！”

小海螺不声不响，继续拖长身后的细线。那细线是浅薄的，微弱的。不仔细辨认就似有若无。但是它坚韧，它执着，它笔直——笔直地指向大海。

又一个巨浪似千钧雷霆，把它连续掀了十来个跟斗。这一次，它摔得更惨重，滚得更遥远。当它晕头转向重新立稳脚跟，又一次像散了架似的动弹不了了。

“自讨苦吃！”浪渣埋怨，“海有多大，你——莫非还想扑上去翻它个跟斗？”

浪渣的话逗得海藻发笑：“哈哈哈哈哈，吓懵了，吓懵了。”

小海螺翘着花花的小屁股，静静地躺着。它身上裹了很多沙粒，像一员倒在疆场上的伤痕累累的小兵。

“对，静静地躺着就没事儿了。”浪渣舒展四脚，伸了伸筋骨，“风暴是吹不跑沙滩的。你只要不动，一会儿风平浪静，这儿就无比暖和了。”

海藻也发出怜悯之心。它说：“当然，躺在沙滩上你也有后顾之忧。风暴一过，烈日很快就会出来，你马上会被晒干的。但是晒干又怎么样呢？晒干，你也是一只海螺呀！”

小海螺像是受到什么强烈的刺激，它抖动一下，无声无息地转动身子，在原地刨了一个小坑。它把自己埋进小坑，外面只露着一角尖尖的花屁股。

浪渣惊叫起来：“哎哟，我的天！你有这一手咋不早用？”

海藻也大加赞赏：“就这样躲着好！这样躲着，风吹不着，浪打不着，太阳出来也晒不着了。”

突然，小海螺的花屁股悠悠地旋转起来，一边旋转还一边向前趱动。在它身后，凸起一条蓬蓬松松的沙线。那沙线不算粗实，但十分柔韧。那沙线

趑趑停停，停停趑趑，但不管停多少次，趑多少次，它都是笔直的——笔直地指向翻腾的大海。

浪渣惊呆了。

海藻干瞪着眼睛。

就在这时，又一堵巨浪“轰隆——！哗啦——！”扑上沙滩。等万千的水沫从沙滩上扫荡而归后，小海螺的整个身子又暴露在外面了。它又裹上一层沙粒，高翘着小花屁股站在浪渣和海藻之间了。

“孩子，我真不明白。”浪渣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挪回大海呢？挪回大海，你难道还想变成一条鱼吗？”

海藻趁热打铁，也忙着开导小海螺：“变成鱼又会怎么样呢？大海喜怒无常，只要它高兴，你一样会被它抛到沙滩上来的。喏，看见没有？那里就晒着几条死鱼！”

小海螺没有言语。它原地旋转，刨着小坑。这一次，它刨得很深，身子隐在坑里，一丝影子也不露了。

沙滩上，隐约凸起一条缓慢延伸的细线，不管大海怎样翻腾，风暴怎样吼叫，这条细线都不肯停歇它的延伸。它笔直地延伸——笔直地延伸到大海。

浪渣无言了。

海藻肃然起敬地沉默下来。风暴突然停了。

大海变得无比慈祥。

这时，感到惊疑的是沙滩。它对潜行在它怀里的小海螺说：“我钦佩你的毅力。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挪回大海。”

小海螺本不想言语的，但在人家怀里却一声不吭实在不够礼貌，便轻松他说：“我什么也不想，只想在海里长成一只能够迎天吹响的大海螺。”

## 猫小花和鼠小灰

杨红樱

猫小花的妈妈常常对她说：“老鼠是我们猫的敌人。见到老鼠，你要追，要抓。”

猫小花不认识老鼠，问：“谁是老鼠呀？”

猫妈妈这样告诉她：“见到你，要躲要跑的就是老鼠。”猫小花牢牢地记住了妈妈的话。

鼠小灰的妈妈常常对他说：“猫是我们老鼠的敌人。见到猫，你要躲，要逃。”

鼠小灰不认识猫，问：“谁是猫呀？”

鼠妈妈这样告诉她：“见到你，要追要抓的就是猫。”鼠小灰牢牢地记住了妈妈的话。

猫小花长大了，被送到一座漂亮的房子里，主人要上班，就把她关在小房子里。

猫小花好孤独好无聊，只好天天睡大觉。

一天，鼠小灰来到这座漂亮的房子里。他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又从那个房间跑到这个房间，他没有看见蜷在沙发角落里睡觉的猫小花。

客厅中央，一架开着盖的钢琴把鼠小灰吸引住了。那雪白的琴键像一条雪白的跑道。鼠小灰要在上面跑一跑。

他从这头跑过去：1234567i；他从那头跑过来：i7654321。

在这条雪白的跑道上，能跑出这么好听的音符，鼠小灰好高兴，高兴得在琴键上跳起舞来，跳出了一串串欢乐的音符。

欢乐的音符钻进猫小花的耳朵里，赶跑了她的瞌睡。她睁开眼睛，看见了那个在钢琴上跳舞的鼠小灰。她从沙发上跳到地上，合着欢乐的节奏，也跳起欢快的舞来。

从此，猫小花不再孤独，不再无聊，她有了朋友鼠小灰。尽管猫小花不懂鼠小灰的语言，鼠小灰不懂猫小花的语言，但他们有那架钢琴，钢琴能奏出音乐，音乐是谁都能听懂的、最最奇妙的语言。

早晨，鼠小灰来了。

他在钢琴的低音部一纵一纵地跳跃着，向猫小花描述着“日出”的景象：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大地因为有了太阳而变得美丽、可爱。

他在钢琴的高音部轻轻地跳两下，猫小花的耳朵里便听见了林间小鸟的啼叫。

晚上，鼠小灰又来了。

他舒展四肢，在琴键上漫步，猫小花立刻感受到带着花香的晚风正向她吹来，水一样的月光正照在她身上。

他在琴键上翻滚着灵巧的身体，猫小花犹如走在一条小河旁，河水“叮咚”响，河面上有星星在闪烁。

鼠小灰天天来，天天在钢琴上给猫小花讲述外面的世界。可是猫小花一直不知道鼠小灰是鼠，鼠小灰也不知道猫小花是猫。因为猫小花见了鼠小灰没有追，没有抓；鼠小灰见了猫小花也没有躲，没有逃。

## 狼外婆学人话

李少白

一只老狼想骗人，因为骗术还不高明，大人骗不了，只好从骗小孩入手。他见哪家的大人出门了，就打扮成老态龙钟的狼外婆，去敲门了。

也可能是大人出门前，对小孩反复叮嘱，狼外婆每次都失败了，只好夹着尾巴，唉声叹气地离开。

老狼虽然有些泄气，但又不肯就此罢手，只好提了几只老母鸡到狐狸家请教了。

狐狸吃了两只母鸡，兴头来了，听老狼把遭遇一说，不免大笑起来：

“这骗人可不是容易之事，学问深得很哩！你虽会乔装打扮，可还只懂些皮毛之术，没有掌握真谛啊！”“这真谛是什么呢？还得劳驾您多加指点。”

“说穿了嘛，就是一种武器！”狐狸说得很神秘。

“武器，一定是秘密武器吧，哪儿有卖？”老狼凑过来问。“武器当然秘密啰！要买嘛，还是有的，不过……”狐狸一副奇货可居的神态。

老狼也是善于察颜观色的，连忙趁机行事：“如此看来，您一定是这武器的主人了。我出100只母鸡，向您买一件好吗？”经过讨价还价，狐狸同意以500只鸡的价格，转让一套秘密武器。

狐狸搬出一个箱子，对老狼面授机宜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老狼摇摇头。

“这叫‘人话匣子’，里面装满各种‘人话’，可谓品种齐全，应有尽有。这东西像猎人的子弹一样厉害。你掌握了它的性能，用舌头将它一句一句发射出去，就能把人射中。人中了这子弹，或昏迷，或疯狂，或乖乖听你调遣……”

老狼喜得心里直痒痒，背起“人话匣子”，千恩万谢地走了。

老狼急于试试这“人话匣子”的威力，当天就躲躲闪闪摸进了村。为了保险起见，他选择村东头较偏僻的一家动手。老狼朝窗户里一瞅，心头暗地一喜，屋里就一个人，一个漂亮的姑娘，她正坐在镜前梳妆哩！

机会实在难得，老狼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人话匣子”。匣子里挤得满满的，像个小小武器库。“人话”琳琅满目，虽形状、大小、颜色各不相同，却一格一格分门别类放着，上面贴着标签，供选用时参考。

老狼目不暇接，惊叹不已。看着，看着，忽然又锁紧了眉头：武器这么多，先用哪种呢？只怪走得太急，没有来得及问狐狸。

管它三七二十一，就从最上面一格用起吧。这一格贴的标签是“唠叨类”，老狼不管它是什么意思，拿了一把，放在舌头上，从门缝里射向姑娘。

这唠叨话伴有痰星唾沫，像机关枪似的，哒哒哒响个不停，样子实在厉害。可是子弹刚刚碰到姑娘的耳朵，就簌簌落下，一颗也射不进去。

老狼没法子，只好从第二格“劝告类”里取子弹了。这玩意儿小小的，软软的，圆圆的，从嘴里弹出去，带着秋风的音韵。只见它缓缓进入姑娘右耳，又慢慢从她左耳飞出来了。飞呀，飞呀，一行小小的音符，飘出窗户不见了……姑娘坐在那儿，好像半点感觉也没有。

老狼来火了！在话匣里翻来找去，他见有个格子上画着3个“！”，旁边写着“批评类”3字，心想，这可能是特殊武器吧。顺口发射了两句！

老狼紧贴门缝一看，只见“话儿”箭一般射向姑娘耳朵，顿时火冒金星，

箭儿弹了回来，要不是老狼躲得神速，早就射着自己鼻尖了！

老狼捶胸跺足，惊呼上当，暗骂狐狸！当然，这匣子既然花了500只鸡的代价，他也不甘心随便丢弃，又从“假话类”拿出几句，用心弹进屋去。这东西飘飘洒洒，飞在空中像花一样美丽。那姑娘不自觉站了起来，伸手接过那花儿，在房中舞起来。多美的奇花呀，她轻轻地吻着，深深地闻着。舞了一会儿，姑娘觉得这花儿不但没有香味儿，还散发丝丝臭气，再看花瓣儿也同纸片一般……她头一摆，腰一扭，生气地走开了。

老狼恼羞成怒，破罐破摔，对准话匣子就是一脚！这一踢不要紧，可把“奉承类”的话儿全弄出来了。这些小精怪没有直接钻进门缝，而是绕了一个弯子，从窗户里飞进屋去。一路轻轻哼着歌儿，叫人听了心里直痒痒，怪舒服的。它们在姑娘头顶盘旋了一会儿，然后，一句一句粘上她的耳朵。说也奇怪，忽见姑娘的耳朵变得像喇叭口，又把这些话儿，全吸进去了。

姑娘的脸上泛起一朵红云，微微的笑容又把这桃花般的色彩推了开来，染红了耳根，染红了脖颈……她觉得身子有腾云之感，飘飘然站起来，情不自禁地走向门边，“吱呀”一声，开了门，立刻，又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

老狼喜得糊涂了，简直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一时竟不知怎样动作？当他稍许清醒，连忙用前爪搭在姑娘肩上。

姑娘回过头来，还没来得及呼叫，脖颈就被老狼咬住了……

听说，后来老狼把“人话匣子”丢了，只挑选了“奉承类”的人话，藏在口袋里，走了……



## 猴子种刀

(彝族) 普飞

一个彝族小伙子从山路上走过，一边走，一边嗑葵花子。葵花子壳撒在路上，一些完好的葵花子也掉到了路上。

一只猴子看见了，从树上爬下来，拣起那些葵花子。拣呀拣呀，忽然看见一把刀，原来那小伙子粗心，不但把一些完好的葵花子掉在地上，腰后别的那把小腰刀也掉了。

猴子拣起腰刀，逃上山去。它想：如今我有了刀，山上的一切野兽都该怕我了，我要当大王了！忽又想到：我当大王了，应该有很多士兵，士兵们也应该个个有刀呀！为了有很多刀，猴子挖了个坑，像种树一样把刀种在地里。

从此以后，猴子每天用芭蕉叶从溪边装水去浇刀，盼望种下的刀快长出一棵树来，在树上像果子一样结出很多刀。

过了一个月，那把刀还没长出芽来。它扒开土看看，刀生锈了，而旁边却长出了几株向日葵，原来是猴子种刀时把葵花子掉在土里了。

葵花开花了，又结子了。猴子忘了当大王的事，高兴地满山喊：“我有很多葵花子！我要用葵花子招待大家！大家都来我家作客吧！”

## 花仙子的一天

刘思源

花仙子一大早提着装满花花草草的花篮在森林里走来走去。这些花草都是被人丢弃的垃圾，如兔子伯伯为了增建车库来展示他新买的跑车，硬生生地砍掉一大片美丽的玫瑰花圃……花仙子看了好心疼，好细心地把那些被人丢弃的花草捡回来，想为它们找一个适当的新家。

“把它们种在哪里好呢？”花仙子正伤脑筋，忽然天空一会亮一会暗。

花仙子抬头一看，太阳伯伯不知怎么的，好像坏了的灯泡，一闪一闪的。

“您怎么了？”花仙子关心地问太阳。

“我感冒了。”太阳有气无力他说。

“唉呀！生病要休息，您赶快回家吧！”

“不……啊嚏！”太阳打一个大喷嚏说，“今天应该是晴天，我不能偷懒呀！否则小动物们都不能出来玩，小花草们也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说完又连连打了好几个喷嚏，鼻涕像瀑布般喷了花仙子一脸。

“这样可不行！”花仙子想了想，从花篮里拿出一朵向日葵，抛到天上，再向太阳借了一些光芒，放在四周，变成了一个迷你小太阳。花仙子说：“您就让小向日葵帮您上一天班吧！”向日葵变成“像”日葵，太阳只好回家休息去了。

花仙子回头，看到鸭妈妈正在骂小鸭。

“鸭太太，谁惹你生气了？”

“还不是我那些淘气的鸭宝宝，说是要学超人，把我新做的窗帘拆下来当披风，结果你看……”

花仙子一看，原来粉红色镶着蕾丝花边的窗帘，现在灰仆仆地躺在地上，还东破一孔，西破一洞的。

花仙子想了想，从花篮里找出一些含羞草拿给鸭妈妈说：“你别生气了，我教您一个新鲜的法儿，您把这些含羞草种在窗户上方，它垂下来便成了天然的窗帘，如果想打开窗帘，只要轻轻一碰，它的叶片就自动合起来。”

“哇！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百‘叶’窗，而且还是全自动呢！”小鸭兴奋地把含羞草抢去种了。

鸭妈妈摇摇头：“希望在种上去以前，含羞草不会被她弄死！”

花仙子继续走。走到猪妈妈早餐店，奇怪的是猪妈妈不在煎香喷喷的肉饼，而是拿着斧头、锯子敲打一块木板。

“猪妈妈，您在忙什么？”

“唉，我的招牌又掉了。”

花仙子一看，那块木招牌破破烂烂的，再加上长年被油熏得黑乌乌的，难看死了！

“我说猪妈妈，您的早餐又香又好吃，您的招牌怎么又旧又难看，客人看了不会倒胃吗？”

“是呀！我一直想换块新招牌，可是又舍不得花钱。”

花仙子想了想：“有了！我有一个省钱的法子。”她从花篮里找出一大堆牵牛花，把它们排成“猪妈妈早餐店”6个字，种在木板上。

“您看，这个新‘花招’又漂亮又省钱吧！而且牵牛花一到早上便开花，到了晚上就谢了，不正好符合您开店做生意、晚上牵牛花一谢，就可以关门

休息吗！”

花仙子一说一大堆，猪妈妈没回答，她怔怔地看着她的新花招牌。

花仙子偷偷笑，她临走再送给猪妈妈几枝百合花，用它们装豆浆、奶茶、冰淇淋再好不过。

花仙子继续走，来到池塘边。忙了大半天，她靠着柳树睡着了。睡着，睡着，突然，叮叮咚咚，大颗大颗的雨滴打在她的脸上。

“下雨啦！下雨啦！哗啦啦唏沥沥！”一池青蛙在池塘里欢乐大合唱。

岸边的小动物们则慌慌张张四处躲雨。

“别急，别急，我这有现成的雨伞。”花仙子急急从花篮里掏出大芭蕉叶给小熊，芋头叶则送给了猴子、公鸡、松鼠……小小的香菇则给了老鼠先生一家，至于蜈蚣先生，则得到了一串风铃花雨帽。

夏天午后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花仙子继续往前走，天慢慢暗下来。

“轰隆”一声巨响。

“发生什么事？”

“没什么，没什么！”黑暗中传来山羊老爹的声音，“天黑了，没看清楚路，我摔了一跤。”

“哎呀！旁边就是山崖。”花仙子惊叫，山羊老爹再往前踏一步，就……

“这可不行，我得为森林里装几盏路灯，让大家在晚上也可以安全地活动。”她一边说一边动手抓了一大群萤火虫，把他们装在郁金香花里，挂在树梢上。萤火虫晶莹的光芒从透明的花瓣透出来，又明亮又美丽。

萤火虫们大声抗议：“我们还要去玩耍呢，才不要待在小小的花里。”

“别心急，你们只在花里住一个晚上就可以了，明天我会请其他的萤火虫来代替你们。想想看，只要一个晚上，就能帮大家好大的忙，不是很值得吗？而且我会送你们一人一种花香，让你们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花香萤火虫怎么样？”

“好啊！”萤火虫们高兴极了。

事情圆满结束了，花仙子打了个哈欠，忙了一整天，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她飞回家里，换上心爱的拖鞋，喝了一杯香浓浓的菊花茶，再吃了一小块可口的蜂蜜玫瑰蛋糕。

“多美好的一天！”她爬上柔柔的花瓣床，进入甜美的梦乡。明天她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 狼牌胡萝卜专卖店

张秋生

一

一只勇敢又勤劳的兔子，用自己能干的双手，在路边开起了一家胡萝卜店。

由于服务态度良好，店开得很红火。

有一只游手好闲的狼，看中了这家店。他做梦也想做这家店的老板。他想，要是能把店夺过来，改成饭店或者珠宝店，也许能赚很多的钱，发很大的财。

这只蛮横的、游手好闲的狼，每天都来威吓兔子，他在店门前叫着：

“喂，这里有兔子卖吗？我想买一只又肥又嫩的兔子！”

勇敢的兔子一点也不害怕，他说：

“你等着吧，有你需要的东西！”

二

有一天，兔子收到一张订单，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订购肥嫩兔一只，明天取货！”落款是“蛮横狼”。

蛮横狼第二天一清早，就赶到兔子铺子的门口，看着兔子吓跑了没有。

兔子铺子的门关着，他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原先店铺的招牌“专卖胡萝卜”，改成了“专卖狼”！

蛮横狼心想，我想看看兔子怎么“卖狼”。

蛮横狼躲进店门的一只旧箩筐下面，察看着动静。

店门开了，勇敢兔坐在店堂里，今天店堂里一点东西都没有。

一只豪猪走过这里，好奇地问：

“你怎么改行卖狼了，狼呢？”

勇敢兔说：“货源还没到，正在路上呢。”

豪猪走了，只见兔子拿起桌上一本书，高声地读着：

“捕狼方法有12种：陷阱捕狼法、麻醉枪捕狼法、套索捕狼法、食物捕狼法、铁夹子捕狼法、猎犬围攻捕狼法……”

蛮横狼在箩筐下面，听得心惊肉跳。

这时，一只浣熊走了过来，他问：“兔子，你怎么卖狼了，狼有什么用处？”

勇敢兔拍拍手中的书本说：“上面写着呢，你瞧——狼可供动物园展览，狼可作为饲养的宠物，用铁链子拴住他还可看家护院，狼皮可作戏剧道具，狼心狗肺汤可治心脏病，狼爪木瓜酒还可治关节炎……”

狼在箩筐里吓得瑟瑟发抖，心想：要是人人都知道这些秘密可糟了，我会成为大家捕捉的目标。

狼再也不敢呆下去了，他顶着箩筐从兔子店门前悄悄走

看见门前的“箩筐”跑了，勇敢兔笑了起来，他手中拿着的是一本烹调书，刚才的那些话，是他胡编出来的。

当天下午，兔子就收到一封信，信是蛮横狼写来的，信中说：

“兔子先生，我们和好吧，我为我早先开的玩笑向你道歉，但愿我们能成为朋友。”

三

第二天清早，蛮横狼又来到兔子的铺子前，他抬头一看，只见招牌上“专卖狼”的后面，又加了几个字，变成了“专卖狼牌胡萝卜”。

狼想，这个名字挺好，我为什么不去办个农场生产胡萝卜呢，也许“狼牌胡萝卜”能名扬天下呢！

于是，蛮横狼就在山坡后面开了一片荒地，他把自己的蛮劲、狠劲，都花在种植胡萝卜上了，蛮横狼农场出产的胡萝卜又嫩又甜，味道果然与众不同。

小兔子呢，当然非常乐意推销这样的胡萝卜，他的店铺成了“狼牌胡萝卜”的专卖店。

据说，他们联手的产品还获得了博览会的金奖，成了市场的名牌产品、抢手货。

## 忠实的伙伴（苗族民间童话）

张祖渠

据说，很久以前，在深山老林中，除了老虎、豹子、老熊、豺狼和一些小动物，还有善良的狗哩。

在这个动物世界里，日子也不安宁。那些凶猛的动物常常欺负弱小者，害得它们外出不敢走大路，连晚上睡觉也随时提心吊胆的，一听见有什么响动，立刻瞪大双眼，准备着逃跑。

狗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真没意思。它不服气那些凶猛动物的欺负，便想约几个伙伴，大家结成一条心，共同对付那些凶恶者。于是，便在山林里寻找起伙伴来。不知为什么，它爬了好几座山，穿过好几片林子，连一种动物的影子也不见。它怎么也没想到，只因为它长得有些像豺狼，那些小动物远远地不等看清它的模样便急急忙忙逃走躲起来了。

有一天，它好不容易碰上了一只野猫。

野猫一见到它，三下两下蹿到一棵树上去了。狗笑着说：“你别害怕，我是狗，不会伤害你的。”

野猫不相信他说：“你真是狗吗？那你转过身去让我看看。”

狗明白了野猫的意思，慢慢地转动着身子说：“看吧，看吧，看看我不是豺狼？”

野猫看清楚不是豺狼，便从树上下来了。

狗对野猫说出了心里话，野猫觉得很有道理，便约着它一同回家去了。

狗找到了伙伴，心里很高兴。晚上睡觉时，它便睡在门口，为野猫守门。

半夜时分，狗听到一阵脚步声，便“汪、汪、汪”地叫了起来，提醒野猫注意。谁知野猫反倒十分恼火他说：“你叫什么呀！吵醒别人睡觉不说，要是让豹子听见了，那可不得了呀！”

狗安慰道：“你别怕！的确是有一只豹子来了……”

不等狗把话说完，野猫四脚一蹿，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

豹子刚来到门口，狗出其不意地猛扑上去，吓得豹子急忙掉头就跑。狗紧追不舍，一边“汪”、“汪”、“汪”地叫着，一边对豹子进行袭击。

豹子连头也不敢回地一直往前跑着，狗在后面紧紧追赶。过了一山又一山，豹子眼看难逃脱狗的袭击，忽然想起一个吓唬的办法，便大声叫道：“老熊来了！老熊来了！”

狗一听说老熊来了，便准备对付老熊的袭击，于是站住了。

可是，它四下望了又望，也不见老熊的影子，方知上当。狗有些惋惜他说：“可惜今天没能咬死你，就让你再活几天吧！”

当它回到野猫家里时，屋里空空的，野猫不知逃到哪儿去了。狗依旧睡在门口，忠实地守卫着。

次日下午，野猫悄悄地回来了。可是，它哪里能逃得过狗的耳朵，狗笑着说：“进屋吧，豹子再也不敢来了！”

野猫不但不感谢狗的帮助，反而满面怒色他说：“这个家我不要了！你就在这儿住下吧！”

狗不解地看着野猫，说：“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野猫怒气冲冲他说，“你惹下了大祸，豹子能善罢甘休吗？”

“别害怕！如果它敢再来，你看我怎么收拾它！”

“哼！要是你不在呢？……”

“别怕它！对于这些家伙，你硬它就……”

“算了算了，咱们还是分手吧！”

“这……”狗感到有些失望。

野猫却说：“谁叫你狗咬豹子——多管闲事呢！”

狗离开了野猫这个不忠实的伙伴后，一点也不后悔。它觉得，既然是朋友，就要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不能只为自己着想。我还是去找个可靠的伙伴吧。

一天傍晚，狗正想找个地方住下来时，忽然看见一位苗家汉子，吃力地扛着一只打死的老熊，向山头上走去。它心中暗暗在想：这个苗家汉子连老熊也不怕，一定是个最有本事的人。于是便悄悄跟在后面，一直来到山头上的一所茅屋前。

苗家汉子发现了它，便说：“这里就是我的家，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如果愿意，那就请进吧！”

狗偷眼一看，屋里挂着虎皮、豹皮、豺狼皮等，又见他这么客气，高兴得又摇尾巴又点头，跑到门口坐下不走了。

于是，它白天跟着主人去撵山、除虎豹，晚上为主人守门。

过了些日子，主人要搬家了，狗暗暗有些伤心。它忘不了主人对它的情意，主人每天都是自己吃什么，就给它吃什么；它更佩服主人的本领。主人这一走，它真舍不得；它担心自己何时才能找到一个像人一样又有本领又能体贴自己的伙伴啊！

主人收拾完毕之后，把捆好的行囊往背上一背，来到门口对狗说：“走吧，伙计！咱们一起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安家吧。”狗感动得只会对着主人“汪、汪、汪”地叫。它觉得，只有跟着有情有义的人，才是最可靠的。从此，狗一直跟人在一起了，作了人类最忠实的伙伴。

## 青蛙指路（纳西族民间童话）

张祖渠

小灰兔以自己的聪明和机智战胜了恶狼、老虎和黑熊之后，神气十足地走出了山林，来到玉龙山下。

它来到一个湖边，看见白茫茫的湖水，肥嫩的青草，各式各样的野花，真是兴奋极了，高兴得撒开四条腿奔跑起来，又是打滚，又是蹦跳。忽然，一阵“扑通”、“扑通”声传来。小灰兔好奇地伸头向湖里一看，只见湖面上荡漾着一圈又一圈涟漪。再仔细看时，自己的影子映在湖上，忽儿被拉长，忽儿被挤拢，一会儿又被抖碎了……它十分惊奇他说：“噫，这是什么玩艺呀？”

“呱——”从湖面上传来一声长鸣。小灰兔吓得急忙缩回头，转身就跑。

“小灰兔，别害怕！”一个声音从湖面上传来，“我是小青蛙。”

“啊！”小灰兔停住脚步，慢慢地返回到湖边，迟疑他说：“我怎么没看见你呢？”

小青蛙说：“我不仅看见了你，还知道你做的那些好事呢。”

“哈哈！”小灰兔又神气起来了，“难怪你们一见到我，都吓得急忙躲起来了。”

“哪里话！”小青蛙说，“我们相信你是不会欺侮我们的。”

“嘿嘿，那你们为什么都要给我让路呢？”

“哼！”小青蛙有些生气了，“自作聪明。谁给你让路了？”

“嗨！你们不是一个个都吓得掉进水里去了吗？”小灰兔说着更加得意，“我今天不走了！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你们一个个被湖水淹死。哈哈！”它真的在湖边坐下了。湖面上的青蛙们一听，发出了一阵阵“呱”、“呱”、“呱”的嘲笑声。

“嘿嘿！笑什么？”小灰兔瞪起眼睛、带着教训的口气说，“死到临头了，你们还有心笑！”

“呱”、“呱”、“呱”……青蛙们笑得更开心了。

小青蛙故意挑战他说：“小灰兔，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那就下湖来比试比试吧！敢不敢？”

小青蛙心里暗暗在想：小灰兔做了几件好事之后，自以为了不起，便想欺负我们这些小动物了；我得帮助它好好想一想。

“比跳跃。”小灰兔以为小青蛙身子小，腿脚短，这正是它的弱点。

它们商定，次日一早正式比赛。

等小灰兔走后，小青蛙便按照自己想好的办法，把湖边的青蛙们召集起来，作了一番周密布置。

次日天刚亮，小灰兔就在湖边等候着比赛了。

小青蛙蹦蹦跳跳地来了。小灰兔蛮横地提出一个条件：“如果你输了，你们得把这块草坪让给我；假如我输了，我永远不到这里来。”

小青蛙毫不犹豫地答应：“行。”

它们商定了比赛的路程：以湖边为起点，山脚下的野花丛为终点。小灰兔又提出一个条件：小青蛙必须跳一步，叫一声。

小青蛙不解地问道：“为什么？”

小灰兔说：“你这么小的个儿，身上穿的衣服与草地的颜色一样，你跳



到哪里我看不见嘛！”

小青蛙也答应了。

比赛开始，小灰兔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它觉得，小青蛙跳10步，还赶不上自己一个扑腾的距离哩！可是，它刚起步，就听到小青蛙在前面“呱”、“呱”、“呱”地叫了好几声。于是，它一个扑腾跃了过去，然后才得意地回头一看。谁知，“呱——”“呱——”“呱——”的声音已经跑到自己的前头去了。它不由暗暗吃惊：“这么快呀？”急忙扑腾、扑腾地直往前跳跃。

小青蛙的声音，接连不断地在草地上“呱”“呱”……响起。蛙鸣声一阵紧似一阵。小灰兔也一股劲地直往前跳跃。还没到终点，它已累得满头大汗，而小青蛙倒像挺轻松，“呱”“呱”的鸣唱声越来越清脆。

终点就在面前。小灰兔抬头一看，小青蛙已蹲在花枝上，正“呱”“呱”地唱哩！小灰兔一下气得倒在花枝下爬不起来了。

小青蛙从花枝上跳下来，对小灰兔说：“你知道为什么输吗？”

“唉——真想想不到你这么小，却跳得这么快！”

“你不也是比老虎和黑熊小得多吗？”小青蛙说，“你靠什么战胜那些庞然大物的呢？”

小灰兔一听，问道：“那你是靠什么跳到前边的呢？”

小青蛙诚恳他说：“像你一样，抓住了对方的弱点。”

“我……”

小青蛙坦率他说：“论跳跃，我的确比不过你。但是，你在有了成绩之后就看不起别人，还想欺侮比你弱小的动物。我们就靠大家齐心协力，把你战败了。”说完，它“呱”地叫了一声。顿时，数不清的小青蛙，一起鸣叫着跳了过来。

小青蛙继续说：“今天的比赛，不是我一个同你较量，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同你比赛。你一路上听到的叫声，都是我的同伴们的鸣唱，我早就在这儿等候着你了。这个办法，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不是也得认输吗？”

小灰兔受到了启发和教育，感激他说：“小青蛙，谢谢你的帮助！”小青蛙热情他说：“小灰兔，就在湖边住下来吧，咱们团结起来，用聪明和智慧，保护这片美丽的草地，保护我们快乐美好的生活吧！”

## 白蝴蝶

彭晓红

洱海边长大的孩子阿兰从来就只能用一条腿走路，从来没去过海的那边。当然，在学校里，也从来不能上体育课。

今天，阿兰仍旧穿着那双崭新的、白得刺眼的球鞋坐在操场边的石头上看同学们跳“小小山羊”。他们轻快地助跑、起跳，手一撑，双腿一跨，只见白球鞋在空中一划，像两只漂亮的白蝴蝶飞过了“山羊”背。他们跳得那么轻松，自如，欢快。阿兰望着这一只只飞舞的“白蝴蝶”，心早就飞了起来，她多么想跳一回，也成为美丽的蝴蝶啊！可是，她觉得脚上穿的不是白球鞋，而是双黑色的铁鞋，那么沉重地压着她的双脚。她难过地埋下了头，眼泪又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

忽然，从空中传来一声：“哟，白蝴蝶妹妹，还不快走，蝴蝶泉边的聚会快开始了。”阿兰抬头一看，啊！她的身边飞满了蝴蝶，她们都在催促她。阿兰低头看看自己，一身雪白纱裙，头上扎两根红丝带，她变成了一只漂亮的白蝴蝶了。阿兰试着飞了飞，飞得歪歪扭扭，因为她只能用一条腿掌握平衡。那只领头的金蝴蝶看见了，忙叫三十多只蝴蝶搭了架小飞机，阿兰坐在上面，飞呀飞呀。她们飞到洱海上空，阿兰第一次完整地看到家乡的海，碧蓝的海面上的点点白帆，像无数的珍珠闪烁。白色的浪花调皮地跳来跳去，与海鸥在游戏。飞呀飞呀，她们快到苍山了，阿兰激动得心都快蹦出来了。以前，她多少次想和同学们爬苍山，看苍山雪，观洱海月，今天，她终于饱了眼福。她看到苍山像18位美丽的白族小姑娘，她们时而羞涩地用飘浮的白纱中掩住脸庞，时而顽皮地从云雾中探出头来朝阿兰做个鬼脸。她们的妈妈给她们做了18条翠绿的腰带，系在细细的腰上，个个都充满活力。她们脚上穿的绣花鞋，分别绣着报春花、杜鹃花、山茶花……真是美极了。她们飞呀飞呀，飞到了苍山17条小溪，金蝴蝶说：“白蝴蝶妹妹，这是一条神溪，所有善良有残疾的蝴蝶都可以来这治病。”阿兰小心翼翼地把腿放到溪水里，那水又清又凉，小浪花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腿。一会儿，她的腿变长、变粗了，她一下子蹦起来，展开翅膀飞起来，飞得又高又稳，她幸福极了。

她们来到蝴蝶泉边，聚会已经开始了。这边，成千上万只蝴蝶连成一行，在空中飞舞，像一条彩色的飞龙；那边，形状奇特的蝴蝶在跳迪斯科，动作优美，赢得人们齐声喝彩。一会儿，清一色的黑蝴蝶上台了，她们表演了空中杂技，走钢丝、飞身过火山等惊险动作让大家连连吸气；一会儿，以金蝴蝶为首的名贵蝴蝶走起了时装步，向大家展示她们华丽、珍贵的服装。最后，一群洁白的蝴蝶飘舞在空中，她们在跳空中芭蕾，阿兰也在中间，跳得那么轻巧、优雅。她想永远跳下去。可聚会一结束，蝴蝶们就把阿兰送回了那块石头上。阿兰拄着拐杖回到家，她把邻居家残废的小弟弟领到学校，他们一起坐在那块石头上等啊！等啊！

## 杜鹃造屋

胡霜

杜鹃妈妈快要生小宝宝了，她决定造一间屋，让自己和小宝宝住。

杜鹃妈妈用爪子抓来枯树枝，架在一棵大树顶端的杈枝上，又用嘴衔来柔软的干草铺在上面。她想：高处向阳，对母子的健康都有利。

喜鹊妈妈看见了，说：“把屋造在这么高的地方，能多晒到太阳，是好的；但是一旦刮起大风，会把小宝宝刮掉地的呀，危险哪！”

杜鹃妈妈心想：意见很对呀，是不能把屋造得这么高。于是，她把屋拆了。

杜鹃妈妈又把屋造在灌木丛中。灌木低矮，刮再大的风也不怕。

山雀妈妈看见了，说：“你怎么把屋造在这么低的地方？狐狸够得着，老鼠爬得上，这些坏蛋不把你的小宝宝吞了才怪哩！”

杜鹃妈妈心想：意见很对呀，是不能把屋造得这么低。于是，她又把屋拆了。

杜鹃妈妈再把屋造在一个岩洞里。岩洞在一堵峭壁上，很安全。

岩鸽妈妈看见了，说：“哟，你怎么把屋造在岩洞里？岩洞潮湿，对你和孩子的健康都不利；再说，这儿还有蛇，它会把你的孩子吞吃了的。”

杜鹃妈妈心想：意见很对呀，是不能把屋造在岩洞里，又忙把屋拆了。

造了拆，拆了造，杜鹃妈妈还没把屋造好，可小宝宝已经快出世啦。杜鹃妈妈急得团团转。忽然，她看见柳莺妈妈不在家，就偷偷跑到柳莺的家里，把小宝宝生在那儿。她怕柳莺妈妈回来要责怪她，生下小宝宝后便又悄悄溜走了，让柳莺妈妈去哺育她的孩子。

## 小老虎受奚落

(白族)李伍久

在高黎贡山的莽莽山林里，居住着很多很多的动物。有老虎、豹子、野猪、黑熊、水鹿、山鹿、刺猬、懒猴，有小灵猫、小熊猫、长臂猿……多得数也数不清。

在这很多很多的动物中，论本事呀，谁也比不上那只脑门上生着黑色“王”字纹的白额大老虎。这只大老虎不仅敢于独自在山林间来来往往走夜路，还敢在陡峭的山崖上坐着休息，甚至睡大觉呢！它不怕艰险，而且力大无比，穿山林、过深涧，行动迅捷异常，能带起一股股巨大的狂风，吹得山林呼呼地响。因此，连平时最傲慢的金钱豹也十分畏惧它。它被群兽尊为“野兽之王”。

这只大老虎生有一只小老虎。大老虎在动物中的威望，使小老虎感到十分得意。它想，我和爸爸都有一身威武漂亮的皮毛，额头上又都天生一个“王”字，理所当然，我们虎类就是世上的大官！于是，它常常在其它小动物面前训话：“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大的官，任何人都得尊敬它。我呢，就是你们的大官，你们都得听从我的命令！”

有一次，小黑熊听不下去了，就挖苦他说道：“你是什么狗屁官呀！谁封你官？你爸爸有真本事，人家才崇敬它的，你有什么本事呢？哼，真是不害臊！”

小黑熊这么一说，小老虎可气炸了肺啦。它一步跳过去，就要把小黑熊推倒在地，可是没想到，小黑熊的力气可不小哩，它两只手一推，就把小老虎推出好远，差点儿滚到小溪流中去了。小狸猫、小狐狸们一见这情景，个个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小老虎受了大家的奚落，跑回家一边哭，一边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爸爸，想叫爸爸去收拾小黑熊。

大老虎听了，却对小老虎说：“唔，孩子，小黑熊的话是对的。我们活在世上，就得有本领。不能因为我们的皮毛好看就自以为了不起，更不能因为额上有‘王’字纹就称王称霸。从现在起，你应该老老实实地练就一套真本领才对。”

## 寻找火种的孩子（哈尼族民间童话）

张祖渠

阿扎从小就没了阿爸。他很懂事，从来不问阿爸的去向；他怕阿妈伤心。不过，阿扎也听人说过，阿爸是个了不起的猎手。十多年前，他为哈尼乡亲们去取火种，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阿扎悄悄地苦练功夫，练出了一身好本领，他要去寻找阿爸，去为哈尼乡亲们把火种取回来。

为了找到火种，阿扎去向寨子里的阿波请教。阿波知道他已下了决心，便说：“魔怪住在很远很远的石门山上。那里气候变化异常，忽儿热浪滚滚，忽儿漫天风雪。魔怪还有一只镇山猛虎和一根会施魔法的金鸡毛。孩子，你有什么本领能战胜它们？”

阿扎说：“我会射箭。”

阿波指着寨旁的独角兽石雕说：“你能把它的角尖射断吗？”

“能！”阿扎抬手一箭，射断了独角兽的角尖。

阿波高兴得连连称好，急忙取出一盒箭和一把金竹弩，交给阿扎说：“孩子，你沿着深山老林，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勇敢地去吧！”接着又拿出一个装满山箐水的葫芦，叮嘱道：“带上这葫芦里的家乡水，它能为你消灾避祸。你还必须找到你的阿爸，他能帮助你。”

阿扎告别了乡亲们，不知走了多少路，渡过多少江，翻过多少岭，来到了一个土地旱得直冒烟的地方。忽然间，他听到一棵百年老树在呻吟：“渴死我了！渴死我了！”阿扎急忙拿出葫芦给老树浇了一些水。老树缓过气来后问道：“孩子，你要到哪里去？”

阿扎说：“我要到石门山去取火种。”

“啊！你也是去取火种的？”老树说，“十多年前，有一个路过这里的青年，他也是到石门山去取火种的。”

阿扎一听，高兴地叫起来：“他就是我的阿爸！老树爷爷，请你告诉我，前边的路该怎么走？”

老树说：“孩子，快抱住我这受伤的手臂，我送你一程。”

阿扎抱住树枝后，一阵风把他送到一座草木不生的石头山上。他一看到处是奇形怪状的石头，知道到了石门山，便高声呼唤起他的阿爸来：“阿爸！阿爸——你在哪儿？”

突然，寒风呼呼，传来了一阵虎啸声。阿扎眼疾手快，一箭把老虎钉在石壁上。

老虎恶狠狠地说：“快放开我！我是大王的镇山虎。”

阿扎愤怒地说：“快说！我阿爸被你们弄到哪里去了？”

老虎说：“凡到石门山的人，大王把他们都变成了石头。你快放开我，等大王醒来后，我帮你求个情，让你走出石门山。”

阿扎说：“快告诉我，魔怪住在哪里？”

老虎不说。阿扎朝老虎连射三箭，把这只凶猛的镇山虎死死钉在石壁上。然后，他便在石门山上找寻起来。可转了好半天，什么也没有找到。

阿扎感到又累又饿，摸出最后一块麂子干巴刚要吃，一只小白鹿跑到他身边。他把麂子干巴给小白鹿吃，对它说：“小白鹿，你能带我去寻找阿爸吗？”

小白鹿一蹦一跳地把阿扎带到一块石头旁。阿扎抚摸着石头说：“阿爸，我来了，我带来了家乡的山水，你尝一口吧！”说着，拿出葫芦倒了些水在石头上。谁知一声巨响，石头化作烟雾，雾中传来了阿爸的声音：“阿扎，我的孩子，十多年了，我再也不能恢复人形。现在，你来了，取回火种就有了希望。你要记住：你必须用金竹刀砍掉魔怪头上的金鸡毛，不能留下一星半点。”

小白鹿把阿扎带到一堵石壁下，突然开口说话了：“英雄啊，我是天神的女儿，魔怪把我变成白鹿囚禁在这里。你快救救我吧！”

阿扎说：“我怎么救你呢？”

小白鹿说：“我的心被魔怪压在枕头下了，你要趁他在梦中，才能把心拿出来。”说完，它脚在石壁上一蹬，随着一声巨响，石壁上裂开一条石槽，阿扎走进去，见一道紧闭的石门，猛力一推，却丝纹不动。小白鹿上前用脚一蹬，石门开了。

阿扎走进漆黑的石洞，一股寒气迎面扑来。他紧跟在小白鹿身后，在石头丛中转来转去走了好一阵，才看见前面有一丝光亮。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大山洞，洞里被火照得如同白昼。洞壁上挂满了各种野兽的头颅，地上到处是白骨，显得阴森可怕。此时，魔怪睡得正熟，两只眼睛却鼓得圆圆的。

阿扎机警地闪身进洞，轻轻地走到魔怪身边，迅速从枕头下把小白鹿的心摸出来。

小白鹿得到自己的心，立即化为一个美丽的少女飞走了。

这时，魔怪在床上翻了个身，阿扎一把从魔怪眉心上夺下火珠。可不等他找到金鸡毛，魔怪突然醒了。它露出狰狞的面孔，向阿扎猛扑过来。

阿扎转身向洞外跑，魔怪紧追不舍。

眼看魔怪就要追上自己，阿扎急中生智，一口把火珠吞下肚去。魔怪急得猛地一把抓住阿扎，大声吼道：“快把火珠吐出来！快把火珠吐出来！”阿扎趁机一把抓住魔怪头上的金鸡毛，谁知却被魔怪一下把他摔倒在地上。

忽然，一阵烟雾遮住了魔怪的眼睛。阿扎明白是阿爸在帮助自己，立即拔出金竹刀来，狠狠一刀砍去。无奈他身负重伤，又用力过猛，不等刀落在魔怪头上就昏过去了。

魔怪正要撕开阿扎的胸膛掏火珠时，一团烟雾裹住阿扎向天空飞去。

魔怪便施用魔法，使火珠在阿扎胸中燃烧。

烟雾托着阿扎飘到阿夏普卡地方的山顶上时，阿扎慢慢睁开眼睛。他看见了寨子，立即奔跑起来，高声呼喊：“阿波！阿波！”

火苗正在阿扎胸中燃烧！阿扎不停地向寨子跑去！烈火烧得他再也跑不动了，阿扎一头栽倒在寨旁的路上。

乡亲们闻声赶了出来。阿波立即抱起了阿扎。

阿扎指着自己的胸膛：“火，火……”他抽刀向胸膛猛一刺，一团燃烧的火珠滚落到地上。

火苗给哈尼人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人们为纪念阿扎，从此便把火称作“阿扎”。

## 比 武

胡霜

猴子在山上练武，天长日久，练成了一套“猴拳”。

猴子用“猴拳”打山羊，山羊惊叫着跑了；他又用“猴拳”打梅花鹿，把梅花鹿打伤了。

“他们都怕‘猴拳’！”猴子很得意，“看来我的武艺是天下无敌的！”

老鹰在空中练功，功夫不负有心人，练成了“鹰爪功”。

老鹰用“鹰爪功”去抓鸽子，鸽子吓得拼命逃；又用“鹰爪功”抓小鸡，连公鸡、母鸡都害怕。

“他们都怕‘鹰爪功’！”老鹰沾沾自喜，“看来我的武艺是天下第一了！”

老鹰听说猴子的“猴拳”很厉害，便找到猴子说：“你敢同我比武吗？”

猴子也听说老鹰的“鹰爪功”很可怕，早就想见识见识，就回答说：“怎么不敢？比吧！”

老鹰先发制人，使出“鹰爪功”便打；猴子一躲，让了过去。

你来我往，一上一下，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想置对方于死地。可是打了半天，也难分胜负。

正在搬运木头的大象跑来，奇怪地问道：“你们干吗打架呀？”

“我们在比武，看谁的功夫更厉害！”老鹰和猴子边打边回答。

“比武？”大象笑了，“如果你们愿意，就同我比比看吧，你们两个可以一齐上！”

好大的口气！猴子很生气，转过身子用“猴拳”猛打大象；大象既不躲，也不闪，更不还手。猴子可哇哇大叫起来，原来他的手打肿了。

老鹰也使出了“鹰爪功”，狠抓大象的背；大象还是不躲不闪不还手。老鹰却大喊起来，原来他的爪子差点给折断了。

猴子和老鹰一齐对大象说：“你的武艺比我们厉害多了，我们服输了！”

“我根本没有练过武，有什么武艺？”大象诚恳他说，“我只知道，活在世上，要比就比谁为人们做的有益的事更多！”说完，用鼻子卷起木头走了。

老鹰忽然明白了什么，从此他不再用“鹰爪功”同别人比武，也不再欺侮鸽子和小鸡，而是一心一意去抓鼠，成了一名消灭田鼠的英雄。

猴子呢？也不再用“猴拳”去欺侮别的弱小动物。他到一个马戏团当了演员，给大家表演“猴拳”，一次次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 乌鸦和蜂子（民族民间童话）

（哈尼族）夫森

乌鸦的朋友不多，葫芦蜂是其中一个。

乌鸦和葫芦蜂，一块儿在密林中寻找食物。它们在蓝幽幽的天空中舞蹈，在澄碧清澈的小河上玩耍，在温馨迷人的花园里漫步闲游。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仍有意见不同和闹矛盾的时候，乌鸦以为自己身体比葫芦蜂大，一扇翅膀便能飞过一座峡谷，或是飞过山峦，并以嗓音洪亮自豪，因而看不起葫芦蜂。

乌鸦说：“看你邓小丁点样儿，能做什么大事？”

葫芦蜂既不喜，也不悲，说道：“本事的有无，不完全取决于身材，以后你会知道的。”

一天，它们一同飞过山林，来到山里人种下的包谷地头，看见一头水牛偷吃嫩绿的包谷苗，两个朋友心里十分着急，决定要把水牛赶走。乌鸦黑不溜秋的嘴一张开，放出一声比它的羽毛还长的声音，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就抢先向水牛飞去。它站在水牛背上，用乌黑的翅膀拍打光秃秃的水牛背，但水牛动也不动，根本不理睬它。乌鸦没有办法，只得用嘴啄，水牛受到侵犯，摇动尾巴左右开弓扫刷，乌鸦站不稳脚根，摇摇摆摆地跳到水牛头上，水牛将头一摆一摇，就把乌鸦摔了下来，幸好它逃得快，不然落到地面，就会被水牛踏扁。

此时乌鸦胆怯心虚，气喘吁吁，飞到田边一棵高大的树枝上，悲悲切切，叫唤了两三声，惊破了峡谷的寂静，就是惊不退糟踏庄稼的大水牛。它站在枝头，叹息地问那只貌不出众、声不惊人的葫芦蜂：“你可有办法？”

“我去试试看吧！”葫芦蜂笑了笑，并乜了它一眼，然后展开翅膀飞到水牛肚皮上，连续蜇了两下，又咬了两口。水牛疼得乱踢乱蹬，用尾巴甩，却甩不到痛处，用脚踢也踢不了，只得拔腿摇动犄角逃出了包谷地。

葫芦蜂飞到乌鸦身旁，说：

“看见了吧，朋友？你的嘴还不如我一根如丝的针啊。”

乌鸦啄着翅膀，不知如何回答。



## 甜蜜的圈套

张祖渠

在密林边的一条小路旁，一群红蚂蚁惊喜地发现：一张包紫糯米饭的芭蕉叶上，残留着许多又香又甜的饭粒。“嗨，好运气！”它们立即分头通知外出寻食的伙伴，前来把这批粮食搬运回洞，储存起来以防饥荒。

别看那些饭粒很小，它们在又瘦又小的蚂蚁前，却是庞然大物了。然而，蚂蚁的齐心合力是远近闻名的。瞧，它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搬起一粒紫糯米饭，“咳哧咳哧”地喊着，高高兴兴地往洞府走去。

蚂蚁大道上，搬运粮食的队伍有秩序地来来往往。藏在林中窥视了半天的麻蛇，越看越是忌妒。蚂蚁们的勤劳与齐心合力，使它羡慕而又妒忌，自愧不如，却又不愿向它们学习。眼看着芭蕉叶上那些美食，很快就要被搬运一空，麻蛇一鼓身子想前去阻止，立即想到被蚂蚁叮咬时的疼痛，便没有了勇气。它懒洋洋地正在蜷缩着的时候，“嗡嗡”，一群蜜蜂从空中飞过，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辛苦啦！红蚂蚁兄弟们。”麻蛇爬到小路边，装出一副十分友好的样子说，“你们真勤快啊，小蜜蜂也比不过你们哪！”

红蚂蚁们对麻蛇是有警惕的。一只红蚂蚁说：“蜜蜂的勤劳是谁也比不上的，你过奖了。我们只不过是为了不饿肚子，准备些吃的罢了。”

“喂——，你说到哪里去了！”麻蛇显得很诚恳地说，“小蜜蜂比你们多了一副翅膀嘛，如果让它像你们一样只有脚，能比得过你们？我常听人说：“蚂蚁搬倒太行山’，在夸奖你们呢！”

“不，我们只是为了生存，才不敢偷懒。”红蚂蚁们被麻蛇的一番话，说得甜蜜蜜的。

麻蛇又装出一副十分同情的样子说：“食物很难找吧？咳，真够难为你们了。”

“我们大家都干活，随时都有点储存哩。”

麻蛇想了一下，说：“我总是觉得，你们要是有个流水一样不断的食粮来源，那该多好啊！这样吧，我也帮你们留心到处看看，一旦发现了就来告诉你们。”

红蚂蚁们一听，感激得不停地连声道谢：“谢谢蛇大哥，谢谢蛇大哥真诚帮助！”

“谢什么呀！咱们是好朋友啊！”

过了两天，麻蛇还真的来找红蚂蚁了。它一见面就兴奋他说：“昨天，我在岩石上方的一棵树上，发现住着一窝蜜蜂，每天都有些蜂蜜滴落在岩石上，嘿，积了好大一滩。我尝了尝，嗨，那蜂蜜呀，又甜又香！”

红蚂蚁们早就羡慕蜂蜜的香甜，只可惜一直没有尝到。听麻蛇这么一说，一个个都甜到心里去了。它们一再向麻蛇表示感谢，一只红蚂蚁说：“蛇大哥，叫我们怎么感谢你呢！你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会像尝到蜜糖一样永远记在心里的！”

麻蛇走后，红蚂蚁们经过侦察，便把家也搬到蜜蜂窝下的岩石缝里来了。看着“嗒”、“嗒”、“嗒”地往下滴落的蜂蜜，一个个兴奋地说：“这下好了，不愁没吃的了！”

这时，有一只蝙蝠从这里经过。它一看这情景，便好心劝告说：“小兄

弟们，这里不能久住啊！你们还是搬回去吧。”

一只红蚂蚁讥讽地说：“哼，有吃有喝的地方不能住，就像你那样成天躲在黑暗处才好吗？”

蝙蝠并不生气，仍劝告说：“兄弟们，在这个地方住长了有危险哪！”

红蚂蚁不再理睬它，蝙蝠叹了口气，飞走了。

一整个春天，红蚂蚁们不再远行，不用搬运，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它们时刻还念着麻蛇的帮助哩。

夏天来了。天气渐渐变热起来，蜂房里的蜂蜜受热融化，溢出来的蜜汁，像条线地掉落在岩石上。红蚂蚁们惊奇地发现，岩石上的蜂蜜，渐渐地变成了一条小溪，缓级地流淌着，直往它们洞府门前轻轻地流呀，流呀……大家高兴极了，在门前就能吃到蜜汁，这是再好不过的啦！于是，红蚂蚁们倾巢出动，每天都在洞府门前吃得饱饱的。

蝙蝠又飞来了。它有些焦急地劝告说：“兄弟们，别以为这又甜又香的蜂蜜流下来让你们占了便宜，它会把你们都粘死在里面的！赶快搬家吧，趁现在还来得及！”。

红蚂蚁们被眼前这又甜又香的蜂蜜迷住了，怎听得进蝙蝠的告诫呢！一只红蚂蚁不客气地驱赶道：“去你的吧！不吉利的东西。”

蜜汁不断线地缓缓流淌着，红蚂蚁们天天过着甜甜蜜蜜的日子。它们越吃胃口越大，感到仅在洞府门前吃已不能满足了。于是，一个个沿着那条甜蜜的“溪流”往岩石上爬去。此时，谁都想多吃些呀，便拼命地争相往上爬，爬呀，爬呀，一个个都爬不动了。

——蜜汁把它们的身子都粘住了。

“救命啊——救命！……”红蚂蚁们纷纷发出一阵阵哀鸣。可是，谁救得了谁呢？大家都粘在这条甜蜜的“溪流”里不能自拔了。

上千只红蚂蚁，一只不剩地死在甜蜜的蜜汁里。它们却连自己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哩。

一位傣家人打这儿路过时，看见一条麻蛇正得意地缠在树上观看这一行死在蜜汁里的红蚂蚁，若有所思地感叹道：“咳，红蚂蚁呀红蚂蚁，蜂蜜甜，蜂蜜香，蜜汁里面并没有藏着毒汁，倒是甜言蜜语里才有毒啊！”

其它

## 山洼里飞出的小孔雀（报告文学）

——彝族少年徐奇露的故事 钟淙

春城有个出名的少儿艺术团体——昆明市红领巾艺术团。团里有个出色的小演员，名叫徐奇露。她是个面孔俊秀、身材细长的彝族小姑娘。

徐奇露有两手绝活：舞蹈和杂技。当大幕徐徐拉开，舞台上出现一只婀娜多姿的小孔雀时，潮水般的掌声，几乎把坐得满满的大厅淹没！她的动作是那么轻盈纤巧、优雅利索，连许多舞蹈界的行家里手看了都不住点头称赞，仿佛见到燕子在天空飞翔，听到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她表演的柔术，似一技娇嫩的绿柳，在风中自由自在地摇曳；独舞《我爱清清的小河水》，让你不仅见到晶莹翻滚的浪花，还让你听到山间小河哗哗的流淌声……

这朵绮丽的小花，不仅只开在春城的舞台上。几年来，徐奇露随团走南闯北，到过遥远的新疆，去过海南，还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94年国际少年儿童艺术节”，在那里，她和队友们同波兰、印度、加拿大的小演员们同台献艺，受到国内外来宾的热烈欢迎。人们称赞她是山洼里飞出的小孔雀，给观众带来云岭高原独特的艺术风采。

云南电视台、昆明教育电视台的屏幕上，经常出现这只小孔雀的情影。省、市重大的文艺演出，几乎都有徐奇露和她的队友的形象。

成功给徐奇露带来一连串的荣誉：全国万名好少年好儿童中的“健美奖”、“春城少年之星”、昆明市红领巾艺术团一级优秀小演员、昆明铁路分局南站铁小“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

徐奇露的成绩，是在老师、父母、同学们的支持下，她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

小姑娘的爸爸喜欢吹拉弹唱，妈妈会跳彝族舞蹈，使她从小受到了艺术的熏陶。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徐奇露就在老师的指导下学跳舞并参加演出了，幼儿园大班快毕业时，她参加了区上的文艺汇演，居然捧了个特等奖回来，接着就被挑选进昆明市红领巾艺术团。

一条铺满鲜花和荆棘的道路，摆在了小姑娘面前。

所有的艺术训练都是在课余时间进行的。跳橡皮筋、玩游戏只能在梦中参与了。训练紧张而又严格，一丝不苟。

伸臂。踢腿。下腰。

反反复复，翻来覆去。

徐奇露既学舞蹈，又学杂技。她滴下的汗珠，是别人的两倍。

一场训练下来，早已汗流浹背，腰酸腿疼，下巴都脱了皮，她咬咬牙挺住了。实在累的时候，她就朝窗外望望，唉，要是能出去玩玩该多好！

幸运的是，徐奇露碰到了几位既严格又耐心的老师。艺术团教舞蹈的廖老师、教杂技的罗老师、方老师都手把手地教她。一天天，一年年，无论寒冬酷暑，下雨刮风，她都准时出现在艺术团的练功房里。练啊练啊，信心与小姑娘同在，汗水和时光一起流淌……

生活里，她也在学，在练。有一次，徐奇露和人们一起来到禄劝县山区，在打谷场上看到一群彝家姑娘在跳舞，那舞姿优美极了，看着看着，她情不自禁地上前跟在后面学了起来。

艺术的道路，坎坷不平。有一天，徐奇露正在参加排练，小姑娘站在一面巨大的鼓上，飞身跃起，做一个高难度的技巧动作，由于劳累，她从大鼓

上摔了下来，腿跌在地上，火辣辣地疼。老师们关切地扶起她，一边商量怎么办才好——这可是参加全国艺术节的大事，徐奇露受了伤，临时到哪儿去找人代替她呢？导演焦急万分，这时，只见徐奇露忍着痛，说，“老师，接着排吧，我能行！”

1993年的春节，徐奇露是在海口过的。当时她正随团在海南演出。年三十晚上，小姑娘多么想念万里之外的爸爸妈妈、老师同学啊。夜里，她躺在床上，钻进被窝伤心地哭了起来。那时她毕竟才有10岁，怎么能不想家！哭声惊动了同屋的大姐姐，急忙过来劝慰，帮她擦干了泪水。是啊，明天还要演出呐，演得不好，怎么对得起爸爸妈妈、老师和小朋友们？

每次演出一完，徐奇露就匆匆赶回学校。在校园里，她忙着在老师指导下补习功课，对自己在外面演出，走过天南地北的事从不张扬。

徐奇露所在的学校南站铁小在春城颇有名气，是“全国手拉手活动”的先进集体，少先队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是云南省和昆明市的红旗大队。课外活动多姿多彩：夏令营、冬令营、艺术节、绘画、体育、科技、音乐、舞蹈……应有尽有。徐奇露是校舞蹈队的台柱子，无论功课多紧，校外的演出多忙，她都积极参加校内演出，成了总辅导员周霞老师在开展文艺活动方面的好助手。校长、老师们也很关心她，帮她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支持她到校外演出。徐奇露自己学习也刻苦，每次出去演出，她都要把作业带上，演完后做完作业才睡，因此她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还担任了班委的职务，和同学们也相处得很好。

徐奇露从5岁登台，多年来演出不断，见过的大场面也多，是个年轻的“老”演员了，可彝家孩子那种特有的纯朴、忠厚依然保持在她身上。在家里，她总是帮着爸爸妈妈干家务事。在学校里，她绝口不提自己在外面舞台上的风光事儿，以一颗平常的心，做一个普通小学生应该做的事，踏踏实实，不骄不躁，这是多么难得啊。小姑娘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个舞蹈家，为我们伟大祖国各民族的文艺百花园增枝添叶。她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在漫长的艺术路程中，愿她能永远坚持这一点。

飞吧，年轻的小孔雀！

## 大眼筛子和小眼筛子（寓言）

（回族）马瑞麟

小眼筛子和大眼筛子在一起筛面。

大眼筛子筛的面粉多，小眼筛子筛的面粉少，大眼筛子便对小眼筛子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现在总该承认了吧：你就是不如我！”

小眼筛子没吭声。

磨房主人走来，把小眼筛子筛的面粉装进一个细布袋子里去；把大眼筛子筛的面粉装进一个粗布袋子里去。

“你怎么搞的！”大眼筛子忿忿地质问磨房主人，“为什么把它筛的面粉装进细布袋里去，而把我筛的面粉装进粗布袋里去！这不是有意抬高它而贬低我么？”

“不为什么，”磨房主人说，“只因为它筛的面粉虽然数量少，但质量好；你筛的面粉虽然数量多，但质量差。”

## 后 记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由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主持编选。在协会的倡议下，会员单位中有 100 家自愿参加了编选工作。各家自编一卷，全套文库共 100 卷。

各家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导向正确、思想健康、文字规范、格调高雅、贴近少儿、体现特色的原则，筛选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代表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之作，因此各卷都有一定的质量。当然，由于各个报刊的主客观条件不尽相同，质量上也就难免存在差距，但是总体看来，这套《文库》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报刊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少年儿童报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足迹。

编辑这样一套《文库》在我国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不足，可能有不少谬误，敬请各方人士和小读者指正。

《文库》卷目中，各卷的顺序是按以下原则排列的：按报刊的性质分为 8 类；同一类中，中央单位主办的在先，地方单位主办的在后；同是地方单位的，按所在行政区划的顺序排列；同在一地的，按创刊时间的先后排列。

《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同心出版社的支持，在编辑过程中，一批少年儿童报刊界的老编辑审读了各卷文稿，特此致谢。

1997 年 3 月

